

# 民鳴刊



期二十第 卷一第

## 目 要

漢代政制考釋	李 儼
魏易的理財政策	張夷白
學學就論	林 秋
中國文學史論衡	吳南秋
英國外交政策之途徑	張子麟
庚山外史	唐學愈
北京聯會考	曹 正
詩起樓探談	孫 父
詩錄	
敬錄江出	劉雲若
本刊更名啓事	

# 東亞晚報啓事

本社爲應社會需要、儘量供給正確消息、發展營業、除晚報自八月三十一日起、每日改出四開紙一張外、並於九月一日起、每日發刊晨報一份、計對開紙一大張半、並重訂報價與廣告價目、及優待辦法、分列於左：

## 優待訂戶辦法

本社晨報出版伊始、爲便利讀者起見、特規定優待辦法如下。

### 甲、本埠

- 一、東亞晨報原定報費每月國幣六角，凡向本社直接訂閱者、每月僅收國幣四角。
- 一、東亞晚報原定報費每月國幣三角，凡向本社直接訂閱者、每月僅收國幣二角五分。
- 一、合訂晨晚兩報、每月共收國幣五角。
- 一、如承各界讀者定閱、請書明姓名及詳細住址、函知本社營業部發行股、即當按日專差遞送不誤、每屆月終持據收費一次、其願先行付款長期訂閱者聽。

### 乙、外埠

- 一、東亞晨報連郵費每月原定國幣七角五分、現僅收國幣五角五分。
- 一、東亞晚報連郵費每月原定國幣四角五分、現僅收國幣三角。
- 一、合訂晨晚兩報、每月共收國幣七角。不另加郵費。
- 一、長期定閱在半年以上者、按優待價格九折、滿一年者、按優待價格八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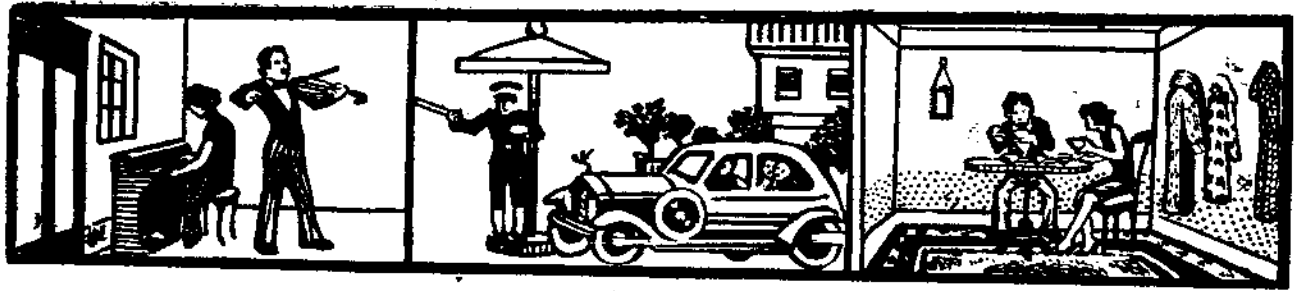
### 丙、附則

- 一、如承介紹定戶、同時達十份以上者、另有酬金、其詳細辦法可逕與本社營業部函商。
- 一、報價先惠、空函不覆、匯兌不通之處、可用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 一、上列優待辦法、自九月一日起適用。
- 一、各地如有願担任本報分銷者、請通函本社營業部索取詳章。

## 優待刊登廣告辦法

- 本社晨晚兩報、爲服務社會及輔助工商業起見、特規定優待廣告辦法如下：
- 一、刊登廣告面積每方寸、每日刊費原訂國幣五角、以四方寸起算、不足四方寸者、以四方寸論、凡直接來社刊登者、一律八折。
  - 一、分類小廣告、分甲乙兩種、刊費極廉。
  - 一、長期廣告、按面積及期限遞減。
  - 一、介紹廣告、回扣從優、詳章備索。
  - 一、短期廣告、預先收費。
  - 一、廣告收費時、由本社營業部廣告股、發給蓋有正式社章之收條、並蓋有經手人名章、及本社營業部主任名章爲憑。



# 民鳴月刊目錄

第一卷 第十二期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一日發行

漢代改制考釋.....	李侗.....一七二
劉晏的理財政策.....	張爽白.....一三三—一三〇
墨學新論.....	林秋.....三一—三九
中國文學史論衡.....	吳南秋.....四一—五七
英國外交政策之途徑.....	張子麟.....五九—七〇
廬山新記.....	唐寧霞.....七一—八六
北京廟會考.....	曹正.....八七—一〇八
待起樓撫談.....	乖父.....一〇九—一一四
詩錄.....	.....一一五—一二七
歌舞江山.....	劉雲若.....一一九—一三八
本刊「更名」啓事	



## 上期目錄

漢代的博士……………李侗

中國古文字學史……………曲正

論西周封建國家的形成……………劉荷芝

從哲學見地來探討宗教之理想性……………林秋

論語中的禮教觀念……………范詠沂

中國歷代選舉制述略……………羅賢楚

一月小事……………丁廩

一瀛閣隨筆……………唐韻

幸福的微笑……………王楚文

附錄

德化李木齋先生遺著……………  
 應嘉館經眼舊本書錄稿



## 漢代政制攷釋

李 侗

漢代歷史，令人特別感覺興味，蓋因有史記與漢書兩部中國史學傑作之故，史記才華縱橫，文采宏壯，可稱史書中之巨擘。且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志等，眉目清晰，獨闢境界，爲後世正史之準繩。漢書則取材謹嚴，敘事精確，雖辭藻無史記之壯麗，而其質之優，則超過之。兩者各有所長，交生光采，不失爲中國史學之兩紀念碑，亦云盛矣。予前曾將漢代博士，加以衍述，鄙陋在所不免，然亦言前人所未言，海內賢明，當能鑒察，今更將漢代政制，加以考証，條分縷析，期如指掌，或亦研究中國文化及史學者所樂聞歟？

### (一) 漢代之封建

漢高祖統一天下，異姓諸侯爲王者，有九國。茲列之於下：

- 1 韓——韓王信，都於晉陽，又徙馬邑，自立至亡共五年。
- 2 趙——張耳，都於襄國，再傳而亡，凡六年。
- 3 淮南——英布，都於壽春，自立至亡凡八年。
- 4 齊——韓信，都於臨淄，自立至亡凡二年。
- 5 梁——彭越，都於定陶，自立至亡凡六年。
- 6 燕——盧綰，都於薊，自立至亡凡七年。
- 7 長沙——吳芮，都於臨湘，五傳至文帝時亡，凡五十年。
- 8 閩越——無諸，四傳至武帝時亡，凡九十二年。
- 9 南粵——趙佗，五傳至武帝時亡，凡八十五年。

凡此九國之王，除趙佗外，幾皆係高祖患難與共之臣，外雖君臣，內實猜忌，其所采食之區，多爲其戡定之地。高祖定天下後，知諸王勢大，將成尾大不掉之勢，遂行鳥盡弓藏之計，薪機剷除，及高祖十一年始皆誅滅，其所存者，只餘外藩鞭長莫

及之區，（長沙，閩，越，南粵等），是爲封建之第一期。此後則行非劉不王之法，然已是封建之第二期。班固於漢書諸侯王表序云：『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致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大者王，小者侯）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割遼陽，爲燕代。（有雲中，鴈門，代郡，都代。後併太原，除雲中，都晉陽）。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齊有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趙都邯鄲。）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都睢陽）楚（都彭城，有薛，東海，彭城。）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高祖六年定名爲荆，十年更名爲吳，實係一國。先都吳後都廣陵，有東陽，障吳地。）北界淮濱，略盧衡，爲淮南。沿漢之陽，至九疑，爲長沙。（長沙王吳芮爲異姓，當依史記入淮陽。分彭城地，都陳。）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市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

，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造，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盜賊之憂，卒平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宗室也。』及文帝立，山東之國，齊（悼惠王肥始封，高帝子，）七十二城；楚（元王交始封，高祖同父少弟）四十城；吳（王濞始封高帝兄子）五十城；晁錯所謂「封三庶孽分天下半」是也。當時諸侯皆自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見百官表）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一如朝廷。漢只爲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勢成尾大不掉，故賈誼痛切言之曰：『夫樹國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見治安策）同時晁錯亦力勸景帝削諸侯地，遂惹起吳楚七國之變，晁錯亦以言喪身。但自此次變亂平定之後，

諸侯不復得以治國，其官吏皆由天子置之，改丞相爲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凡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此孝景五年事也。（見百官表）。從此王國之勢大減。然徒以親戚相制，勢猶未已，文帝子孫爲王者七國，景帝子孫爲王者十七國焉。

「武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寬晁錯之策。皆以諸侯太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惡。」（見中山靖王傳）

自此之後，諸侯王封國者，乃頗爲漢吏所侵矣。此已進於封建之第三期。武帝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漢帝則爲定制封號，令別屬漢郡。於是諸侯地乃自分析弱小。此係武帝元朔二年事。主父偃說武帝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恃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嫡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盡得所願；上以施德，實分

其國，必稍自削弱矣。」主父偃之謀，實即賈誼衆建諸侯之遺意。自此漢之諸侯，遂永不爲患。此誠乃分割封建勢力至微妙之方法也。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內云：

「按地理志，諸侯王國二十，如趙，真定，河間，廣陽，城陽，廣陵，皆止四縣。涿川，泗水，止三縣。高密，六安皆五縣。魯六縣。東平，楚，皆七縣。（按地理志，侯國名，係據成帝元延之末爲斷。）竊疑漢初大封同姓，幾據天下之半。文景以後，稍有裁制，然諸侯始封，往往兼二三郡之地。其以罪削地者，史亦不多見，何至封域若此之小？及讀勝傳，（中山靖王傳），始悟諸侯王國所以自削者，由王子侯國之多。以表徵之，城陽五十四人，趙三十五人，河間二十三人，涿川二十一人，魯二十人。王國之食邑，皆入於漢，無怪封圻之日蹙矣。」

及至武帝，又改漢內史爲京兆尹，中尉爲執金吾，郎中令爲光祿勳。而王國則如故。此所以尊朝廷，以別於王國，使天下觀聽集中於中央也。又王國員司皆朝廷爲署，不得自置。於是中央集權之基礎，始見穩固。故班孟堅曰：「諸侯原本已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荒淫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

削吳楚。武帝行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以此來，齊分爲七（城陽都莒。濟北都盧，今長清。菑川都劇，今壽光。膠東都卽墨。膠西都高苑。濟南都東平陵，今濟南。并齊爲七。）趙分爲六，（河間都樂成，今獻縣。中山都盧奴，今定縣。清河都清陽，今清河。常山都眞定。廣川都信都，今冀縣。并趙爲六。）梁分爲五，（濟川都濟陽，今蘭陽。濟東都無鹽，今東平。山陽都昌邑，今金鄉。濟陰都定陶。并梁爲五。）淮南分爲三。（衡山都六，廬江都江南，并淮南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無南北邊矣。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卒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仕於諸侯爲左官，絕不使仕於朝也。）設附益之法。（取孔子「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之義。）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諸侯王表序）。

及乎哀平，則諸侯王益成弩末，諸侯王表云：「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非始封

之君，於天子益疏遠也）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成哀平也。）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顯作威福於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鞞，惟恐在後；或乃稱頌美德，以求容美。」考漢室同姓爲王者，高祖昆弟子孫爲王者，凡二十國，（呂后立異姓呂氏王，及所名孝惠子王凡八國。）文帝子孫爲王者凡七國，景帝子孫爲王者凡十七國，武帝子孫爲王者凡六國，昭帝子孫爲王者凡四國，宣帝子孫爲王者凡四國，元帝子孫爲王者凡二國。蓋諸帝無不私愛其子，愛必封王，於是前世所封，即能恪遵朝廷之政令，則封建之制，仍不可久。因歷帝愈多，封王亦必愈增，其勢不可得而繼也。况一帝即位，多挾私心，必以大城名都，封王諸子，於是前帝所封，勢非削奪不可。即使前帝所封，能恪遵朝廷政令，其勢亦難自全也。漢文帝以藩國卽帝位，有司請立太子（元年），詔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其內外相維之勢，可謂



至明。故賈誼上疏曰：「陛下所以爲藩捍，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文帝子武爲王）代（文帝子參爲王。）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定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之着面，適足以餌大國耳。」文帝見奏，甚然賈生之議，乃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是則高祖所封，至文帝僅一傳，即視爲敵國矣。文帝一方採用賈誼所謂「各受其祖之分地，地盡而止，」一方則特予其親子以大國，用爲牽制。梁至景帝時，比於天子，太后愛少子，欲以梁王爲嗣，議不果行，景帝乃分梁爲五國，盡立梁孝王子五人爲王，以悅太后。實則暗劾文帝分齊爲六王之故智也。然則漢之封建，自高祖之後，至文帝時，已變其勢。齊分爲七，淮南分爲三，皆在文帝時；趙分爲六（景帝中四年），梁分爲五（景帝中五年），則皆景帝時事。是則漢之諸侯封地，屢自分析，早於文景二帝之時見之，固不必待至武帝之用主父假謀而然也。特前者或無整個計劃，至武帝時，經主父假一奏，遂定爲國策，此謀一成，封

建之制決不能久。蓋不盡不止也。西周分封，諸侯互不相讓，等於武裝之侵略，而漢則爲國土之內自然分配，故勢異而果殊。周人侵略以宗族爲體，宗子爲大君，支庶即爲臣宰，故非相依不能自保。漢則天下一統，封建非所以對外，乃爲自己分裂，且當時宗法觀念衰落，嫡庶之尊卑已微，嫡長爲天子，支庶即生覬覦之心。諸侯之嫡長繼爲諸侯，諸侯之支庶亦必各有其覬覦諸侯地位之心。父母同愛其子，固未必心願只傳位於嫡子，而願其支庶之衰落。支庶亦與其嫡平視，則傳統之宗法法則，反不能使之心悅而誠服，故主父假之謀，深合個中機宜，終之子孫繁衍無已，而土地分裂愈甚。遂成不盡不止之趨勢矣。

### （二）漢代諸侯之食戶

漢高祖鑒於秦之孤立亡國，遂兼郡縣及封建兩制度並用之，期用郡縣治民之便，又有羽翼之輔。採秦之利而去其弊。於是定制同姓封王，功臣封侯。時大城名都，人民散失，戶可得而數者，只十之二三。故大侯食采不過萬戶，小者裁五六百戶。較

之戰國時代，孟嘗君封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六萬家，呂不韋爲長信侯，封十萬戶，則相去直不可以道里計矣。此漢初功臣封侯之前期。

「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無子孫。迄於孝武後元之年，靡有才遺，耗矣。綱亦少密焉。」此漢室功臣封侯之後期情況也。

及至孝宣，則褒錄功臣後裔，「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郵問，稍益褒徵，不絕如縷。」

班固謂「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見漢書貨殖傳，）但侯爵所封，又未必盡一縣。『如蕭何始封鄴，食八千戶，後又益封二千戶。元狩中，以鄴戶二千四百封其曾孫慶。宣帝時，以鄴戶二千封其玄孫建世。封號雖同，而租入適別。蓋一縣之戶不止此數，除侯所食外，其餘歸之有司也。』（見二十二史考異，）又『樊噲初封舞陽侯，其後益食邑者再，後乃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

。』則樊噲初封之食戶，未能概及舞陽一縣也。

「夏侯嬰初封汝陰侯，其後益食邑者三，乃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則滕公初封，未能盡食汝陰一縣也。灌嬰初食穎陰二千五百戶，已號穎陰侯，其後乃定食穎陰五千戶，則灌嬰初封，未能盡食穎陰一縣也。……曹參封平陽，本萬六百戶，及其後裔紹封，僅二千戶，亦號平陽侯。然則列侯俱以封戶定其疆界而食之，其外尚有餘地，仍屬有司，理可信矣。（見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四）。

漢之縣亦有大小之分，所謂大小當以戶口多寡爲定，即「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是也。高祖封功臣，其盡食一縣者，唯陳平一人。陳平封五千戶，與曲逆之戶數適相等，故盡食其縣而無遺。但漢代封國，雖以戶口爲計，然仍以疆域爲定。據史書言，漢初大侯，不過萬衆，小者不過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食至四萬戶，小侯則自倍之。是則後來戶口在列侯封內者，照例可以兼之。陸賈謂陳平云：「足下食三萬戶侯，」乃係就秦時版籍言之也。陳平既食全縣，故舉全盛時之數，以誇其富，亦人情之常也。但即此可知漢廷封侯，先以戶數制劃疆界，繼則又以疆

界爲準，未以戶數爲定則。例如匡衡初封於僮之樂安鄉，爲樂安侯，食邑六百四十七戶。所封南以閩陌爲界，郡圖誤以閩陌爲平陵陌，多四百頃。積三歲，多得田租穀千有餘石。故言列侯封戶，雖有定數，要皆以封界之廣狹，定收入之多寡，未專以戶數爲限也。

又據史書所云，富平侯張安世，封國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子延壽嗣侯，上書讓減戶口，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按昭帝功臣表，張安世封一萬三千七百四十萬，若以千率二百，千戶二十萬計之，萬三千餘戶，亦不過二百六七十萬，當然不能得千餘萬；即徙平原減半，亦有五百餘萬，與戶率二百之說，仍不相合。竊疑當時之所謂戶，或有兼井，與漢初不同，故戶數雖相同，而所佔田畝則相差甚多，故租稅亦不相侔矣。史言匡衡封樂安鄉，食六百四十七戶，而稱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如是則收穀時，自以頃或畝計，不以戶計也。

又高祖功臣表，其戶數率以千計百計，以十計

者則不多見。只昌武侯九百八十戶，宣曲侯六百七十戶，絳陽侯七百四十戶，宋子侯五百四十戶，餘則少見。但孝文以下，功臣封侯者，即十下具零數者亦多。如弓高侯千二百三十七戶，襄成侯千四百三十二戶，故安侯千七百一十二戶，章武侯萬一千八百六十九戶之類皆是。此其故，或係漢之封侯，亦以疆界爲主而計其戶數。漢初戶籍大減，壤地多曠，故所封戶數多整。文帝後，民戶漸密，壤地漸實，故所封戶數亦難整齊。列侯封戶，既不必盡一縣，而縣之政令，則仍統於中央，列侯不得干預。列侯只可臣其所食之吏民。漢廷於侯國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縣，主治民，如令長，而不臣列侯。但納租稅與侯，以戶數爲限。故其時列侯之在其國，勢力甚小，遠不能與諸王相比也。

### （三）漢廷之中央集權與列侯式微

漢自鑑於王國之跋扈，對於列侯亦思有以預防，免成禍亂。其第一步計劃即欲予以壓迫，使不安於位，以便藉端削爵。馬端臨曰：『漢之所謂封建，本非有公天下之心，故其予之甚艱，而奪之每亟』

。至孝武之時，侯者雖衆，率是不旋踵而褫爵奪地。……以有功侯者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十八人；其能保者七人而已。……以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一百一十三人，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外戚恩澤侯者九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人，其能保者三人而已。『（見文獻通考）。此事洪邁容齋隨筆言之尤詳，特錄之以示其實。

『漢自武帝以後，丞相無爵者乃封侯，其次雖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爲間；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除欲損其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表中所載，鄧侯蕭孝成坐驕性瘦，薤侯孔臧坐衣冠道橋壞，鄆侯周仲居坐不收赤側錢；經侯周平坐不繕園屋，睢陵侯張昌坐乏祠，湯平侯杜相坐擅役鄼舞人，廣阿侯任越人坐廟酒酸，江鄉侯勒石坐離宮道橋苦惡，威侯李信成坐縱丞相侵神道，翁侯藥賈坐雍犧牲不如令，山陽侯張當居坐擇博士弟子不以實，成安侯韓延年坐留外國文書，新時侯趙弟坐鞠獄不實，牧邱侯石德坐廟牲瘦，當發侯魏不害坐孝文廟風發瓦，韓侯江德坐廟郎夜飲失火，蒲侯蘇昌坐泄官書，弋陽侯任官坐人盜茂陵園物，建平侯杜綬坐盜賊多。自鄧侯至牧邱十四侯皆奪國，武帝時也。自當發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時也。』

即此可知，漢至孝武，削弱列侯，乃係有意爲之，非同往日矣。且武帝時，連年用兵，財用不繼，有卜式上書願輸財助邊。下詔褒美以諷天下，但無應者。於是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零六人。至於富人多費者，則設爲告緡以取之。列侯則與富人同等。

先是文帝時（文帝二年）曾詔列侯就國，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次年又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遂率列侯至國。』於是遂免丞相周勃職遣就國。可見列侯不願就國，強使之也。然列侯就國之令，至景帝後二年，即取消。蓋其事既爲列侯所不喜，行之滋難，故終作罷耳。列侯何以不願就國？其故可析爲二。第一，列侯居於京師，交通顯貴，衣租食稅，服用奢侈，一旦就國，則不可得。其次，則爲不願受守尉之法令。絳侯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侯畏誅，故常著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人遂言其欲反，

竟以之入獄。可知列侯就國，不免憂讒畏譏，見陵於守尉也。實則漢之封爵就國，近乎黜徙，與古之諸侯。固不可同日而語也。封建餘波，至是始平，封建之中央集權，亦至是始定也。

漢封侯國，其地有不盡在中央直轄之郡而錯在王國者。則易其侯邑。侯邑所在，租稅即歸之，易其侯邑，無異以地與之。然漢之爲此，非欲厚賜，乃欲使政令統一，易於爲治，故不欲侯封錯於王國。亦集權之一法也。

#### (四) 漢代之郡縣

漢高祖乃馬上之梟雄，而非治世之明主，是創業者，非守成者。摧敗勁敵，開疆拓土。是其所長，至於興一代之文化，定百世之典禮，則憂憂乎其難矣。高祖既定天下，評衡往古制度，力謀以古爲鑑，去弊，而用其利，去短，而取其長。秦失天下，在於孤立，漢乃復興封建之制，秦興郡縣之治，民治便利，則又效之。今欲明漢代之郡縣劃分，又不能不先述秦之郡縣狀況矣。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言，始皇二十六年從廷尉李斯議，分天下以爲三

十六郡。班固漢書地理志所記者爲：

一，河東。(按始皇本紀，始皇卽帝位時，秦地已兼併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北又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此爲秦郡有河東之明證。但據秦本紀，秦置河東郡，應是昭襄王二十一年。)

二，太原。(秦本紀，莊襄王四年，初置太原郡。)

三，上黨。(據秦本紀，應在昭襄王四十八年後置。)

四，三川。(漢河南。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

五，東郡。(秦始皇本紀，五年初置東郡。)

六，潁川。(據秦始皇本紀，十七年攻韓，以其地爲郡，名曰潁川。)

七，南陽。(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五年，初置南陽郡。)

八，南郡。(秦本紀，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

九，九江。(水經江水注，秦始皇二十四年置九江郡。)

十，泗水。(漢沛郡。水經睢水注，始皇二十三年置。)

十一，鉅鹿。(水經濁漳水注，始皇二十五年滅趙，以爲鉅鹿郡。)

十二，齊郡。(當爲二十六年滅齊後置。)

十三，琅琊。(亦當爲二十六年滅齊後置。)

十四，會稽。(始皇本紀，二十五年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

十五，漢中。（秦本紀，惠文王後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

十六，蜀郡。（水經江水注，秦惠文王二十七年，遣張儀司馬錯等滅蜀，遂置蜀郡。秦本紀，惠王後元十四年，蜀相壯殺蜀侯來降，即惠王二十七年也）。

十七，巴郡。（水經江水注云，秦惠王遣張儀等救苴侯於巴。儀食巴苴之富，因執其王以歸，置巴郡）。

十八，隴西。（匈奴傳，昭襄王時有隴西，北地，上郡。水經河水注，秦昭王三十八年置）。

十九，北地。（匈奴傳，秦昭王伐殘義渠，於是有北地郡）。

二十，上郡。（秦本紀，惠文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水經河水注，昭王三年置上郡）。

二十一，九原。（漢五原。趙世家，武靈王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

二十二，雲中。（匈奴傳，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而置雲中，雁門，代郡。水經注，秦始皇十三年，因之置雲中郡）。

二十三，雁門。（見雲中下）。

二十四，代郡。（見雲中下。秦始皇本紀，二十五年王賁攻燕，遂攻代虜代王嘉。置郡應在是年，或在是年之後）。

二十五，上谷。（匈奴傳，燕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水經聖水注，秦始皇二十三年置上谷郡）。

二十六，漁陽。（水經鮑邱水注，始皇二十二年置）。

二十七，右北平。（水經鮑邱水注，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

二十八，遼西，水經瀾水注，始皇二十二年置）。

二十九，遼東。（水經大遼水注，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

三十，南海。（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

三十一，桂林。（漢鬱林）。

三十二，象郡。（漢口南）。

三十三，邯鄲。（漢趙國。秦始皇本紀，十九年盡定取趙地。然則置郡當在此年）。

三十四，碭郡。（漢梁國。水經睢水注，始皇二十二年爲碭郡）。

三十五，薛郡。（漢魯國。水經濟水注，始皇二十四年置。泗水注云二十三年置。不知孰是）。

三十六，長沙。（漢長沙國。當在始皇二十三四年滅楚後置）。

以上所舉三十六郡，亦未能確斷其必是，蓋尙有文字足証矛盾也。按九原郡，匈奴傳云，趙有雁門代郡雲中三郡以備胡，九原特雲中北界，未置郡也。再者，始皇二十五年以前，邊郡多一仍舊貫，不聞有增設。及三十三年蒙恬關河南地四十餘縣，（本紀作三十四縣）蓋卽以此四十餘縣置九原郡。是則九原亦不當在始皇二十六年所置三十六郡之內。

。（全祖望說。）而王國維先生則謂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除道九原抵雲陽，自是九原之名始見。故三十二年始皇自碣石歸，巡北邊，自上郡入。至三十七年，始皇崩於沙邱，其喪乃從井陘抵九原，由直道至咸陽。可見始皇三十二年以前，未有九原郡也。歷來對於三十六郡，爭議頗多。錢大昕則主三十六郡如秦一代郡數，以班氏之說爲信。（潛研堂集）。裴駰則主三十六郡，乃始皇二十六年所分，後此所置者，皆未列入。（史記集解。）於是，前所列之三十六郡內，南方之南海桂林象郡，北方之九原郡，皆係始皇二十六年後所置，則漢書地理志所列，尙少四郡。實則秦郡可考者尙有，茲補誌於次。

一，廣陽。（水經漂水注，秦始皇三十一年滅燕，以爲廣陽郡。全祖望曰：『漁陽上谷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皆燕所舊置以防邊者。漁陽四郡在東，上谷在西，而其國都不與焉。自薊至涿三十餘城，始皇無不置郡之理；亦無反併內地於邊郡之理。始皇並吞六國其國都如趙之邯鄲，魏之殽，楚之江

陵，齊之臨淄，無不置郡，燕何能獨無，故知水經所注不誤）。

二，楚郡。（楚世家，王負芻五年，秦將王翦蒙武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其事在始皇三十四年。全祖望曰，秦滅楚，置楚，九江，泗水，薛，東海五郡。（東海後置，詳下。）及定江南，又置會稽郡。楚郡蓋自淮陽至彭城，泗水則沛也，薛，則魯也，東海則郟以至江都也。皆江北地。會稽則江南地。唯九江兼跨江介。又陳涉世家有陳守。全祖望曰，楚郡即陳郡也。楚郡治陳，故亦稱陳郡）。

三，黔中。（秦本紀，昭襄王三十年伐取巫郡及江南，置黔中郡）。

四，閩中。（東越列傳，秦併天下，廢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以其地爲閩中郡）。

五，東海。（陳涉世家，秦嘉等圍東海守慶於郟，守乃郡官名。及絳侯世家，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皆爲秦時已有東海郡之明証。始皇本紀三十四年有云：「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

。』班固謂爲高祖所置，疑誤。

合此五郡，則秦之郡之可考者凡四十一。然史乘每言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其誤明甚。

漢高祖鑑於秦之孤立，乃大封同姓子弟，漢廷所有僅得十五郡。王氏漢郡考曰：『太史公之言曰：『漢初內地自山以東盡諸侯地，漢獨有三河東郡；穎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此十五郡者，河東一，河內二，河南三，所謂三河也。東郡四，穎川五，南陽六，自江陵以西至蜀則南郡七，巴郡八，蜀郡九。北自雲中至隴西則雲中十，上郡十一，北地十二，隴西十三。而自山以西尙有上黨。巴蜀之北尙有漢中。共十五郡。加內史爲十六。此高帝五年初定天下時之郡數也。六年以雲中屬代，則併內史得十五郡。至十一年復置雲中而罷東郡以益梁，罷穎川郡以益淮陽，則並內史爲十四郡。……由是言之，則高帝末年之郡，除王國支郡外，並內史唯得十四而已。』而漢初諸王國之土地，大者七八郡，小者亦二三郡，總計高祖時諸侯所佔，有三十九郡。（王氏漢

郡考）可見漢初朝廷勢力並未及於全國，政制亦未鞏固。及至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使諸侯各自分封其子弟，使之爲侯，侯則屬於漢廷，王國不得兼領，王國之勢始殺，武帝又屢削侯國，增天子之領域，漢廷始聲勢日大。然漢郡之增，當在孝景之世，王氏漢郡考曰：『元年削趙之常山郡，二年削楚之東海郡，三年削吳之會稽鄣郡。是歲七國反；既平其地，又以其餘威削諸侯。於是始得平原千乘濟南北海東萊之地於齊；得涿，渤海，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之地於燕；得鉅鹿，清河於趙；得太原，雁門於代；得沛郡於楚；得廬江，豫章於淮南；得武陵，桂陽於長沙。而諸侯之地以新封皇子者尙不與焉。故史記諸侯王表序言之曰，『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謫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淮南長沙無南邊郡，楚楚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此實善道當時大勢者也』。

及漢武開廣三邊，又有十三刺史之制。（其事在元封五年。）今略舉其分部之大要如次。（據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考定）



一，豫州刺史部。一穎川，汝南，沛，梁，淮陽。凡二郡三國。  
二，冀州刺史部。一魏，鉅鹿，常山，清河，趙，廣平，眞定，中山，信都，河間。凡四郡六國。

三，兗州刺史部。一陳留，山陽，濟陰，泰山，東郡，陽城，東平。凡五郡二國。

四，徐州刺史部。一琅玕，東海，臨淮，廣陵，魯，泗水，楚。凡三郡四國。

五，青州刺史部。一平原，千乘，濟南，北海，東萊，齊，淄川，膠東，高密，凡六郡三國。

六，荊州刺史部。一高陽，江夏，桂陽，武陵，零陵，南郡，長沙。凡六郡一國。

七，揚州刺史部。一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六安。凡五郡一國。

八，益州刺史部。一漢中，廣漢，犍爲，越雋，益州，梓潼，蜀，巴。凡八郡。

九，涼州刺史部。一武都，隴西，天水，安定，北地。凡五郡。  
十，并州刺史部。一太原，上黨，上郡，西河，雲中，定襄，雁門。凡七郡。

十一，幽州刺史部。一勃海，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玄菟，樂浪，涿，代，廣陽。凡十郡一國。

十二，交趾刺史部。一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凡七郡。

十三，朔方刺史部。一朔方。五原，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凡七郡。

其後又置司隸校尉，則不在十三部之列，其所司爲京兆，馮翊，扶風，弘農，河東，河內，河南，凡七郡。總凡郡國百有三。（內唯昭帝增置金城一郡。）縣邑千三百十四，道（縣之有蠻夷者）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全漢疆域東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里。

### （五）漢之中央官制

漢制多沿秦舊，只補秦所失而已，前已言之。漢之中央官制，亦同秦制，最高者爲三公。所謂三公者，曰丞相，曰太尉，曰御史大夫。次於三公者爲九卿。所謂九卿者，曰太常，曰光祿勳，曰衛尉，曰太僕，曰廷尉，曰大鴻臚，曰宗正，曰大司農，曰少府。茲分別述之如左。

#### （甲）三公

一，丞相。一丞者，承也；相者，助也。所謂丞相，即承上之意，以相助也。秦有左右二丞相，至高帝只置一丞相，後更名相國，（如蕭相國。）

高后改置二丞相，至文帝復改置一丞相。丞相之職權甚大，承天子之意，助理一切政務，位極尊貴。考丞相之原，即古之太宰。太宰者，皇室之家臣也。周官太宰，其屬乃有宮正，宮伯，膳夫，庖人，乃至於內宰，內小臣，閹人，寺人，世婦，女御之屬。或謂周公之設官，使內外相維，為聖人之用心，不知太宰實本膳庖之職，係皇帝之私臣，時代變遷封建之制額，而郡縣之制興，往日貴族，或者膨大，或者微弱而至於消滅。其膨大者，化家為國，遂以膳庖之宰夫，一躍而為天子之丞相。若以漢制比論，丞相，太宰也，御史大夫小宰也，御史中丞相，則猶宰夫而已。漢代一切雖不免變化，然仍未盡去古代封建時代之模型，故丞相仍有職權，及於王室內廷，如漢文帝時，鄧通雖極得寵幸，而丞相申屠嘉仍得召通詣丞相府責之。且漢之九卿，既自王室私臣蛻化而來，則皇室自然不復需要私臣。孝惠帝時，郎侍中皆鵷鷺冠，貝帶，傅珠粉，而其人皆士人。漢初尚以士人為侍中，不盡宦豎，故內外之勢不甚隔闕，丞相御史之權亦可達於內廷矣。

漢之丞相，仍不過古之冢宰僕卿之遺意，既如上述，則王權時多侵削。高祖創業，文景守成，皆尚安之。及至孝武，雄才大略，承三世之餘蔭，國富民康，又削平封建，王朝一統，遂欲大有作為。顧丞相權重，多有不便，乃始貴幸常侍，使得與聞朝政，如嚴助朱買臣等，皆以文學入內，往往奉天子命，以與丞相相詰難，公孫弘為丞相，諫築朔方郡，朱買臣等難之，發十策，而弘不得一，可見當時內朝文學侍從氣燄之高，丞相權勢，至此始一跌。及公孫弘以後，諸丞相皆碌碌備位，內朝置尚書，列屬分曹，都受外事，政權重心，始全移入中朝。丞相權勢，至此乃又一跌。衛青霍去病，皆由侍中進幸，權勢遠在丞相之上，武帝駕崩，幼主嗣位，霍光金日磾皆以侍中受託。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為中朝之長。其次有侍中，中常侍之屬，皆加官始得入禁中。於是外廷中朝內外劃然判別，大權則盡在中朝。如霍光廢昌邑王，丞相楊敞不得與議。漢之丞相，至此乃一落千丈。至哀帝時改為大司徒。

二，太尉，爲武官長。武帝時改爲大司馬，冠以將軍。如霍光是。

三，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御史大夫下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有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是御史大夫雖外廷臣，亦有屬官在內廷，故亦得治廷事。至成帝時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於是合丞相太尉而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之三司。

（乙）九卿。

一，太常。（秦官稱奉常，景帝改太常）掌宗廟儀禮。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主宰牲牢）太史，太卜，太醫等令丞。又博士亦屬太常，博士員多至數十人。太史與樂祝宰卜醫等官並列，故司馬遷曰：「文史星歷，近乎星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見報任少卿書。）博士掌通古今，爲學官，亦隸太常，是古者學術起於廟祝，原於宗教，劉歆所謂「王官之學，散而爲百家，」亦信不誣也。（考之西洋史乘，學術與宗教之關係，皆極密切，即至中古世紀，所謂黑暗時代，猶未改焉

）。

二，光祿勳。（秦官稱郎中令，武帝時改名光祿勳。）掌宮殿掖門戶。屬官有大夫，郎，及謁者。大夫掌論議，分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謁者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按勳者闕也。闕者古之主門官也。所謂光祿者，則猶之乎尙書云納於大麓，古者王公居險，登高邱，則大麓猶後世之主門矣。伊尹爲阿衡（商頌），又稱保衡，（見書君奭。）左傳山林之官，衡鹿守之。鹿卽麓也。衡光橫古字通，故漢時爲天子主門官者又有黃門。然則光祿者，即衡麓，亦卽闕官也。（參看章太炎神權時代天子居山說，及專制時代宰相用奴說。）太常爲天子守宗廟之官，而光祿則爲天子守宮殿之官也。至於漢之郎選，其途頗繁雜。有以父任者。漢制，吏二千名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如蘇武章玄成等皆是。此即戰國策趙老臣觸龍見趙太后願其少子得補黑衣之數之遺制耶？）此外有

以賄選者。漢制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如張釋之

門崗焉。

，司馬相如等皆是。蓋高貲者得上書自請宿衛，祿

四，太僕。（秦官。）掌輿馬。秦時謁者掌賓

不豐而所失則甚大。張釋之爲郎十年不得調，謂其

贊受事，尙書屬少府，博士通古今，與侍郎皆皇帝

兄曰：「久宦減仲產，欲免歸」即是。）此外有以才

近臣，而皆有僕射以領之。檀弓有僕人射人，秦始

技進者。（如衛綰以戲車爲郎，荀彘以御見侍中。

合爲一名。此可見朝廷公卿大僚，其先皆以皇帝私

戰國策載馮煖爲孟嘗君客，孟嘗君問客曰：「客何能

養僕從爲之也。後世言「家天下」，豈不然歟？

？」天子之郎亦猶門客，故以才技可進。）又有經大

五，廷尉。（秦官。）掌刑法。按廷尉司法，

臣之荐舉而得選者。（如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爲郎。

似非皇帝之私臣，然以九卿全體論之，則廷尉所司

）又有上書自炫以得用者。（如東方朔上書得爲常

，亦皇帝之私法，非國家之公憲也。

侍郎即是。）又有以射策得選爲郎者。（如蕭望之

六，大鴻臚。（秦官名典客。景帝改名爲大行

，何武等皆是。但此爲最後起者。）郎之所以得名

令。至武帝始名爲大鴻臚。）掌諸歸蠻行人，爲典

，蓋猶之周官鬱人鬯人鷄人之人。郎之體制，蓋猶

客，皆皇帝之私臣，（猶言皇家之招待部主任也。

戰國以來貴族之有食客門人。大夫則郎之高選者

）亦非國家之公職。

也。

三，衛尉。（秦官，景帝改名中大夫令。後又

七，宗正。（秦官）掌親屬。今按九卿以太常

稱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

爲始，以其奉侍皇帝之祖先也。次光祿勳衛尉太僕

，旅賁，（旅者衆也。賁與奔同，言任奔走也。）

，則均侍衛皇室；廷尉糾其違犯，大鴻臚交其賓從

三令丞。衛尉掌衛宮門，其與光祿勳別者，以其爲

，亦皆伺候皇室之官也。宗正則爲皇室掌親屬，與

武職也。猶之今之大學，例有門房，外更有校警站

八，大司農。（秦官）掌穀貨。原名汝粟內史

，景帝改名大農令，武帝始更名曰大司農。

九，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屬官有尚書，（爲內廷主書者也。）符節，（爲內廷主符節者也）太醫，（太常有太醫，此復有之，並非重複。乃係醫學自鬼神迷信中成長，在太常屬中仍以原形之迷信；至少府，則進於藥物衛身却病矣。）太官，（主膳食）湯官，（主餠餅）導官（主擇米）若盧，（主治庫兵）考工，（主作器械）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左弋甘泉皆地名，居室司空，皆主繫罪人，既有廷尉，復有少府之居室司空，足見刑法，仍未爲朝廷公器也。）東織，西織，（主織造）東園匠：（主作陵內器物。）十二官令丞。今按少府者，小庫也。蓋皇室私蓄所藏，其屬官亦即司其庶務矣。大司農所掌，雖供國用，然以九卿全體而言，大司農亦非國家財政機關，特爲皇家之大藏，與少府之小庫稍異，然同爲皇帝掌產業則一也。

#### （六）漢之地方官制。

漢之地方官制，大致亦仍守秦制，茲析列於

左。

（一）太守。漢代之地方官，以太守爲最要。按百官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太守之下有丞，秩皆六百石。常得召見，或賜璽書。朝廷於太守極尊禮，太守祿位略當九卿。漢廷宰相，亦往往歷試郡事。如宣帝察蕭望之材，任爲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馮翊，自少府左遷。王駿爲少府，成帝欲大用之，復出爲京兆尹，皆是也。太守在郡，得自申其意爲治。得自辟掾屬，一也。得專蒞政事，二也。得主理財政，三也。得縮軍權，四也。

『文翁爲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明敏有才者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贖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主郡守刺史者。』（見循吏傳）可知太守得專行其意，教化一方也。

漢朝中央財政，有大司農及少府之別。文翁減省少府用度，顏師古注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是則當時郡邑財計，亦做中央。可知太守自有少府，其用度可得專主矣。又如：馮唐

告孝文帝曰，「魏尙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見馮唐傳。）漢制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邑，皆爲私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竊疑郡邑財計，亦分公私。魏尙得盡以軍市租給士卒，猶之文翁得減少府用度供給諸生也。又韓延壽在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蕭望之問其事，延壽卽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此等官錢，郡守爲興利便民，固可主用也。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傳中述其都試講武蓄備。翟義爲東郡太守，以九月都試日，勦騎材官士起事。淮南王安傳，安欲發兵反，先令人作旁近郡太守都尉印。可見守尉互掌兵權也。又尹翁歸爲東海太守，于定國稱曰：「此賢將。」孫寶爲京兆尹，吏侯文亦稱寶爲將。嚴延年，爲涿郡太守，按蓋吾趙繡稱延年爲新將。」

注，新爲郡將也。謂守爲將，以其兼領武事。（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

是則漢郡兵民分治，而都尉又上受郡守節制也。○（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級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更名都尉，郡太缺，都

尉行事）。

總上考証，可知漢之太守，實兼得辟官，蒞政，理財，治軍之四權。於其所在，可自建白而行。甚有古諸侯封國自專之意，唯不世襲耳。

（2）縣令長。漢制，太守之下爲縣令長。縣令長多取郡吏之能者補選，故於吏事皆極通曉。漢書百官表序曰：「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科，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掌巡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皆秦制也。」

縣令長雖爲太守屬吏，然往往自行其意，不爲上官所束縛。如：「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中下）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

隨奉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日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此在後世，即同列所難堪，而當時以行之上官。漢時長吏之能自樹立，可見於此矣。（見日知錄卷九）

今請言亭。所謂亭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霸陵尉止李廣宿亭下；張禹奏請平陵肥牛亭部處，上以賜禹，徙亭他所。而漢書注云，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弭盜，掌逐捕盜賊是也。又有城池，如今之村堡。韓非子「吳起爲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起攻亭一朝而拔之。」匈奴傳，「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也。又有人民如今之鎮集，漢封功臣有亭侯是也。（見日知錄卷廿二）

(3) 少吏。少吏之職，舉其要者，約有四端：「其一用以徵調軍旅，其一用以知戶口賦稅，其一以察姦弭盜，其一用爲官役。」（均詳俞氏少吏考。）其制蓋仍倣自商鞅令民爲什伍相收司連坐之法也。少吏之見稱於史冊者，如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爲義帝發喪，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寃，皆是。文帝嘗詔三老，令各率其意以道民。三老嗇夫怡行尤著者，可累擢至大官。朱邑自舒桐鄉喬夫官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蒸嘗之祭也）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共爲起家立祠，歲時祭祀不絕。即此可見漢代地方風俗之淳，吏治之美。蓋漢代改制，猶是古人封建時代之遺意，地方有自由自治之權，不必一一盡關乎其上。故在上者得以無爲而治，與民休息，民間亦少受治者之侵擾，反得自謀切身利益之興革。不似後世中央權大，地方權小，國家俊才，羣赴朝廷，地方吏治因之日惡。且地方自由自治之權既小，雖有長才，亦難實施，朝廷長官，則徒勞形於文書簿籍之間，於徵租督役之外，乃無政務可言矣。

(4) 刺史。地方行政權，全在太守掌握中，中央朝廷則特設刺史以監察之。其制亦沿秦舊。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

奉詔條察州事。』刺史統轄一州，其所轄州中郡國守相，皆爲屬官，得以彈劾。顏師古引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違承典制，倍公徇私，違詔貪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郵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輕賞，煩擾刻暴。剝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賄賂，割損正分。』除第一條外，其餘皆察二千石者。然刺史只以六條察郡國，其他刺史不與也。刺史秩僅六百石，（見百官表，）每歲以秋分行部，（見顏師古引漢官舊儀。）歲盡詣京都奏事。（見翟方進傳師古注）依故事，居部九歲，乃得遷守相。（見朱博傳）。

據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翟方進爲丞相，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

哀帝時朱博奏罷之，置刺史如故。

漢代用秩卑之刺史，率制太守，以其秩卑，則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劉元城語錄語。）刺史雖權重，則又內隸於御史中丞，於是內外相維，大小相制，可收行政之偉效。

#### （七）漢之封爵制度

漢之官制，率本於秦，前已言之，即封爵之制，亦自秦沿襲而來者也。據百官表云：「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裹，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皆秦制。」續志劉昭注引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爲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例。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爲公士者，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



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褭，御驅馬者，要褭古之名馬也，駟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褭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爲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者在車左者也。六爵以上至九爵爲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賞與子若同產，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卒車，故曰公乘也。（按民爵所以不得過公乘者，因五大夫以上當復除也。）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

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爲名。大庶長，卽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卽左右偏裨將軍也。

據此則所謂少吏里魁亭長，殆多由爵士任之。而爵則由軍功得來，此與朝廷以軍功封侯，非封侯不得爲丞相，皆可見漢時之政制，乃初由封建貴族，進而爲軍國組織之遺蜕。漢初封侯，率由軍功，其地方吏亦與軍爵相通，蓋猶未脫秦人以軍政治國之意也。

## 戲言

梨叟

吾國前代的專制帝王。生活驕侈。其宮廷內。當然需要許多服役的人。此項服役的人。若全用男的。作帝王的不放心。若全用女的。作后妃的不放心。於是於無辦法中逼出一種閹人制度來。以致在吾國歷史上留了不少的污點。吾國專制時代。男女界限綦嚴。不特不准演戲。即聽戲亦極不易得到機會，而編演戲劇。必須加入幾個女人。始令觀衆感覺興趣。於是於無辦法中逼出一種男扮女裝的辦法來。此種辦法。始作俑者。是出於無可奈何。現代的社會狀況。世界潮流。按「真理」言之。決不應仍容許此種矯揉造作的辦法存在。詎料平津滬漢等處。男扮女裝的後起伶人。如雨後春筍。方在潛榮滋長。而梅蘭芳程艷秋等。居然敢到歐美諸國去出醜。實在是現代國家的最大污點。



## 劉晏的理財政策

張夷白

理財的方法，不是「墨守成規，力求樽節，」也不是「巧立名目，藉端苛斂，」說一句簡單話，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司馬遷作貨殖列傳，說的很詳細，很透澈，他說：「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而大學末一章也說：「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這可見聚斂政策，在國民生計上，是萬萬不可行的，如其行之，凡所謂「罷工」「抗捐」及一切不可思議的風潮，勢必乘之而起，吾在古今歷史中，欲求一明於大體的，說是「理財當以養民爲先，」上能富國，下不病民，有根本解決的計畫，不但能言，而且能行，循序爲之，不過十年，而國用充足，戶口

蕃息，以吾所見，唐朝劉晏，當然是首屈一指的，今欲研究他的「理財政策，」先把他一生的經歷，及其理財的政綱，寫在下面：

他是曹州人，字士安，玄宗時封泰山，晏始八歲，獻賦行在，上令張說試之，曰，國瑞也，即授秘書省正字，天寶中，舉賢良方正，累官御史中丞，兼度支鹽鐵等使，坐「漏禁中語」，貶通州刺史，代宗廣德元年，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坐與程元振善，罷爲太子賓客，廣德二年，復爲江淮河南，鹽鐵轉運租庸等使，尋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錢穀，大歷十四年，晏復判度支，大增鹽利，歲入六百餘萬緡，德宗時，立言者屢請罷轉運鹽鐵等使，晏亦固辭

，不許，又加關內河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及楊炎執政，以其有宿怨也，誣晏以「謀危社稷」之罪，貶忠州刺史，建中元年七月，詔中人賜晏死，天下冤之，他一生的經歷，具見於唐朝史乘者，大概如此，至於他的「理財政策」可分爲數種以研究之，茲特分述如下：

(一) 調查物價 凡物「求過於供則價漲，供過於求則價落，」物價之漲落，往往視供求兩方面之緩急而定，唐自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交通梗阻，貨物壅滯，而甚貴甚賤之弊端，隨之而起，當是時，若無善於理財者以調劑之，則彼患有餘，而此患不足，國民生活問題，相推相演，後患必有不堪設想者，晏之爲轉運租庸鹽鐵等使也，承國家大亂以後，公私交困，杼柚俱空，然據唐史所載：「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驛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操於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蓋古之善理財者，必先知物價之貴賤，而後對於供求兩方面，始能

有所挹注，以調劑盈虛，且可藉調查物價之故，完全明瞭於四方豐歉之實在情形，豐則貴糶，歉則賤糶，其有利於民，不尤溥乎，宋史食貨志之論劉晏也，有云：「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之弊，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弊，安用貸爲？」他理財的方法，誠所謂「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勝於臨時之「假貸政策」多矣，然非晏之善於措施，有條不紊，其能操食貨輕重之權，而因應咸宜如此乎？

(二) 任用士類 語曰：「有治人，無治法」，而中庸問政篇亦曰：「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此皆言「用人」之道，不可不慎也，至於財政上出納稽核之事，有關於「人選問題，」尤爲重大，晏於肅宗代宗兩朝，歷任度支，轉運鹽鐵租庸等使，常以爲國家行政之要，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他又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

，凡關於「鈎檢簿書出納錢穀」之事，雖至瑣細，必委之士類，更不過書符牒而已，不得輕出一言，而且每舉一事，必預計使任事者私用無窮，然後實其成功，是以庶政修明，百廢具舉，不必侈言吏治，嚴懲貪污，而風聲既樹，向日之胥吏，自然有所畏憚，而不敢爲受賂枉法之事矣。

(三) 注重養民 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民者財賦之所自出，而士農工商之所由分也，不有以養之於先，則天子雖欲食租衣稅而不可得矣，惟自古迄今，掌度支者，往往誅求無厭，爲一網打盡之計，竭澤而漁，殺鷄求卵，非不足以稱快於一時，卒之，民窮財竭，亦同歸於盡而已，而劉晏獨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也，常以「養民」爲先，以事實證之，他常於諸道各置知院官，使巡視州縣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蠲免若干？某月須救助若干？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困敝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

，國勢亦蒸蒸日上，嗚呼，晏以「注重養民」爲理財之根本計畫，亦即孔子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意，試問吾國歷史上有如此眼光遠大關心民瘼者乎？然則修唐史者，稱他爲「後世言財利者，皆莫能及」，誠非溢美之言，他的本傳又云：「始晏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然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增至千餘萬緡，」由是觀之，晏自掌國計以來，以戶口計之，則生齒日蕃，以國庫言之，則歲入約增一倍有奇，他的「理財政策」既有裨於國用，復有造於民生，稱爲理財專家，洵足以當之而無愧，非後世孳孳言利者，所能望其項背也。

(四) 改良鹽法 宋史食貨志有云：「環海之涓，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上者也，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者也，」又云：「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鹽鹽也，煮海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而舊唐書地理志則云：「富世縣界有

富世鹽井，俗呼玉女泉，以其井出鹽最多，人獲厚利，故云富世，「宋朝之鹽法姑不具論，今且以唐朝言之，初唐時代，其散見於史書者，有鹽池十八，鹽井六百四十，每歲可產鹽十餘萬斛，承隋之制，與百姓共之，及開元元年十一月左拾遺劉彤上書，極陳山澤之利，莫大於鹽鐵，由是鹽鐵專賣之權，始收歸國有，肅宗至德年間，鹽每斤十錢，至乾元元年，第五琦爲鹽鐵使，初變鹽法，置「監院」，凡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此由唐開國以來至於肅宗鹽法遞變之大概情形也，惟自安史亂後，戶口銳減，田賦不足以供國家之用，乃以劉晏爲度支鹽鐵轉運等使，當是時自許，汝，鄧，鄭以西，皆食河東池鹽，汴，滑，唐，蔡以東，皆食海鹽，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其改良鹽法也，但於產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不加限制，其去鹽鄉遠者，則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自晏專用推鹽之法，以充軍國之用，於是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又常考諸唐史所載：「晏之始至

也，江淮鹽利，每歲不過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年，乃增至六百餘萬緡，計一歲征賦所入，共一千二百萬，而鹽利居其半，凡宮闈服御軍餉及百官俸給皆仰給焉，由是國庫有餘，而民不困敝，」其尤善者，則關於「鹽場管理之法」是已，蓋自晏主持鹽政以來，先設立「巡院」，以爲「管理鹽場」之主要機關，較諸第五琦所設之「監院」，其糾察尤爲周密，且可調查四方鹽價之低昂，以定所需之緩急，使無不足之憂，過贖之弊，循是爲之，不但可以緝私，且能通其有無，以資周轉，由是觀之，晏之改良鹽法，其便民利國爲何如乎？

(五)整頓漕運 關中之地，土壤肥沃，素有「九州上腴」之名，然地狹人稠，所產五穀，不足以贍一方，備水旱，故常轉運東南之粟以補其闕，此「漕運」之所由興也，惟「漕運」之舊制，考諸唐史所載：「凡陸行之程，馬每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汴河（黃河）日三十里，江（長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汴河，日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若遇

風猛水淺不得行者，里數即以折半計，」其轉漕路線，大抵江淮爲一段，河南爲一段，陝縣至長安爲一段，水陸之程，平均計之，大約每日至多不過行三四十里，以水陸遼遠轉運艱苦而言，即在平時，長安之食糧問題，已有不足之憂，况加以不時之旱，與內憂外患之相逼而來，其能免於飢饉乎？故歷任樞臣，皆以「漕運」爲憂，終無良法以濟關中之不足，然而唐史之盛稱劉晏也，則曰：「自開國以來，言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後人莫不遵其法度云云，」嗚呼，晏之整頓「漕運」不過理財之一端，而其功則有不可磨滅者，唐經天寶之亂，盜賊猖獗，交通梗阻，東自淮陰，西至蒲坂，凡三千餘里，因汴水壅塞之故，無由轉運，不得已乃改由江漢泝流而西，以抵梁洋，迂險勞頓，所費不貲，兵燹之後，中外艱食，而關中斗米千錢，百姓多捋穗以給禁軍，官厨無兼時之積，至代宗廣德二年，始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並疏浚汴水，而以劉晏董其事，晏乃親自查勘，由淮泗而汴洛，而河陰，詳觀三門遺跡，盡得其利害而返，因遺書宰相元載，具

陳「漕運」之利害，其書中畧云：「三輔百姓，唯苦重稅，若使每年得江淮米三十萬石，徭賦可爲之頓減，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飢民皆附村落，靡邑從此滋多，……受命之日，引海陵之粟，衣食鞏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戎有侵略王土者，一聞三江五湖，陳陳紅粒，輸納帝鄉，亦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舟車既通，商賈往來，百貨雲集，航海梯山，漸及貞觀開元之盛，其利四也。」至於「漕運」之不易成功，晏所深慮者，亦有數端，故其書中又云：「所可疑者，山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虎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人烟蕭條，獸游鬼哭，……今於無人之境，興勞人之役，故難就矣，其病一也。汴流渾渾，不修則濶，頃因寇難，久未疏決，千里迂迴，逆水行舟，其病二也。澠池二陵，成卒久絕，攘奪奸宄，豺狼猖獗，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之使折簡書所能制矣，其病四也。」綜觀上文，

他所論的關東「漕運」之利害，誠可謂深切著明，無微不至，其尤值得吾人研究，有重大之價值者，即所謂「逢倉交卸依次進發」之政策是已，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故運時亦有遲速之分，乃「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傾覆者，」又按新唐書食貨志所載：「晏造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又調巴蜀襄漢麻棗竹篠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於揚州，汴河之運，積於河陰，河船之運，積於渭口，渭船之運，入於太倉，」他所定「逢倉交卸依次進發，」的政策，十運而無一失，每歲可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史上論「漕運」之能臣，皆以晏爲巨擘，夫豈無故而然哉。

(六) 造船不惜小費 以上所論轉運關東之粟，以給京師，水程之遼遠，既有江，汴，河，渭之

分，故其所造之船，尤非堅牢不可，然欲船之堅牢，亦自有道焉，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之時，關於「置場造船」之經過，唐史中言之綦詳，其中有云：「晏曾於揚子置場造船，每船載千石，十船爲一綱，造船一艘，給費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計，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瑣屑計較，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吳堯卿爲揚子院官，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由是觀之，晏之「造船不惜小費」，爲堅牢計，爲持久計，皆可謂明於大體，非「利析秋毫錐刀必爭」之小人所可同日而語也。

(七) 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吾國以農立國，完全爲農業社會所組成，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其開基遠在數千年以前，惟此等農村制之組織，至唐而益明顯，今且引唐人之詩以証之，其一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



皆辛苦，」其二曰：「父耕原上田，子廩山下荒，二月禾未熟，官家已修倉，」第一首形容農事之勤勞，第二首於耕田墾荒以外，並言及官家之賦斂，急如星火，由是以觀，個人之生活及國家一切經費，無一不取之於農田，一旦農村崩潰，民不聊生，則官家雖欲「加賦」而不可得矣，唐自安史亂後，戶口銳減，原野蕭條，財源之枯竭，早已完全暴露，况加以要害之地，重兵屯駐，其費不貲，當是時，「加賦」既有所不能，而國用又無法籌措，司農仰屋，羅掘俱窮，俗語有云：「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吾恐掌度支者，雖有管晏，亦無以善其後矣，然而劉晏傳中，則曰：「一切國用，皆倚辦於晏，民不加賦，而國用充足，」又云：「晏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然則晏之理財政策，自謂「當以養民為先，」故能休養生息，循序為之，至於季年，天下之戶口，驟增至三百餘萬，而財賦之收入，又有千餘萬緡之多也，以視「頭會箕歛日削月朘」之「加賦」政策，其相去豈可以道里計乎？

（八）行政效率之增加 他的理財政綱，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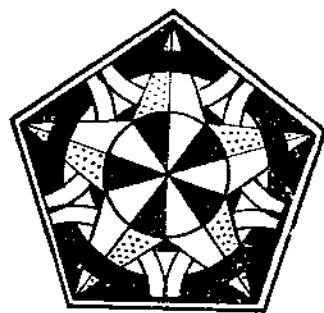
文所舉之「調查物價」，「任用士類」，「注重養民」，「改良鹽法」，「整頓漕運」，「置場造船」皆其犖犖大者，雖然，政綱既定，若無堅忍果決不屈不撓之神以赴之，則「行政效率」亦不能有顯著之進步，史稱：「晏有精力，多機智，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嗚呼，以如此案無留贖奮往無前之精神，掌一國之度支，以蘄合於經濟學上之原則，則「行政效率」有不銳進者乎？他的政綱，他的議論，可為法於天下後世者甚多，他謂：「官多則民擾，」尤可為古今言理財者，當頭棒喝，蓋官愈多，則「漁奪百姓侵牟萬民」者亦愈多，換言之，多設一駢枝機關，不特行政之光陰，多耗於呈上轉下之中，而狼狽為奸，更無奇不有，古今一轍，可為浩歎，「行政效率」云乎哉？

總觀他的「理財政策」，如治絲然，決不紊亂，關於「物價」一方面，則用「平糶」之法，以有餘補不足，關於「用人」一方面，則弊絕風清，不肖之胥吏，亦皆斂迹，關於「行政」一方面，如「蠲免」，「賑濟」，「改良鹽法」，「整頓漕運」等事，莫不先其大者

遠者，而略其小者近者，故於肅宗代宗兩朝，雖承凋敝之餘，而黎民安堵，吏治澄清，受其賜者，不一而足，吾故曰：他的「理財政策」在吾國歷史上，實佔有重要之地位，為後世昧於大體之人——尤其是今日之士大夫，所亟宜研究者也，吾讀史記平準書，內云：「漢興，接秦之弊，大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徒，蓄積餘業，以稽市物，市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所謂「齊民無蓋藏，」與「糶米至石萬錢，」皆與劉晏時代之情況相同，然而劉晏以一人操食貨輕重之權，使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而漢初則不然，推其原因，亦無人善於「理財」之故也，洎乎武帝之世，連年用兵，海內困敝，平準書中又云：「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於是縣官大空，……乃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

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由此可見漢武時代，或「開倉廩以賑貧民，」或行「移民政策，」皆與劉晏「理財」之法，根本不同，况有桑弘羊孔僅之徒，所策畫者，亦不過置「均輸鹽鐵之官，」算緡錢與舟車「而已，未有「注重養民，」以「戶口滋多」為「增加賦稅」之不二法門，然則劉晏之「理財政策，」不特與桑孔利析秋毫之事，迥不相同，即求之吾國數千年歷史之中，亦絕無而僅有者也，其價值之重大，後之掌國計者，當如何努力研究，以期有裨於國，有益於民乎？

所可惜者，以晏之善於「理財，」開唐室中興之業，論功行賞，國家當有特別恩典以寵異之，乃因與楊炎不相悅，初貶為忠州刺史，未幾，楊炎又誣証其罪，而德宗密遣中使縊殺之，政刑若此，君臣皆有當負之責任，此綱目所以書殺而不去其官之意也，（德宗建中元年秋七月殺忠州刺史劉晏）（見通鑑綱目）



## 墨學新論

林秋

司馬遷在史記中不會爲墨子立傳，（當然是由於史料的缺乏，）因而後世學者，對於他的籍貫與時代都發生了疑問。呂覽（高誘註）稱他爲魯人；畢沅（墨子註序），武億（授堂文鈔，墨子跋）則稱他爲楚人；而葛洪（神仙傳），荀子（楊倞註）又都說他是宋人。據近代學者梁啓超氏的考証：「宋人之說，因史漢都說墨子嘗爲宋大夫，所以傳誤。據公輸篇有「歸而過宋」一語，其非宋人可証，楚人之說，因墨子與魯陽文君有關係，魯陽，楚邑；疑他是魯陽人，考貴義篇稱：「墨子南遊於楚，」若自楚之魯陽往，當云遊郢，不當云遊楚，又稱：「墨子南遊使衛，」若自魯陽往衛，當云北游，渚宮

舊事載：「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其非楚人可知，呂氏春秋慎大篇云：「公輸般將以楚攻宋，子墨子聞之，起自魯，十日十夜至郢。」魯陽距郢，不應如是其遠，據此看來，墨子魯人之說，當爲近真。」這個意見還能適合於事實。好在籍貫對於他生平的關係較小，不問爲宋，爲楚，爲魯，在地理上說都不致相離太遠，在影響上說也不會過大。至於他在社會上所處的時代，那就不能和籍貫的影響相提並論了。關於墨子的年時間題，因爲古籍對其生平事蹟缺乏記載，故所考定的結果亦難盡同，有人推斷爲戰國以前，也有推斷爲戰國以後，更有人認墨學爲假託，墨氏實無其人，這種不值一哂的意見，事實都沒有成立的餘地，所

以我們也不願在此多費精神。諸說之中，我認爲比較有根據的是胡梁二先生。胡先生說：

「生於周敬王二十年與三十年之間（西歷紀元前五〇〇年至四九〇年），死在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西歷紀元前四二五年至四一六年）。墨子生於約當孔子九十歲六十歲之間。」（中國哲學史大綱一四七頁）

又據梁氏的考定說：

「墨子生於周定王初年（元年至十年之間西紀前四六八至四五九），約當孔子卒後十餘年（孔子卒於西紀前四七九）。墨子卒於周安王中葉（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間，西紀前三九〇至三八二），約當孟子生前十餘年（孟子生於西紀前三七二）。」（墨子學案一六八頁）

這兩種考定，雖然各人所持年代細目不同，却也相差不遠。他們同一的意見，墨子是春秋戰國之交替過程中的人，墨子是孔孟時代之間的學者。以下我們的論斷也將以此爲準。

## 二

墨子學說的根源，據淮南子要略說：『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民貧，久服傷生而誤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但有許多地方都是承繼老子之物質論的系統而來

，不過，因爲他學儒所以能得知儒，並且他不像一般皮相學者之流，諸事都不去求根源，一味的盲目反對。而墨子却很知道求其根源，就是反對也要知道被反對的是個什麼東西，所以他說：『以天下爲事者，必知亂之所自起』。就像『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兼愛上）。因爲他有這種認識，故他對於一切的問題，都是以歷史爲根據，如「何謂三法？子墨子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考之？考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而爲刑政，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非命下）。雖然『有些人不加分別，說墨翟之言古，也是與孔子一樣地託古。其實墨翟是很科學的，並未託古。他之援古，乃是他的方法使然。說他託始於禹，祖述禹制的話，實在無稽。他之引禹，也和他之引其他古人相同。至於敘述古人之不真實，不能責他居心那樣。他是注意目見耳聞的，即使錯誤，亦有所本，否則便是推論的錯誤。把他所敘述的當堯舜與孔子相比，固然亦假，但很近事實。像孔子一派心目中那種道德仁

義文化，實爲那時代的進化程度所不許。墨子敘述他們是短喪的，薄葬的，節用的，勤勞的，迷信的，很近那時代的開化程度。他從這裏來發展孔子一派堯舜的理想，是很合乎理法的。他用他說的堯舜去與孔子派的堯舜對立。就站在這樣的方法論據上，對於儒家反抗說：

「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者徒，三年哭泣，扶然後起，杖然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

墨子因儒者不說天鬼，所以說「天志」「明鬼」，因爲儒者厚葬久喪，所以要「節葬」，因爲儒者最重音樂，所以「非樂」，因爲儒者信運命，所以「非命」，這四個主義，都是對於孔學的反動。

不僅如此，因爲孔子有「正名」的認識，而墨子却在他「正名」的認識中，得了不少的教訓，他不像孔子似的太務虛名，所以在孔子方面「譬如告

朔之餼羊，實已亡了，孔子爲愛禮故，竟主張保存餼羊。春秋弑君之事，孔子在書法上只顧名分，盡量的討伐。所謂直躬，就是要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昭公娶同姓，本不知禮，孔子認爲知禮。所以孔子的正名，是正名分，只顧名義，不管實事。把他的正名解作由正名字者正名字，是很錯的。他只要人顧名思義，而並不循名責實。所以他的正名是道德學的，政治學的，不是論理學的」。然而這在墨子看來是不對的，他主張循名責實，所以他說：「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貴義）「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經說上」）這是他要求名與實相結合，把名放在實的基礎上。爲什麼他要這樣呢？因爲當時的學者把名實分裂了，故他說：「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不免攻伐並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譽猶盲者之與人，同命黑白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

（非攻下）。他既知道當時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的人們太多了，所以他便站在物質論的立場上，來積極的要求「原察百姓耳目之實」，能察實才能使名實相符合，「今瞽者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貴義篇）「以其取也」，這話也就是很顯然把名與實具體的結合起來了。並且墨子又說：「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誠或聞之見之，則必以爲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爲無」（明鬼）。像墨子這種物質的見地，並不是胡家店的老板——美國實用主義所能認識的。所以中國哲學史大綱中的墨子便失去了本來面目。

因爲墨子有物質論的見地，所以墨子很認真，一切的事實都講求實際行動，不願意多說空話，他這種堅苦卓絕的精神，莊子會說：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

。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鬥，其道不怒。

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恐不愛己。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微，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

這雖然把墨子寫得宗教化，實在墨子也有這樣精神，譬如說墨子主張非攻，所以聽見有人要攻城，他便要去阻止那攻者，以救護被攻者。

觀於戰國策所載。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攻宋，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盡，墨子之守圍有餘。便可證明墨子不特主張非攻，他對於軍事設備，也曾有過實地的研究。

### 三

墨子在認識的觀點上，既有其物質論的特殊見地，當然對於一切的認識都不能完全和唯心論的儒家相提並論。因而他對儒家的意見，不只是消極的提示出足以喪天下的四政，且更能擴展之形成爲政治活動的綱領。如他在魯問篇中說：

「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

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晉湛澗，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

他爲什麼提出這幾點呢？因爲中國社會自西周以來就已建立了大家族制度，子孫爲了紀念其父母祖先，並表示其孝心，使死者在死後也和活着時一樣，繼續享受生活上的安慰，所以就形成了厚葬久喪。而且這種厚葬在西周時代不僅知道以物品來表示，已更進一步的用活人來表示。如詩經黃鳥篇，記述秦穆公死時用活人來殉葬的事說：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社會上有了這樣殘忍的事實，也難怪兼愛的墨子要反對了。故他說：

「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邱隴必巨。存乎征夫賤人死者，殄竭家室。存乎諸侯死者，虛府庫，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塋，又必多爲屋帳鼎鉦，几筵壺觴，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

接着他對於傳統的喪禮醜態加以嘲弄和諷刺：

「哭泣不秩聲，翁續絰，垂涕，處倚廬，寢苦，枕土，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飢，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陷，顏色鰲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

他並且更進一步的說到這是對於社會是沒有任何利益的：

「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不能早朝晏退。五官六府，闢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早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血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已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

那末他既反對喪禮，而他對於喪禮具體的主張與規定又怎樣呢？他說：

「棺三寸，足以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隨者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以交相利也。」

墨子曾說：「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又說：「仁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這是墨子諸行動綱領的原則，在這個原則之下，他不僅主張薄葬，也主張非樂。在墨子中有如下的

記載：

「度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非樂也。」

又說：

「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爲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

音樂不但不能給與人民以「衣食之財」，且有  
大害於人民國家。他說：

「樂舞佻佻，嘉言孔章，上帝非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

從這裏我們看到墨子的非樂，是對於貴族奢侈生活的反響，樂不僅不能給人以上進的動力，而且還影響到人的事業的進行，樂也不能爲民除三患，樂只是一種令人頹廢的工具。這種見解由今日看來，雖不免有些守舊，但是我們如從他爲貴族生活反映這一點看來，還是具有歷史意義的。

墨子的非命論，可以說是針對着儒家的安命論而來的。但是這種安命論的本質，是替當時貴族說話的，非命論却是立在平民的場合。爲什麼呢？因爲貴族認爲自己所享受的優越生活，是命中帶來的

，因而安命論正適合貴族的心理；在這種場合爲平民而發言的墨子却說：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亡，或以命爲有。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及今，生民以來，亦未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及今，生民以來，亦未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

他不僅否定命論存在的價值，更進一步說明認爲有命的這種思想，本質上就是一種墮落的表現。所以他又說：

「昔上世之窮民，食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乃曰吾命固宜貧。」

其次，他更說明如果認爲命能支配人，就不該有賞善罰惡的表現。他說：

「是故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賞罰以勸賢，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



宜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宜罰，非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孝慈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危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罰，命固宜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宜賞，非賢故賞也。

這是墨子認爲「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可謂之有命哉！的說明，也正是墨子思想進步於物質的傾向說明。

#### 四

因爲墨子的思想是爲了大衆，爲了「利人乎即爲，不利人乎即止」，所以墨子棄絕儒家之「愛有等差」的觀念，而言「兼愛」，並「將以爲法乎天下」。所以墨子說：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猶有盜賊乎？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

這一段話幾乎包有他思想的全部，惟其言兼愛，所以他主張「非攻」，「節用」，「薄葬」，「非樂」以完成其兼愛主義的體系，成爲他政治活動的綱領。同時，既言兼愛，首先必須運用一種適當的政治組織，使人民能安居樂業。因之，尙同與尙覺便成爲他對於政治組織的具體意見，如他說：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滋衆，其所謂義者亦滋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焉。」

他在這裏說明了社會國家的起源，因爲社會上「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於是就需要一個「一同天下之義」的政治形態，故他又說：

「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智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賢良聖智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尙同中）

三公還不够，所以有諸侯等等，尙同下說：

「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

尙同中也說：

「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

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國家組織，在完整的國家組織之中，最有權力的就是天子，天子是從事於「一同天下之義」的主要人物。同時墨子也看到如果天子權力過大的時候，恐怕有陷於唯所欲爲的弊病，所以他又主張以天來限制天子的權力。故尙同中又說：

「夫既上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當猶未止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政治的組織既如此，而政治的設施又以兼愛爲原則，所以他的政治主張就是賢人政治：

「今王公大人有一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

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姣好，則使之。」（尙賢中）

這是墨子反對貴族政治的表現，貴族政治既不爲其所取，故主張賢人政治。

「尊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變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尙賢中）

墨子對於他的主張，並不像一般說空話的學者，而他是一個實行家，所以他參加政治的條件要以其主張之能否實現爲前提，故他說：「道不行不受其賞善不聽不處其朝」。爲實行其主義，可以不顧一切，雖至「摩頂放踵」也不以爲苦，不僅他能這樣，就是他的門徒，也都能夠繼續他這種精神，把死字都是置諸度外的。如各書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糶，糶售則慍也。』」（公輸）所以淮南子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陸賈新語說：「墨子之門多勇士」，我們從古書中可得幾件故事來證明：

孟勝爲墨者「鉅子」，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於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者八十三人，二人已致命於田襄子，欲反死孟

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爲不聽「鉅子」。（呂氏春秋上德篇）

「腹鱗爲墨者「鉅子」，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鱗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鱗不可不行墨子之法。……」（呂氏春秋去私篇）

墨子雖有這種百折不回的精神，濃厚的政治興味，實踐的救人行爲，然而他也終於在不能適合於社會條件下而犧牲了。

## 眞理

皇初

眞理的解釋很簡單。譬如「孝」是合於眞理的。然「愚孝」便不合於眞理。例如甲生自殺。割股療親之類。「忠」於國家。「忠」於職務。是合於眞理的。然若忠於無道之昏君。忠於誤國之政黨。便不合於眞理。「仁」是合於眞理的。然如「宋襄之仁」「婦人之仁」。以及佛教之戒殺……等等。均不合於眞理。「義」是合於眞理的。然如強盜之所謂「義氣」。所謂「俠義」。便不合於眞理。「既作了強盜。根本上已不義了」。男女守貞操。是合於眞理的。然如「愚節」。「例如爲未婚夫守節之類」。便不合於眞理。以此類推。其例甚多。擁護眞理。推行眞理的辦法。也很簡單。

(1) 力滌社會舊染之污。凡一切問題。依據眞理判斷。

(2) 破除迷信。打倒不合眞理之信仰。



# 中國文學史論衡

吳南秋

## (兩部中國文學史的批評)

想着把整個的中國文學史，完成一部有系統的有思想的史學讀物，當然是一種偉大而必要的工作。但事實決不能如說話一樣的簡單；尤其是殘喘生存於現社會的我，爲了時間的和經濟的限制，「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矛盾，終於使我們沒有能力能負起這種偉大的任務。同時爲了時代的需要，我們又不忍懈怠，祇好以我們力之所及，盡我們所應盡的任務。雖然在現存一切文學史的讀物中，已有「汗牛充棟」之感，而其實都不過是站在社會史的外圍，拉雜錄些作品而已。當然這並非說寫文學史不要作品，反之，倒是要作品，因爲作品是文學具體表現的一種；但是我們必須從正確的思維上來認識並理解其作品，才能表現作品在社會上的價值。過去各種文學史讀物之所以失去價值的存在性，就在其著述者不能理解文學與社會之間的各種聯繫；也就在於他們缺乏科學方法的運用，因而過去的文學史，其質與量，都免不掉拉雜性與混亂性。

爲了剷除這種傳統的積習觀念，首先就不得不尋找一般過去的錯誤，並建立今後將要運用的方法。

### 一

當然這是一個批評的工作。

不過這裏首先要聲明的，批判是爲了推動整個學術的進步，並非是對於個人的攻擊。我願意從極深遠的舊的漩渦之中，探討出新的內容，並使一切的論証和究理都能適應於新的邏輯；但這決不是說要勉強的作到新舊融洽，恰相反的而是要對於舊的革命，來創建新的。因爲要合於新，必然是否定舊，既否定舊，必然合於新。從舊到新的過程，必然要經過一個突進時代，而達於新的境界。批判便是要加速這個發展過程。

站在這個意義上，批判是科學的，社會的，而不是主觀的獨斷，個人的意義。因為科學的事實根據，也不容許有私人的意氣存留。同時，單純的含着主觀的批判價值，並不是批判的真實性，批判是要解析已成學術的質體，以論証其客觀之有與無的存在性！決不是主觀的謾罵，謾罵終於解決不了問題的究竟。

批判不僅在指出其矛盾的錯誤，批判還應該承繼舊有精華，而發揮其新的真理。因為一切新的東西都是舊有東西蜕化的結果。正如我們反對黑格爾哲學的觀念論，而不能否認其辯証法的精華一樣。泰恩 Taine 雖是一位有名的『英國文學史』著作者，但是我們能承繼他部分的客觀事實的研究法，却不能承繼他部分的心理的主觀性的研究法。

只有在這種場合來進行研究工作，纔是科學的，客觀的。

如果我們也像主觀的獨斷論者說：『從來中國就沒有了一部文學史，直到現在為止』（註一）；那末我們就不需要這樣多的廢話。事實上關於文學史的讀

物並不見得少，而是不見得能合於時代。我們不能因為部分的無價值性，就主觀的否認其一切。在數十種的文學史讀物中，至低限度還給我們不少的方便材料。

在過去一切文學史中，我把牠分爲兩個方面——心性觀，社會學觀——來考察，先開始其方法論的探究，然後再指出其內容上的錯誤。本節先在心性觀方面來着筆。

心性觀的學者，經常的是以意志支配世界；認為世界的存在，是依存其所認識的精神，思維是物質世界的基礎，而物質則是思維的副物。他們在文學的研究方面，對於事實的評論，常是正確的，但一走上了說明與發揮的路線上，他們便失去物質的環境的關係，而流入於謬誤的虛無途徑。

在不少的文學史讀物中，雖然在他們意識所深入的程度不同，決定的力量不同，而他們所有的共同出發點，却都離不開心性觀的範圍。因為他們在總的原則上，都以意識，精神，心理爲其基礎，來解釋一切事物的現象；以觀念的，論理性的解釋來

說明一切。一切都以心性爲底本，倒果爲因。

他們倒果爲因的結論，時常把作家認爲是偉大的天才者，偉大的英雄，文學是天才者英雄者的意志的創造，而離開了時代的社會的實景。然而實際的，歷史並非人類意志的創造，反而歷史却創造了人類的意志。

認識了心性觀的本質之後，我們再踏入實際的探究領域。同時，我們爲了時代的維護，我們不能不特別的和幾位在文學史方面有造就的權威學者，作一個較詳的研究。這毫無對於任何人非難的意義，急切的希冀着在史學的領域，大家能努力展開中國文學史的新途徑。

現在我們就踏入實際研究的本論。

## 二

在目前中國文學史的領域中，比較最有權威的當然是『中國文學史』的著作者鄭振鐸先生，『白話文學史』的著作者胡適先生。其他雖然也都是有地位的學者，但在原則上都不脫鄭胡兩先生的範圍，故遺留在總的檢閱中來商討。

鄭先生可以說是一位研究文學史的專家，他多少年來都是從事文學史的工作，經常不懈的在各地搜集史料來努力他的專門工作——文學史，這種努力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敬的。但在欽敬之中，我們不能不指出其錯誤與正確。因爲根本的理解其錯誤與正確，堅決的排斥文學史上的錯誤，和忠實的採用文學史上的正確，那是文學史研究者盡忠於社會自身的職責。漠不關心的態度，對於社會對於自身，都是一種不可恕免的罪過。

鄭先生之所以這樣的努力於文學史的動機，在他下面一段自述中說的很明白。

「難道中國文學史的園地，便永遠被『主上聖明，臣罪當誅』的奴性的士大夫佔領着了麼？難道幾篇無靈魂的隨意寫作的詩與散文，不妨塗抹了文學史上的好幾十頁的白紙，而那許多曾經打動了無數量平民的內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稱心的笑樂的真實的名著，反不得與之爭數十百行的篇頁麼？這是我發願要寫一部比較的足以表現出中國文學整個真實的面目與進展的歷史的重要原因」。（註二）

實在的，時代的推演應該從『喊着『主上聖明，臣罪當誅』的奴性的士大夫們』所『佔領』的『園地』之

中，奪回來還它一個『真實的面目』；然而事實上鄭先生雖這樣指出了路線，實際在他全書的內容上

，還不能把空虛的極原則性的『真實的面目』充實起來。歷史任務是在於『說明人類之實踐的活動及人類之實踐的發展過程』，但要完成說明這一任務，第一搜集材料；第二分析其發展過程；第三指示趨向。必須使這三步工作次第完成，纔能說明人類之實踐的活動及其發展過程。文學史是整個歷史的一部分，當然離不開整個歷史的原則；不過僅有廣狹之分，普通與特殊之別而已。自然這種廣狹及普通與特殊，我們並不能機械的分離而遺忘了其相互的關聯。但是鄭先生對於他所『發願』的工作——文學史，我們只能說他僅盡了部分的工作——搜集材料，至於這一部分工作所盡的程度如何？我們不能說，因為這是有其環境限制的，但是他只盡了部分的搜集材料工作，而忽視了發展過程的分析和趨向的指示，因而不能充實文學史之『真實的面目』與進展的歷史的重要原因』的原則，實則這部巨著——中國文學史的大缺憾。這種缺憾的發生，其根本的

原因我認爲是他對於文學史之任務的認識不澈底。如他說：

『文學史的主要目的，便在於將這個人類最崇高的創造物文學在某一個環境，時代，人種之下的一切的變異與進展表示出來；並表示出：人類最崇高的精神與情緒的表現，原是無古今中外的隔膜的；其外型雖時時不同，其內在的情思却是永久的不朽的在感動着一切時代與一切地域與一切民族的人類的』。

『我們要了解一個時代，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不能不先了解其文學』。

『一部世界的文學史是記載人類各族的文學的成就之總簿，而一部某國的文學史，便是表達這一國的民族的精神上最崇高的成就的總簿』。

這裏鄭先生所認識的文學史，是某一集團（世界的國家的或民族的）的『精神上最崇高的成就的總簿』；是『人類最崇高的精神與情緒的表現』；因此，他說『要了解一個時代，民族，國家，不能不先了解其文學』。這顯然的是承認文學是精神的表現，而不是生活的表現；要了解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總體，必須以先了解其文學爲前提。這和十九世紀初葉，法蘭西的歷史學者以『觀念及意見來支配世界』的見解，並沒有截然的分別。依據『人類的意識不能決定



其生活的存在，反之，倒是人類的生活決定其意識的存在』的理解，無疑的鄭先生是被圍困在倒果爲因的心性觀的核心之中。雖然說『文學史的主要目的，便在將……文學在某一個環境，時代，人種之下的變異與進展表示出來』，但是這個『變異與進展』的動力，在鄭先生並沒有把握住。

人類爲了創造歷史的發展，就不能離開生活的實踐行動；也就是人類爲了完成這一個任務——創造歷史，必須從事於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的活動。因此，人類基本的生活手段——物質生活的本身生產工作，也就是人類之基本的歷史行爲。這也就是說：人類的生活產生歷史行爲，歷史是表現人類的的生活活動！並不是『歷史是精神的產物』。文學史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也就是人類的生活活動的一部分；並不是人類的『精神上最崇高的成就的總簿』。『要了解一個時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必須『先了解其』生活活動，從其生活活動中去根本的了解其文學及其他的一切意識形態，却不能從其文學中去根本的了解其國家或民族的總體。

自然這不是機械地把以上的認識看成死呆的公式，而是動的流的觀察。這就是說：文學雖然是社會的物質生活的產物，但文學對於它的時代還是起着反作用的。不過這也只是反作用而已，而不是社會總體的原動力。

根據以上的理由，對於文學史的理解，我們不應當在人類之頭腦中之心性觀念上去探求，我們應該在其基礎的生產方法和交換關係的變動中去探求。再明白的說，我們不能在哲學上主觀的精神方面心性方面去探求。我們必須從當時的經濟上客觀的物質生活方面去探求。但這在鄭先生却是忽視了，僅是基於心性去認識精神，缺乏客觀的認識物質，造成了其在文學史方面的『矛盾網』。如果鄭先生能由於他的認識更向深一層的追問一句：所謂『表達這一國的民族的精神上最崇高的成就的總簿』的『精神』又是什麼？什麼動力能使它達到『最崇高的成就』？那末或許就能得到了解。因爲所謂『精神』也決不是孤立的東西，而是有遠的來歷和近的關聯的。雖然鄭先生在其書中也曾說到：

「原來自十九世紀以來，學者們對於『歷史』的概念，早已改變了一個方向。……歷史乃是活的，不是死的，乃是記載整個人類的過去或整個民族的過去的生活方式的。」

「隨了這個歷史的觀念的變更，文學史當然也便來了一個變更。」

可是這種說明『文學史的主要目的，便在於將這人類最崇高的創造物文學在某一個環境，時代，人種之下的一切變異與進展表示出來，並表示出；人類的最崇高的精神與情緒的表現……』的釋文，如果他所謂『精神的……總簿』就是『生活方式的』話，那麼，不知他所謂『生活方式的』又是什麼？因此，在這裏便合着一個矛盾，就是一方面說『歷史是記載人類的過去或民族的過去的生活方式的』！文學史是在於表示『某一個環境，時代，人種之下的一切變異與進展』；這是當然的，要理解某個時代的或民族的文學史，必須從其生活方式中所起的變革的歷史來研究，也就是要從其『一切變異與進展中』來研究，這是無疑的真理。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又說：『我們要了解一個時代，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不能不先了解其文學』。這顯然的又把文學當作

了解人類『生活方式的』基礎？他既說文學史是『表達這一個的民族的精神上最崇高的成就的總簿』，也就是要以精神來了解一切。這種意見完全和他上面所說：『歷史是記載人類的過去或民族的過去的生活方式的』，（當然這句還要和他下一句的『一切變異與進展聯係起來纔不至流於機械論的觀念』）意見相矛盾的。這種矛盾我認爲是他不會理解文學在歷史的變動上只是一種反作用，而不是基本的動力；所以纔產生這種無系統的矛盾。同時這種矛盾就完成了他的文學史是由於『過去的生活方式的』『變異與進展』來決定，而『生活方式的』『變異與進展』却是由於『精神』來決定。因爲他承認文學史是『表達這一國的民族的精神上最高的成就的總簿』；而還不會了解種族對於文學的真切關係。

然而實質上『精神』也是關聯着物質的，並不是孤立的存在，一般的精神生活都被支配於物質生活。除非是人們脫離了日常的物質生活，他的精神生活纔能爲文學形態所支配，而不與社會的現實關係相適應。歷史雖然是記載過去，但却密切的關聯着

現實，不能了解現實，即無從分析過去，只有關聯着現實以觀察過去，纔能正當的真實的記述歷史。不懂現實的人，就是不具有歷史家的條件。

雖然鄭先生也會說過：

「然而『人』究竟是社會的動物；我們不相信有一個人能完全『遺世而獨立』的。所謂『隱逸詩人』云云，他究竟還是人間活動的一員。他儘管不參加當時任何的政治等等的活動，然而他究竟是受了社會一切大事變的影響的」。

但是他只將這些說明了『人』，及到了他的著作上他便說：

「本書雖是個人的著作，卻只是『述而不作』的一部平庸的書，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見解與主張。然而在一盤散沙似的史料的堆積中，在時時不斷的發見新史料的環境裏，卻有求止於『述而不作』而不可能者」。

誠如鄭先生所云，在『不斷發現新史料的環境裏卻有求止於『述而不作』而不可能者』的感覺，然而鄭先生實際上却是在『述而不作』的原則之下，機械的分離了現實與過去。歷史的本身完整的，並不能作一刀兩斷的分離觀察，歷史不能脫離現實，脫離現實，就會失掉歷史的基本意義。歷史科學，並不是

幻想的去研究問題的發生，而是要把握住科學之明確的根據，來指示問題的發展及其行動方針的科學，也就是不基於心性判斷的見地，而基於歷史的合法則性——因果關係的見地來把握歷史科學，我們在歷史所見到的一切偉大的歷史光輝，都是由於人類革命的結合而創造，同時也形成和其相應的社會思想體系。只有在具體的歷史資料中指示出具體的歷史情勢，才能把整個的社會思考表徵出來。鄭先生的文學史雖是『述而不作』，也終『有求止於述而不作』而不可能者』，這個原因就是鄭先生沒有把歷史和現實相聯起的緣故，『述而不作』的本身就是超越現實，離開現實的歷史，至多只存在着博物館的作用，而不存在着現實的行動的作用。因為歷史不是無根而生，乃是人類生活行動的創造；人類之基本的生活行爲，就是歷史之基本的發展作用。因而一切社會的變動與改革的基因，不應該在心性的觀念中去探求，應該在人類活動的歷史中去探求。文學史既是人類生活活動史的一部分，當然也不能離開這個原則：當然也不能脫離現實生活的生產及

再生產。

『文學是藝術的一種，不真美當然不是文學』（插圖本文學史第一冊九頁），這不是使文學離開社會的現實，而逃避到形而上學之『美』的觀念嗎？這樣在文學上以何種力去充實其作品的內容呢？我承認文學的要素中含有『情感』的成分，也含有『美』的成分，但是『情感』和『美』以及文學中的其他要素，必須要經過有意識的有組織的社會性，才是有力的文學。記得有人說：

『凡是對於文藝上自有主張的作家，他所賴以發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張的手段，倒不在作文心，文則，詩品而在出選本』。

鄭先生這個『述而不作』的文學史，既『沒有什麼特別的見解與主張』，也和『選本』差不多。但是『選本可以藉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見』，所以鄭先生還『有求止於『述而不作』而不可能者』的感覺，這個『而不可能者』的意義，也就是說除了『述而』之外，還是不得『不作』的；不過這個『作』，在鄭先生的意思並不是主題，真正的主題還是『述』。所以我們知道鄭先生在文學史上的功績，至多僅止於部分的

單純的，『述』，在『作』的方面，我是感覺到他的歷史的認識太缺乏了。雖然他能夠認識歷史已不是『相研書』……『不是死的，乃是記載整個人類的過去或整個民族的過去的生活方式的』，因而，文學史早已不是『文學巨人』的傳記的集合體了』，可是從此更進一步的去理解其根源，在鄭先生的全部文學史並不會有什麼發現。本來文學史的任務，就在於說明過去文學作品的本身且有些什麼意義？為什麼會產生那樣的作品？文學作品會發生些什麼影響？同時其實際的根源在什麼地方？有人說：『文學史的主要任務，在以實證主義發現文學現象的起源，並追究其發展演化，變革。』如果以這幾點的表面而論，在鄭先生說：『文學是產生於人類情緒之中的，無情緒當然更不是文學』，但是他却不能更進一步去說明情緒這種東西，只有和社會生活相配合的時候，才能够在文學上發生作用。因為缺乏這種認識，所以其文學史的內容，整個的離開了社會的觀察，重在個人的觀察，形成一部不澈底的文學史論著。固然在文學上的表示也說過：『中國的歷史的

和社會的經濟的情況也逐漸在變動着，且在背後支配着的進展，』（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一章二十一頁），實在也只限於這一表示而已，又何况一入正文，就離開了這種認識觀念呢！如他在第二章「玄談與其影響」中，他認為玄談之所以起，是因為：

「王充開始了對於古書的懷疑，問難之風；就把前漢若干年來的守一經，專一師的腐儒們的迂狹可笑的觀念打得粉碎。……這樣的迂狹觀念的打破，乃是王，何，稽，阮，諸子的玄談風氣之開創的遠因」。

「漢的時代，是以清議登庸學士文人的：「孝廉」之類，便是文人們出身的階階。最爲世俗所矚稱的許武，不惜自污以求其二弟的出仕的事，還算是較好的結果。其他以卑鄙作偽的手段，而浪得浮名者更不知道有多少。所以遂生了「處士純盜虛聲」之歎。曹操他自己也是一個「孝廉」出身；然到了他主政的時候，却不惜再三再四的下令去求「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的，「或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賢士們。這種反動，是當然要有的。然幾百年來養成的臧否人物的「清議」，決不是一二個人的命令所得而挽回或消滅的。而魏武所提倡的坦率不羈之風，遂反成爲「清議」所羨稱的對象了。王，何諸子便在這樣的空氣裏以主持「清議」自居了。

再者，經典與章句之儒的拘束，幾百年來，也够使人討厭的了，遂有反抗的運動產生，專以談名理，講老莊爲業。恰好佛教

哲學也輸入了。玄談之風，遂愈熾而愈烈」。

「世說新語又說：「裴郎作壽林，始出，大爲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這可見他們是如何成爲流俗人的仰慕嚮往的中心。其結果，遂到了空談無聊，廢時失業」。

「個個人略有才情的，便想做名士，一做名士，便曠棄世務，惟以狂行狂言爲高；或窮心於片談，或視一言爲九鼎，或故爲坦率之行動，以表示不同於流俗。這樣的風氣一開，舉世便皆若狂人。當時守法拘禮的人們，當然要視他爲寇讎了」。

「然玄談之風已成，終於不能熄下去。過江之後，此風猶熾。或以王，何之罪，上同桀紂。晉之南渡，全爲彼輩所造成。這話當然過於酷刻。然也足以見名士輩的翩翩自喜的風度，是如何的足以引起反動」。

「在政治上，王，何輩的玄談之風，或有一部分惡影響；然以社會，國家崩壞之罪孽全歸之他們，卻也未爲持平之論，在若文壇上，則繼於步步拘束的無生氣的儒生的朽腐作風之後，而有了那末坦率自然，放蕩不羈的許多東西出現，實足令我們爲之心目一爽。這正如建安詩壇之代替了漢人的板滯無聊的辭賦一樣，玄談的風氣，也挽轉了漢人的酸腐的作風，而回復到恣筆自放，不受羈勒的自由境地上去。這時代散文的成就，是兩漢所未可同步的」。

把這幾段說明的原因的意見歸納起來，所謂王充的影響，裴郎的行爲，不過是個人的關係；孝廉

之反動，清議之盛行，名士之風度等，都又不過是社會中之風俗習尚的關係。雖然這些原因並非完全無作用，而這種作用只是副性的，非主性的，如果鄭先生能從這些作用（原因）出發更進一步的追求，究竟爲什麼會產生這些作用（原因）呢？問題就易於了解了。

以整個的歷史觀念而言，文學史之立論，應該建築在社會史之科學的解釋上，才是正確的見解。所以，一切個人的關係，都是社會的影響，一切風俗習尚，都是社會生活過程中所反映的精神生活表現，因而鄭先生所提示的幾種原因，都只能作爲社會生活的反作用來看，不足作爲主題的說明。顯然的事實，玄談風氣之所以流行，其基本的動力，還是社會不安的結果。蓋自漢到劉宋建國，在這悠長的五百餘年的歷史過程中，曾經『三國紛爭』，『八王叛亂』，『五胡亂華』幾個階級之嚴重禍亂的侵擾，已使當時的社會根本發生動搖，據史書稱：

「關中膏腴之地，頃遭喪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

——魏術凱言。

「臣自涉州（并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

携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危，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晉書劉琨傳。

在這種社會中當然社會經濟已進於破產的境地，社會經濟既發生動搖，立時就影響人民的生活不安，而形成『動足遇掠，開目覩寇』的匪世界。雖然如此，但在當時所謂名士學者之流，既缺乏奮鬥的勇氣，同時又不甘心參與混亂惡濁之政治舞台，因而便不得不在思想上發生『厭世觀念』，而流於自詡清高的名士地位，造成『如癡如狂』的玄談時代。同時更由這種社會所形成的政治壓力，如董卓專政，司馬篡魏，對於文人的禁網層層，使一般方正之士，無端而遭殺戮的，不知凡幾？故人人都感有身首異處的危險，不敢過問實際政治，無奈何也只好縱酒玄談以保殘生！

由於社會根本動搖的反映，在當時便形成儒學權威的失墜，帝王喪生的恐怖，官僚資本的舞弄，智識分子的不安等現象，這些現象實在就是推動玄談方向的助力。同時伴隨着社會衰落而產生的新起的文學勢力，也正是這個專制的封建社會趨向於崩

潰過程中的必然結果，如李白所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李諤所云『……崇尙文詞……競騁浮華，遂成風俗……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這都是在封建社會崩潰過程中由於農奴制度的深化與手工業發展的影響，而引起的玄談風尚的表徵。

只有基於這個認識，才能說明在文學上的玄談風氣之因果關係，及其在文學上所發生的作用。誠如鄭先生所云：『……玄談之風……在若文壇上，則繼於步步拘束的無生氣的儒生的朽腐作風之後，而有了那坦率自然，放蕩不羈的許多東西出現，實足令我們爲之心目爽然』。這是一個正確的認識，一切歷史都是在矛盾之中發展，玄談的本身便是社會矛盾的結果，然而這個矛盾又是促進學術革命的原因。

像這樣只認識表面的影響，而不能把握到社會內質的原因，在其全部著作中都是犯了這個毛病，因而不能把握現實，尤不足以觀測未來。文學

的觀念，並不是從個人精神的深奧處流露出來的，而是從生活動機所關聯的社會環境中創造出來的。但是這在鄭先生的認識，却是文學是人類最崇高的最不朽的情思的出品。

此外鄭先生還一再提示過『時』與『地』與『種』的意見，這個意見是根據『法人泰恩（Taine 1828 - 1873）却是純然用時代，環境，民族的三個要素上，以觀察研究英國文學史的進展的』方法而來。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時』『地』『種』對於文學的關係，反之，『時』『地』『種』正是表現文學特性的基本條件；而文學史的目的，也就在怎樣去確定文學作品與作品之個別的特性，而其相互間的關係和作用。然而我們的認識還不止於如此，主要我們還要確定其時代的社會性，地理的社會性，種族的社會性。我們始終要認定社會關係所影響於人類的成分，比較自然關係所影響於人類的成分更多更嚴重，明顯的中國數千年來的歷史，實在是地理上並沒有大變動，而社會上却在急劇的變化，歷史究竟還是歷史，地理對於歷史現象的說明，是有其制約性的。同樣的『時

代」(太恩的時代是年月問題)，種族也自有制約性在，絕不能像太恩一樣，當作爲普遍適用的機械，把它用心性觀機械化起來。

我們應該擺脫這種觀念，使文學史在社會史的內含連結起來，以透視文學的未來趨向。單純的現象資料的記述，離開科學性與實踐性的文學史，在現社會的需要上，至多不過是個消極的作用而已！

### 三

胡先生認爲中國文學史不過是國故的一部分，因爲『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四千年底過去文化』，並把這個『過去文化』分爲十個部門的史類，(見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認爲『文學的進化史，全是擺脫……束縛，乃爭自由的歷史』；因而文學進化的趨勢，便由三百篇而進化爲騷賦，由騷賦又進化爲五言，七言。但不久因爲『五言，七言之詩，不合語言之自然，故變而爲詞。詞舊名長短句，其長處正在長短互用，稍近語言之自然耳』。『然詞亦有二短：(一)字句終嫌太拘束；(二)只可用以達一層或兩層意思，至多不能達到三層意思。曲之作所以去

此兩弊也。有襯字，則字句不嫌太拘。可成套數，則可以作長篇，故詞之變爲曲，猶詩之變爲詞，皆所以求近語言之自然也』。這是說中國文學史的演進，而朝着『求近語言之自然』的方向，因而胡先生之所以努力『白話文學史』，也就是基於這個見地。但在我說並不是這樣的機械，寧可說『文學是由於語言而形成，然語言決不盡是文學；這正如文字是表現文學的工具，然決不是所有的文字都是表現文學的。如果文字都是文學，那末，就不應再有政治，經濟，哲學……的分別；如果語言都是文學，那末就不應再有超越於文學以外的浮言爛語了。在胡先生所舉的實例，如他在『白話文學史』第一篇第一章中說：『戰國時文體與語體已分開』，第二章中又說：『因爲公孫弘的一篇奏章證明了古文在漢武帝時已死了』，『所以我們記載白話文學的歷史，也就可以從這個時代講起』。這種對於白話文學史的熱心追求，確實令人欽佩，但是對於白話文學的認識止於如此，就不免太不合情理了，我們應該說『古文』是由『白語文』進化而來的，正如胡先生說：『文學的



新方式，都是出於民間的，因為這是『文學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本來文學的前身是文字，文字的前身是語言。語言的發生過程，是和人類形成的過程緊相聯系的，原始人最初是藉用『手式』和『姿勢』作為使用語言的工具，在這種語言的過程中，人類的『情感』和『希望』都可由此傳達出來，因而文字也就是基於這個過程發達的結果。同時，更由這種結果逐漸在概念充實與豐富化的關係，便產生出文學，科學等東西來。雖然在原始的文學，是象形文字的構成，但在那個時代，却是最通俗的，易於當時了解的白話，他們並不知道『修辭學』這些東西，胡先生說『新文學』起於民間，我想也正是這個道理，因為在任何場合下的新興文學，都是通俗的白話。然而這只能當作文學的起源看，文學本質的意義，還不如是簡單。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固已為現代學者所公認，但『反映』這兩個字，決不是無條件的，必須通過『作者意識』與『社會意識』的融洽，運用文學的技巧表達出來的。情感，美，雖然都不失文學要素之一，但諸種要素都需要在有組織的，有方法的

場合，才能完成文學的意義，古文（即胡先生所稱為文學傳統史的）和白話在其本質上，都不失為文學史料，古文雖不能整個的拿來當『文學史』看，而『白話文』亦不能盡稱為有用的『文學史』，我們應該很客觀的把中國的『文學史』整理一番，胡先生能在『白話文學史』上努力，這在我認為只是『文學史』的部工作，如果因努力於『白話文學史』，而一口抹殺整個『文學史』的意義，站在中國整個『文學史』的前途上，實在是一件不幸的事！因而胡先生認為『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失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只可叫做『古文傳統史』罷了。『古文傳統史乃是摹倣的文學史，乃是死文學的歷史；我們講的『白話文學史』，乃是創造的文學史，乃是白話文學的歷史』。這在我覺得胡先生完全誤解了，我們站在科學的意義上，『創造』不是無中生有，『摹倣』是『創造』的先聲，現代中火車飛機都是創造的，然而如果沒有人類過去經驗的『摹倣』作依據，也不會達到如今的『現代化』。文學中的寫實主義，象徵主義……

等都是創造的，而實際却從古典主義『摹倣』而來。胡先生所講的『文學進化論』的本身就是一種『摹倣』，胡先生的文學成就也是從『摹倣』得來，這是一個實際的理解。『摹倣』是人類的天性，『創造』是人類本能；只要『摹倣』不是抄襲，『創造』能求實際，對於文學的本身都是有意義的。但是葉青先生批判胡先生說：『文學如果只是民間狀態，那是沒有文學的』（胡適批判下冊九七〇頁），這話我認爲是一種十足的機械論，簡直把文學看成至高至上的東西了。雖然也許他自己並無此心，至少這句話的本身，是含這個意義。葉先生既承認胡先生的『摹倣』與『創造』的意見是對的；既承認胡先生的『久而久之，文人學士受了民間文學底影響』話是對的，既承認胡先生的『文學史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見胡適批判下冊九六八——九六九頁）話是對的，而又說『文學如果只是民間狀態，那是沒有文學的』，這是自己的矛盾。文學既發自民間，民間是社會生活的中心，因而真正文學的發展，應該依據民間的社會生活而決定的。所謂『創造』『摹倣』，都不是個人的能力所能

左右，而是整個的社會環境所形成的，一般的文人都願意創造，但是社會上沒他們的創造條件，是不會產生有價值的創造的。因而我們不應該把『摹倣』創造歸之於文人，應該歸之於社會的條件。『請參閱胡適文存第三集四冊一零零三頁』。

『白話文學』在整個社會的發展上，存在於各個階段，各個時代，因爲『白話文學』的本身，是出自民間的語言記載，不過由於中國社會進展的遲緩，不僅民間『等米下鍋』的人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甚至因爲寫字和印刷的困難，更沒有被一般『貴族階級』記述保存的可能。然而我們就不能因爲沒有記述下來，就抹殺了他的歷史發展。尤其是『歌謠』，在人類發達之最初期的階段，即已發現。……其成爲聲音且有韻律之歌謠出現，是與人類之勞動過程有密切關聯的。……適應人們之種種行爲，歌謠也顯示着種種的特徵』。

胡先生又說：『我是個實驗主義者，向來反對『名教』；因爲我深信『名』是最可以給人用做欺騙的工具』（胡適文存三集一〇五五頁）胡先生能

反對『彝倫之所關，聖賢之所訓』的名教』，這種精神，是值得令人佩服的。不僅能在『反對名教』的場合，喊出『打鬼』的口號，並且還追求出鬼的原因，像他說：『……但我總覺得鬼的猖獗，是由於人的不努力，鬼話文學的繼續存在，是因爲人話文學的實力，還不够打倒那殘餘的鬼話文學』。（胡適文存三集一〇五九頁）

經濟的壓迫，也許壓不死一兩個特殊的天才，但大多數的作家在『等米下鍋』的環境內是不會有耐久的作品出來的』（胡適文存三集一零五八頁）

誠然『在等米下鍋』的環境內，是不會耐久的作品出來的』，這話正可以說明『鬼的猖獗是由於人的不努力』之原因，實在並不是人之不知努力，而是『在等米下鍋』的社會中缺乏推進人類努力的動力。『鬼話文學的繼續存在』，是由於當時的社會，還不能整個脫離『鬼話』生活，而適合於『人話』生活。因而在傳統的『名教』觀念包圍之下，想超越於『名教』支配之外，而創造出『人話文學』，是不可能的；正如今日的中國社會，不能產生『蘇俄的無產文學』是一

樣，雖然胡先生也說：

我們承認各民族在某一個時代的文化所表現的特徵，不過是環境與時間的關係，所以我們不敢拿『理智』『直覺』等等簡單的抽象名詞來概括某種文化，我們拿歷史眼光去觀察文化，只看見各種民族都在那些『生活本來的路』上走，不過因環境有難易，問題有緩急，所以走的路有遲速不同，到的時候有先後不同』（胡適文存第二集第八二頁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其實胡先生自己正犯了這個病態，雖然說『我們不敢拿理智，直覺等簡單的抽象名詞概念來概括某種文化』；實在『古文傳流史』的『白話文學史』的分離，客觀上就是這個主觀的直覺的表現。因此，胡先生對於文學的時代性這個觀念雖是正確的，但是在敘述上與觀察上都不斷的違反這個原則。

不錯，『白話文學史』的源流，是起自民間的『平民文學』，然而如果說胡先生所選的作品，都是出自民間的平民文學，那便是神經過敏。葉青說：……在內容上把貴族士紳的意識看爲平民意識和民間意

識。——這是他忽略理論的結果。因此，作家本是帝王，紳士，大夫的，都變成平民中人了。他一貫地附會其說，指鹿爲馬。於是由漢到唐就寫了一本『白話文學史』。而其實『白話文學史』不是白話文學史，只是白話詩史；……正因為胡先生不會把握這種內在的原因，因而胡先生對整個文學的進化，也就不能澈底。例如他在『文化進觀與戲劇改良』一文中說：

『第一層總論文學的進化；文學乃是人類生活狀況的一種記載，人類生活隨時代變遷，故文學也隨時代變遷，故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三百篇的詩人做不出元曲選，元曲選的雜劇家，也做不出三百篇。左邱明做不出水滸傳，施耐菴也做不出春秋左傳。這是文學進化觀念的第一層教訓……』（胡適文存二零三頁）

『文學進化觀念的第二層意義是：每一類文學不是三年兩載就可以發達完備的，須是從極低微的起原，慢慢的，漸漸的，進化到完全發達的地位』（胡適文存二零四頁）

『文學進化的第三層意義是：一種文學的進化，每經過一個時代，往往帶着前一時代留下的許多無用的紀念品；這種紀念品

在早先幼稚時代本來是很有用的，後來漸漸的可以用不着他們了，但是因爲人類守舊的惰性，故仍舊保存這些過去時代的紀念品。（胡適文存二零八一—九）

『文學進化觀念的第四層意義是：一種文學有時進化到一個地位，便停着不進步；直到他與別種文學相接觸，有了比較，無形中之受了影響，或是有意的吸收人的長處，方才再繼續有進步』（胡適文存二一二頁）

胡先生『文學進化史』的『第一層總論』，我認爲是對的，『第二層意義』我也可承認其部分是對的，不過所謂『慢慢的，漸漸的，進化到完全發達的地位』這句話，成爲一種純粹的自然進化論，把『新青年』之『猛力加上了一鞭』的觀念也失掉了。『第三層意義』中『前一時代留下的……紀念品』之所以不適用於後一時代，並不如胡先生所說：『因爲人類守舊的惰性』！實在是由於社會無間斷進化的關係，社會階段沒有完全分離的『一刀兩斷』的現象，一切的新與舊，都是連續的無輟的。人的惰性，並不能說明社會的關聯，反而社會的關聯，最易於說明人類的惰性。『第四層意義』，因爲受了『第三層意義』。認識不清的關係，便產生了違反進化論的『使停着不進步了』

靜止觀念。實在歷史永遠沒有停止的一天，只有速率緩急之分，沒有『走』與『停』之別，始終都是在走。所謂『直到他與別種文學相接觸，有了比較……：……方再繼續有進步』。當然，我們不能否定文學史上外來影響，或其他影響的關係？不過我們應該有個深刻的觀察，就是這一個社會對於那一個社會的影響，不是用『觀念』的方法所能收效果的。我們雖不能完全否認『觀念』影響的效果，但是我們應該進一步的知道這個效果，是由於國際的社會的交通發展而

形成的，同時，國際的社會的交通發展，又是國際的社會的生產力的說明，因而，以『觀念』的方法來說明文學史的影響！是不充足的。某種社會中之內在的物質的生產力不發達，外來影響不能適合於當時社會的需要，雖有影響，也不會引起若大作用的。正如今日歐洲文化程度，雖遠過於非洲，澳洲的野蠻民族，而不能引起大作用是一樣。但是胡先生沒有進一步的認識，就說『直到與別種文學相接觸時，方纔再繼續有進步』的不澈底的見解。

## 詩話

文 聾

本刊第十一期。文盲君所作「詩話」。據謂中國詩體的前途趨勢。律詩必歸淘汰。譯體詩亦不能大行其道。余極端承認。惟謂將來詩體或恢復周漢之舊觀。「三百篇十九首一類之舊格式」。則余認爲文盲君期許太高。依余推測。將來詩體的演變。必將古代的樂府。宋元的詞曲。現代的戲詞。民間的歌謠。四種體裁。合一爐而冶之。變成一種似樂府，似詞曲，似戲詞，似歌謠之新格式。聲韻平仄。均將廢除。「因將來恐根本上無人通曉聲韻平仄」。然多數作品。仍趨於合轍之一途。「例如戲詞中江陽轍人辰轍之類」。將來亦必產生「音節諧和」之佳章。供人傳誦。不過此種佳章。並非學力使然。乃天籟之偶然巧合。

【文盲謹按】文聾君此論。比較近於事實。余前期所談。未免希望過奢也。



## 英國外交政策之途徑

張子麟

英國係一領土最多之大帝國，其外交政策，往往因地理位置，與國民生活等關係，表現出許多特徵，尤其戰後十餘年來的外交史，更加一層複雜，其真值得吾人研究的材料，除一二名人的筆錄與日記外，大都為公私各方面，封鎖淨盡，秘而不宣，因而吾人今日，欲作一種純粹的科學研究，終屬不能，只好將研究的目標，集中於原則與辦法方面，而省略其細小節目，然後可以尋出一條真正途徑，不過嚴格言之，外交政策的原則，即是政治哲學的實現，英國自有外交以來，固早已經驗其政治與倫理的相互感應，而對於外交政策的原則，有所確立，其出發點有兩種不同，一種是關於人民的幸福，一種是關於國家的權威與榮譽，茲分別述之。

### 一、關於人民的幸福

英國外交政策，第一個原則，即是和平，在歷史上例證頗多，如一八二四年喬治甘寧任外相時，訓令駐西班牙大使，內稱「英國政策中之重要目的，在於保持世界和平，」格蘭斯頓，在其有名的外交演說中，謂「保持世界各民族間之和平幸福，應為英國外交政策之唯一目的。」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沙侯致書駐聖彼得堡大使史可德，謂「世界無論何國，很少自情感上及利益上着想，更比英國對於保持整個和平，尤為關切」，而費錫爾於論述喬治之外交政策時，亦稱「英國之最高利益，莫過於保持世界和平」，近來張伯倫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之外交會議演說中，並稱「英帝國內任何政治家之目的，

無非是保持世界和平，「一九三零年英帝國會議開幕時，首相麥克唐納宣布外交方針，開始即稱「英國在外交範圍內，最大要求，為獲取並保持世界和平，及維護英國在世界中之勢力，」綜合各時期內各黨政治領袖之意見，均以和平為英國外交政策中的基本原則。

自經濟關係言，英國為主要工業國，在其國運進展上，須有賴於商業的調劑，而商業的發達，專賴於與各國間保持正當的關係，固然一切擾動，俱足以影響商業的進行，惟戰爭更為各種擾動之最激烈者，戰爭一起，必即破壞商業無疑，再者英國為資源既持國，各國為資源未持國，各國以打破現狀為有利，而英國則以維持現狀為有利，加之戰後經濟尚未復原，近世戰費極大，又不易負擔，故無論各國，如何積極備戰？如何破壞成約？如何惹出重大糾紛？英國却始終避免武力衝突，惟一採取外交方式，以進行和平折衝，除非和平至萬一無望之時，英國決不肯輕於言戰，自內政關係言，英國工黨的勃興，與和平主義的進展，更使和平觀念深入人心，

工黨的外交政策，把和平當作第一個目的，以代表一般羣衆反對戰爭，除了工黨外，其他各黨各派，無論其為新為舊，緩進急進，總須以和平主張為其把握政權的信條，英國人民之需要和平，如果政府不把和平當做外交政策的第一個目標，則任何政黨上台，決不會支持許久，再就英國各部關係言，和平政策，更屬不可缺少，戰後英國各自治領土的權力日增，一九二六年的英帝國會議與惠斯民法規，幾使各自治領土，完全處於獨立地位，不受英國政府之約束，現在各自治領土，既與英國本部，在英國國內立於平等地位，對於外交政策之決定，具有同樣發言權，且因各自治領土在地理上之地位不同，各個利益亦異，故除採取和平政策外，實無其他方法，足以調和各自治領土相互間並其他關係國家間之感情，舉例說，如太平洋沿岸各自治領土，在地理或外交上，均與美國有密切關係，勢非與美國維持友好態度不可，設一旦戰爭發生，即足以使各自治領土之利益處於相反地位，而造成英國內部之分裂，甚至影響英美兩國國交，趨於惡化境地，一



九三三年第一次英帝國會議在多蘭德舉行時，薛西爾爵士，申述外交政策委員會意見，謂「和平爲英國最重要之利益，和平之企圖與保持，爲英國最大之利益」云云，誠然和平政策，向爲延續英國生存及安全之惟一方法，尤其在現在這種時期，戰爭一發生，便可以使英國人感到糧食斷絕的恐慌，要是戰爭擴大下去，更會引起內部的變化及英帝國的分裂，所以「和平」這個原則，在英國外交政策中所佔的地位，在戰後比較在戰前，更覺得重要。

英國外交政策第二個原則是貿易，在希臘時代，亞里斯多德曾經這樣說過，「政府的唯一任務，在於對人民保證衣食的供給與居住的安全」，這種基本考慮，自從諾曼人征服時代起，便已深入英國人的心裏了，無論講求「衣食」的供給或「居住」的安全，都得需要強有力的海軍，以保護海上貿易的發展，而後可以達到目的，並且海軍自身，也得需要海上貿易的發展，以爲其自身的膨脹，所以英國早年的貿易史，已表現了這二者相互關係的重要，在愛德華第三時代，商業艦隊，被人認爲是一種坦負，而

不是國家的資產，其後因有海盜及敵國爲害，於是一般人，漸明瞭英國安全的保障，須在海上積極樹立權威，其後政府更制定法令，特別注意於海軍與貿易之共同的發展，第一次航業法，通過於一三八二年李希第二當權時代，強迫英籍人民，無論販運出口或入口貨物，均須使用英國船，船上水兵須大部份爲英國人，以謀增強其業經大減之海軍，一六五一年及一六六零年通過之航業法，其目的更求在國際間發展英國之航業及工業，首受其影響者爲荷蘭人，按照此等航業法，商業艦隊，在一六六零及一六八八年中增加幾及一倍，海軍噸數，則由六二〇・五九四噸，增加爲一零一・零三二噸，一六七二年有一著名作家曾經說過，「英國的利益，無疑的是貿易，只有貿易纔能使我們富裕，如沒有強有力的海軍，我們會要做鄰國俘虜，沒有貿易，我們不會有英國船或英國水手」。

英國歷史有不少的例子，可以表示海軍的建造，足以引起商業的發展，而商業的發展，又足以增強海上的霸權，商業艦隊，變成了海軍第一線的預

備隊，同時商業經營，使國家財富日增，故戰時藉兵力及財富二者爲後盾，勝利可操左券，並且英國人，因以國家安全及商業發展爲政府根據，有時亦不惜犧牲和平主張，以求推廣商業，故當年曾極力反對教皇亞歷山大第六詔書所創之貿易專利辦法，在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勢力全盛時代，英國商業大受影響，亦不得不出死力以爭取商業上之自由及海上之權利，要是不打破其他國家的專利，不增加自己的海軍力量，英國人的安全與未來的發展，都要大受限制。

英國對於殖民地的政策，表示商業與國家安全兩者間的密切關係，然而商業與國家安全，都非依靠海軍勢力不可，李其蒙曾有名言，「在美洲的殖民地與印度的居留地，都是市場，市場最大的需要，是商業及國家安全，而商業及國家安全，又是海上權力構成的要素」，再言之，因爲保障國家安全，所以維護商業利益，英國的政策，是兼籌並顧的。

現在英國人需要發展海外貿易，以求維持國家

生存，較諸過去，尤爲迫切，所有茶，咖啡，蔻蔻，糖，米，以及百分之五十的肉類，百分之六十五的乾酪與牛油，百分之七十的穀類，均仰給於海外，全部的棉花，絲，銅，麻，錳，百分之九十三的羊毛，百分之九十八的錫與銻，百分之九十四的鉛，百分之三十三的鐵，百分之九十六的流質燃料，均須從外國輸入，而此類原料，對於英國工業，實屬不可缺少，因是之故，維持商業之發展，即保持國家之安全，斐爾在其「海上貿易」一書中，申述商業對於國運之重要如下。

「英國無貿易，既不能維持其工業，復不能供養其軍隊，更不能養活其人民，海軍交通之保持，實與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抵禦敵軍之侵入，處於同樣重要之地位」。

在英國政策中，商業之發展與國家之安全，有不可分割之關係，如此二者遭受威嚇，則必使英人放棄和平政策，幾百年來已如此，於茲更甚，拿破崙批評英國是一個店員國家，信不誣也。

英國外交政策第三個原則，是尊重人民公意，社

會力量之伸展，常足以影響政策之決定與變遷，在歷史上英國會因宗教觀念，加入新教國家之集團，以宗教自由相號召，十八世紀之末，及十九世紀之初，反對奴隸制度之運動，影響及於英國外交政策大為改變，自由觀念，深入英國人心，拜倫之爲希臘獨立而捐軀，史久朋之歌頌意大利統一，都是最好之例，洛蘭斯頓會稱「英國外交政策，應自「愛自由」之點出發，但英國採行議會制度，對於外交之決定，一視國民之公意以爲主張，故對於担保與制裁諸事，常爲極遲緩軟弱之表現。

英國外交政策第四個原則，是保障國家安全，欲保障國家安全，必須維持海上霸權，欲維持海上霸權，必須一方增加自己的海軍力量，另一方防止其他國家海軍力的過度發展，自從諾曼人征服英國時代起，保障英國諸島之安全，與防止外敵之侵入，早已成爲外交政策中的主要着眼點，英格蘭是一個島國，與歐洲大陸，只有「衣帶水」之隔離，在歷史上曾被侵入四次，受過不少的騷擾，千百年前，英國人即已感到海峽不但不能爲國家屏障，反足爲外人

入寇之捷徑，而防備外侵，非有強大之海軍力不可，其海軍需要之迫切，隨時勢之進展與變遷，而與日俱增，威廉第一時代，曾下令哈斯丁，羅勒，赫斯，杜浮，桑德維其等五口，備辦船隻五十七艘，每年服役期限十五日，但當時英人對於海上權力的意義與重要，猶未完全明瞭，直至與法人長年戰爭以後，始感覺海軍力之擴張，實爲絕對必要，蓋既無完善之保護，英船常被海盜劫掠，國境常被侵犯，佛蘭德方面之貿易，又常被法人截斷，痛苦至不堪言，雖一三四零年史勒之役，英國幸而獲勝，但毫未取得何種利益，至一三七二年潘伯魯之役，受西班牙人之困，尤使英人遭受重大打擊。

英國第一次航業法，通過於李却第二時，以增厚力量爲目的，一六五一年後，更對於建造海軍之方法特別注重，「英國政策之誹謗」一書，係出現於一四三六—三七年間，主張英國政策之真正程序，爲……發展商業，維持海軍，使英人成爲海上主人，該作者力倡建立強固之海軍與商業艦隊以保護國家，俾臻於繁榮與富裕之境，其結論會稱「守住海

，是英格蘭的屏藩，必如是，英格蘭始得平安」云。

自此時期以至條都皇室末期，英人均以建立強大海軍，維持海上霸權，為防禦外敵侵入英國領土之唯一方法，一六一八年所定之政策，係於強大海軍外，加上民有船隻，務使海軍力特別雄厚，足以抵禦任何國之海軍勢力。

英國需要強大的海軍以防備外患，及保護貿易，在原則上雖已確立，而海上霸權，在地方戰爭或殖民地戰爭中，尙未十分顯明，不過在歐洲大陸戰爭時，英國人對於海軍運用的見地，便分為兩派，一派主張發展陸軍，一派主張發展海軍。據伊麗沙白女皇時代一般作家的意見，認為英國利益，在於充分海上力量，尤其是培根之言論，最足以代表當時之衆意，彼稱「力能操縱海上者，一定有最大的自由，可以左右戰爭，反之，陸上最強之國家，却有許多倍之困難，」在第二次百年戰爭開始時，英國在威廉第三及莫伯雷領導之下，政策一變為充實陸軍力量，雖未使外敵侵入，而戰爭之利益，並未充分獲得，李其蒙論此役之結果，謂「經過十八年戰爭，……

：帝國未能如以後時期一樣的進展，反言之，却見英國的殖民地被人攻擊與蹂躪，英國的貿易遭停頓，英國的商船受損失，到後來，只賸下一個精疲力倦的不列顛」。

在拿破崙戰爭時代，英國再變為依賴海軍政策，陸軍則在最有效之場合，有限度使用之，例如用之於西班牙方面是也，一八一三年威靈頓說：「假如任何人欲知該戰爭之歷史，我可以說是由於海上的優勢，使我有維持陸軍的力量，而敵人則不能，」此種政策之效力，亦見諸一八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威靈頓致貝厚斯之牒文中，「如保留三萬兵於半島之戰場上，英國政府在五年內，須使拿破崙調用其勁旅二十萬人」。

不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中，英國對於此種政策，並未繼續採用，復又變為主要陸軍國家，故其結果又使英國陷於精疲力倦的境地，關於一九一四—一八年戰爭與過去諸戰爭之異同，莫勒有結論，謂「吾人應明白在過去戰爭內，其所以成功顯著，損失較少，戰爭之距離較長，而國力之消耗亦較少者，

由於吾人保留大部分精力於海戰以內，未參加大陸上之主要戰爭，使用與大陸列國相等之陸軍，而一九一四——一八年戰爭，則情形不同也。」

要之英國策畧之成功，有賴於強大的海軍以操縱海上，務使海軍實力足與任何國家敵對，不但保護本國商業，並可封鎖敵國貿易，尤可援助陸軍作戰，爲此種需要，故英國人歷來反對海上自由論，每遇海上霸權遭受威脅時，即不惜出死力以爭之，大戰後，英國雖放棄海上霸權，宣告與美國平等，然仍主張保持其海上權力之優越地位與自由運用，以作保護國家安全之惟一方法，關於軍備之縮減，英國政府，每以維持一強國之海軍，足以與任何國之海軍力相比爲其中心思想。

## 二，關於國家的權威與榮譽

英國外交政策，除維持海上霸權外，則爲使低地不受任何陸軍國或海軍國之支配，蓋英格蘭南部海口地形較高，臨海峻壁嶙峋，船隻不易登岸，兼因水深的關係，本國艦隊可預伏於沿岸附近，以截擊犯境之敵軍，東部海口則不然，地形低而水亦不深，

敵艦易於登岸，本國艦不易於阻止，泰晤士河，雖爲英國商業孔道，亦爲外人入寇之捷徑，如果在外人順風英人逆風之時，則一日之內，即可抵英國境內，使英人措手不及，英人爲挽救此種缺憾，每需要在歐洲大陸據一海口屯軍，以備隨時應援之用，如蕩寇略，加勒，福來興，伯烈爾等地，均被英人輪流採用，後世稱爲英格蘭之鎖鑰，再者低地諸海口之商業繁盛，對於戰略上之重要性愈爲增加，而席爾得，麥斯，萊因諸河入海之口岸，商業特別繁盛，英人爲自身利益着想，絕不欲任何强大海軍國或陸軍國，操縱此等海口，假如低地海口受外人操縱，則自此等海口遣一強有力之艦隊出發，不但攻入英格蘭的腹心，並可影響到英國全面的海口霸權，因此之故，英人常不惜出死力以求避免此種危機。

低地的範圍，且包括荷蘭與比利時在內，荷蘭至今日，已無多大問題，而比利時則不然，在十九世紀時，英人主張比利時不應受德人或法人之約束，一八三零年，英國並援助比利時獨立，至一八五零年，法國乃向德國提議，以贊助德國統一爲條件，

由法國合併比利時，惟法國之經營比利時，至一八七零年即止，以後圖向比利時發展者爲德國，大戰時，德國之侵入比境，乃爲其預定之計劃，汽船發明後，在英人眼中觀之，使低地海口在戰略上更形重要，因爲潛水艇可自低地襲擊英國商船，同時轟炸機及重砲之來襲，亦至堪虞，故一九三四年七月三十日，首相鮑爾溫在下院演說：「吾人決不能忘：……自從飛機時代開始，英國的舊邊境，已成過去了，須知以後防守英國，不在杜浮的巖壁，而確在萊茵河畔，」鮑爾溫此種主張，成了一時名言，保障萊因現有的局勢，就是要保障荷蘭，比利時的安全，也就是英國人的實在利益。

英國對於歐洲大陸的外交政策，是保持權力均衡，在歐洲大陸的強國，有法蘭西，俄羅斯，奧大利，普魯士，後來增加了意大利，因種種關係，此等國家，不能互相合作，故沒有一個權力獨盛的國家出現，結果遂變成了權力均衡的局勢，本來均衡制度，英國慣用於政治方面，却不想在外交方面，也同樣可以運用，英國握着均衡的樞紐，以維持歐

洲大陸的局勢，直到十九世紀結束時，始終站在大陸圈外，一面對歐洲各國作担保，一面採行其孤立政策，有權利而無義務，此種態度，現在美國所要仿效的頗與同樣，而且均衡制度，非常有效，在十九世紀內所發生的戰爭，如意大利統一戰爭，德國與丹麥戰爭，普法戰爭，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以及其他一切，英國都袖手旁觀，沒有參加，在戰前，英國只作過三次担保，一次是担保比利時，一次是担保希臘，一次是担保挪威，不過英國之一面「担保」一面「孤立」的政策，在過去亦受過三次的威嚇，第一次是德國擴充海軍欲與英國爭雄，英人並反詰德人說：「德人已在陸上稱雄了，何必又要到海上張牙舞爪？」第二次是美國的勃興，接着又加一個日本，第三次是在南非戰爭期中，充分暴露了孤立政策的危機，英國首先欲與德國合作，雙方熱心者，且大談其英德同屬於條頓人種之論調，但終久沒有成功，在遠東，英國恐俄國勢力之伸張，因與日本接近，而締結日英同盟，英國以後又與法國成立協約，首先解決英法兩國在埃及與摩洛哥之糾紛，於是與

法國關係，日見親密，英國在十九世紀之政策，是把世界分作兩部分，一為亞洲的，一為歐洲的，雖戰後「國聯」成立，英國政策趨於擁護「國聯」之一途，而「權力均衡」之觀念，仍存在於一般英國人腦海中。

往東方之舊航路，是經過葡萄牙，摩洛哥，繞好望角，以達到印度洋，新航路則取道蘇彝士運河，該運河之安全，殊不若戰前之安全，自英國出發，須經過直布羅陀，摩爾塔，蘇彝士，亞丁，以達印度洋，因而英國與葡萄牙，希臘，埃及，伊拉克等關係國家，保持特別聯絡，同時該運河是英國內部交通的咽喉，到印度，到澳洲，到新西蘭，到其他東方各殖民地，都非由此經過不可，所以英國極力保持巴力斯坦代管地，深恐他國之奪取，有碍於交通安全，英國人之不能讓他國支配蘇彝士運河，正與美國人不能讓他國支配巴拿馬運河一樣。

戰後英國在大西洋內，雖放棄了海上霸權，採取英美海軍對等規則，但在其他區域內，仍具有莫大優勢，為要把守北海門戶，曾與挪威發生特別關係，為要達到波羅的海，又與丹麥發生特別關係，一

九一一年基爾運河開放，英人甚不滿意，故於戰後凡爾賽和約內，有該運河自由使用之規定，關於黑海及韃靼海峽，十九世紀內英國「外交政策」中之焦點，是要封鎖黑海，不許俄國艦隊駛入，以防其侵入地中海方面，澳洲及新西蘭，因地位遼遠，尚無安全保護，故新加坡築港政策，遂促成實現，在一九一四年前，英國人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仇敵，一切政策，全自個人主義出發，所獲的只是利益，但現在的情勢是兩樣了，茲將大戰的結果，分「技術」與「政治」兩方面述之如次。

(一) 技術方面，大戰以前，人類在戰爭中所受之震動，尚未復原，從無人料到戰爭包括各重要國家在內，具有世界性質，奧大利最初，認為戰爭將僅及於塞爾比亞一地，因該國在若干年前，被吞併一次，初未引起其他國家戰爭，但事實上適得其反，軍事及工業，在戰時所合併而產生之結果，使人明瞭戰爭，不僅為兩軍之對敵，亦且為各種資源之抗衡，工業發達及經濟組織健全者，始有較長之持久力，資源與軍備，顯然發生密切不可分之關係，影

響戰後各國之「經濟政策」至大，使各海軍國家之地位益見重要，尤其在空軍發展後，人類權力之角逐，除海陸外，尚有空間，致使戰爭中更加一純粹的新原素，世謂「古今戰爭不相同」，此語誠然不錯。

(二) 政治方面，政治的結果，有以下數種。

(1) 愛爾蘭的獨立，經過多年的糾紛，在戰後已獲得解放，雖然整個問題尚未完全解決，但不過為時間問題耳。

(2) 英國戰後實力，較諸戰前為弱，且更捲入歐洲大陸之漩渦中，欲求保持原來之孤立政策，實屬不可能，如萊因非武裝地帶之設立，殆與英國國土之安全，有直接重大關係。

(3) 英美海軍對等之問題，在戰前英國早已保持海上霸權，抵抗德國在海上之戰爭，即在戰後議和時，薛西爾於其致浩斯之函中，仍舉「海上霸權」與「國際聯盟」相提並論，足徵海

上霸權之觀念，如何深入人心，但戰後居然與美國成立妥協，其意義之重要與成立之不易，殆可想見。

(4) 美國由負債國一變為債權國，地位優越，為其他國家所不及，日本地位亦較戰前猛然進展，因而日美間之關係，成為主要問題。

(5) 一九一九年之政治結果，十九世紀之自由主義獲勝，專制政權之顛覆者不少，而代者即為民主政體，東歐方面高唱民族主義，德國，奧國，俄國，土耳其等國體均有變更，風靡一時者，為議會民主政治，此在英國歷史上，殆可謂為第一次的機會，使英國人得以與其他重要國家，在同樣的政治組織下，謀原理的基本合作。

一九一九年討論組織「國際聯盟」時，衆議紛紜，莫衷一是，英人主張「國聯」以戰時組織為基礎，担負



戰後之建設，必須具有收拾戰後殘局之權力，曾與法國聯合建議，但未得美國同意，戰爭休止後，中歐及東歐陷於混亂狀態之下，「國聯」不得稍展其力以謀救濟，其後「國聯」雖正式成立，亦不過爲一有名無實之機構而已，據英人意見，「國聯」原係世界合作之組織，其要點在於，（一）將往日歐洲之協調制度加以組織，以推廣於全世界，（二）國聯組織內，包括常設秘書廳及定期會議，（三）國聯內不但大國有地位，小國亦有之，大國之權在行政院，小國之權在大會，大國與小國關係之比較，即權力之實際分配，（英人原意使行政院有實權，而大會則爲批准之機關）（四）其他工作，如和解及調停諸事，應交由國聯辦理，此從政治哲學上觀察，英人之主張，與威爾遜總統之主張兩樣，英人以「國聯」爲各國自動合作之機關，宜任其逐漸發展，不宜於最初即以重大責任委托之，結果「國聯」成立，美國之拒絕參加者，適與英人預期相反，可見各大國間之真正協調，終屬不可能之事，蓋十九世紀時代，政治與經濟，顯然分爲兩途，外交則屬於單純的政治範圍

，欲求各大國之合作甚易。而戰後情勢變遷，政治經濟，完全混而爲一，加以各國之利害關係不同，「外交政策」亦異，故其合作甚難也。

一九二零年美國返還於孤立政策，使各國不得不採取部分的協調政策，華盛頓會議關於遠東問題之決定，即係適應特別需要，其後締結羅迦洛條約，英人認爲該條約可以解決各項，（一）歐洲空氣轉變，促進各國間之友好與了解，（二）戰後新興國家，增高關稅壁壘者甚多，國際貿易，呈矛盾現象，因而可以改善此種經濟環境，（三）漸次解決和約內所發生之政治問題，（四）縮減軍備，以上四者互相因果，必須同時處理，蓋英人甚希望西歐無事，如各國常處於混亂之下，則英國貿易即無法推進，該條約德，法，比三國之相互關係，（一）免去戰爭，（二）用強制裁判方法以解決一切糾紛，（三）萊因區域之撤廢軍備，英國對於該條約，負有担保德，法，比三國邊境不受武力侵犯之義務，不過各自治領地，如坎拿大，澳洲等，對於該條約之解釋，則與倫敦政府稍異，認爲其所負擔之

義務較小。

關於遠東問題，英國之政策，（一）防止帝國內部對於遠東之意見參差，力求倫敦政府與各自治領地政府採取一致行動，尤其澳洲，新西蘭，坎拿大，三自治領地，處於太平洋，與遠東關係密切，故對之特別注意，（二）與美國取切實聯絡，（三）對日本及中國，均保持友好關係，中國為良好市場，日本為世界強國，且為其舊時同盟，但有一點應注意者，英國外交部常受在華僑商意見之影響，致使所謂「上海頭腦」者，不時支配英國之遠東政策，英國人初來東方時，首先與俄國聯合，不成，繼與德國試行接近，又不成，乃與日本締結同盟，以保障在東方之利益，其後英帝國會議內，決定將「日英同盟」一度中止，而重行締結之聲浪，迄今猶高唱不絕，華盛頓會議，英國藉口和平，除限制軍備條約外，關於太平洋上自治領地之條約以及中國之條約，均有所締結，但所謂部分協調政策，在遠東方面，自「一九一八」事件而後，即已真情暴露，在歐洲方面，則自萊因河武裝事件發生，已無部分協調之可言，固不必待意大利之進攻「阿比亞尼亞」而後知之也。

英國外交政策中，包含經濟成分極重，其基本原则中之和平與貿易，惟一着眼於經濟力量之獲得，不過戰後經濟環境，與十九世紀不同，十九世紀

所採之制度，為經濟的國際主義，顯然獲得貿易進展，移民自由，投資便利等效果，而戰後情勢大變，不但使過去制度趨於崩潰，即過去思想，亦根本發生動搖，亞當，司密等學說，已不復有人奉行，所有過去以海上霸權維持商業霸權以英蘭銀行管理金本位制度，種種偉大事業，在戰後均無法維持，因工業在戰略上之重要性既增，而國家經濟政策亦隨之轉變，遂漸次傾向於自給自足之一途，經濟組織與工廠等，無形中化為軍備之一部分。

綜合言之，英國的外交政策，可以分作四期，（一）一八一五年—一九零四年，海上霸權之奠立，歐洲糾紛之避免，保持自由行動之權利等，皆為此期內之特徵，（二）一九零五年—一九一四年，此期內之政策為小心謹慎，力謀守成，（三）大戰時期，企圖與美國密切合作，並計畫就同一政治理想，以產生一種政治制度，換言之，即擬推廣議會民主政治於其他國家，（四）戰後時機，「締結華盛頓條約」與「羅迦洛條約」，希圖保持一部分之協調，但該兩條約，均先後被毀棄。

最後可引莫勒之言，以解釋外交政策，「吾人所謂之外交政策，不是一簡單之事，而是各種不同的利益與觀感所調和的結果。」



# 廬山新記

唐寧盒

昔慧遠大師，棲隱東林，作廬山記，雖寥寥短篇，簡而能折，學者稱之，顧自遠公迄今，又千數百年，歷史變遷既繁，山容情態亦異，不有紀述，曷謂來茲，斯篇所述，內容計：

- (一) 緒言
  - (二) 廬山之概觀
  - (三) 廬山之歷史
  - (四) 廬山之勝蹟
  - (五) 廬山之風景
  - (六) 特嶺開發之經過
  - (七) 餘記
- 都七章，名曰廬山新記，凡萬餘言。

## (一) 緒言

匡廬昔爲高士名僧幽棲之處，近年以來，中外要人咸集，茲山遂益爲世人所注目，爭欲述其風景，徵其歷史，以饜游人之望，自來作廬山遊記者多矣，遠之若黃梨洲，洪稚存，徐霞客，近之若黃季剛，胡適之等，皆有紀遊之作，究之以三數日之

時光，紀此千岩萬壑磅礪偉大之名山，匆匆過眼，草草點筆，文字雖工，真面莫肖，余自民十以還，厭倦世事，結廬香爐峰下，十五十六兩年，山居授徒，再閱寒暑，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一切奇情異態，領略頗多，客愆追憶，泚筆記之，雖綱目疏闊，要所述者經過長時間之體驗，或有異於淺嘗膚受，輕薄爲文者耳。

## (二) 廬山之概觀

廬山位於九江城之南，週遭三百餘里，綜其形勢，特點有五：(一)無主峯，凡域內名山，例有主峯，如衡山之祝融，泰山之日觀，華山之三峰，(玉女，白蓮，落雁)，終南之秦嶺，皆特立矗出，一覽皆小，惟廬山則不然，遠公記稱「廬山爲七峯合

成」云云，雖未列舉峰名，然形勢大致近是，蓋廬山諸峰，高度相差無幾，（漢陽峰最高，比他峰亦祇高二百餘英尺），故諸峰鈎連環互，孰主孰賓，實難爲嚴格之區別，如現行委員制，假定七峰爲漢陽，大月，五老，大林，雙劍，上霄，香鑪等，俱爲委員，漢陽峰勉可稱爲主任委員，尙不够稱委員長，若云大君首出，則未能也。（二）無眞面，廬山惟無主峰，故無眞面，假定在九江南望，祇能見雙劍峰，及其附屬之吳障嶺，並大林峰之一角，漢陽大月之一尖耳，在沙河德安東望，祇能見香爐峰全部，大林峰一部，他無所見也，在建昌（今改名永修縣）北望，祇能見大小漢陽峯，及上霄峯一部，他無所見也，至若泛舟彭蠡，或巡行星子間，則但見五老之矗立，及其附屬之太乙峯，暨漢陽峯之一部耳，此全部眞面，不容窺見者，至若一部分眞面，亦不容易窺取，東坡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峯」，廬山確有此種光景，蓋廬山諸嶺，廻環互抱，遠觀得其一部，若峯然，近觀得其全部，則橫亘成嶺耳，又橫看爲立體，故成峯，側看爲臥體，則成嶺，究廬山形

勢，任取某一部分，莫不如是，此廬山一部眞面亦不容易窺取，故曰無眞面也。（三）岸然獨立，凡域內大山，必與他山相連，綿延千里，或數千里，如南部之五嶺，江淮間之中條山脈，北部之王屋太行，橫絕大漠，東有陰山醫無閭，西有祁連天山，皆橫亘數省，若廬山則不然，山爲三角形，北爲大江，東南爲鄱陽湖，西爲平地，南潯鐵路經過於此，故廬山絕不與他山相連，岸然獨立，全山上下，大路四，小路一，他無小徑，爲軍事上之絕地，股匪不能嘯集窩藏，以其不能旁竄也，故廬山治安，最易維持，歷史上亦無結砦稱兵梗命者，實受獨立之賜。（四）多瀑布，廬山雖衆嶺環抱，然盡頭處，多不相連，往往絕巘凌空，深淵陡落，故瀑布多，而極峻美，最著者，一曰馬尾水，馬尾水有三，山北一，由雙劍峯直下，爲北馬尾水，開先寺東西雙瀑，爲雙馬尾水，山南歸宗寺旁之瀑，爲南馬尾水，究其形勢皆如匹練懸空，遠望若白馬尾然，故云然耳，一曰三疊泉，由大月山五老峯兩峯間直下，爲三疊泉，一瀑分爲三截，自高而下，若斷若續，

至爲美觀，一曰玉淵潭，由五老峰直下，至棲賢橋，瀑大而響巨，匯爲玉淵，抑亦奇景，其他方面，若黃家坡，黃龍潭，竹林窩，石門淵等瀑布，在他山或爲偉觀，廬山則么麼耳。（五）雲氣變幻，世稱衡山雲海，爲殊景奇觀，然衡山雲海，惟登祝融絕頂始見之耳，如在山麓，或其他次峯，則身處霧中，遠望近觀，皆模糊一片，若廬山，則隨處可見雲海，高下側欹，白波蕩漾，其大者，潮頭陡起，瀕洞全涌，驚駭萬狀，無論山麓峯巔，皆可賞此奇景，而且膚寸成雲，隨地湧現，往往剎那間，彌漫山谷，一轉瞬復散爲萬殊，異狀殊態，如美婦搔首，老人磬折，巨艦橫空，猛虎躍淵，或如錐，如畚，如筆架，如枕，如屋，如虬枝，如雪獅巨象，倏起倏滅，不逾分秒，此尤獨有之奇觀，仙都之麗景也，凡上所述五點，非深心人不能領受，亦非較長時間不能理會得來。

### （三）廬山之歷史

凡山之構成，塊土頑石耳，其揚聲宇內，號爲名山者，不在有磅礴雄闊之氣勢，尤貴有深遠偉大

之歷史，域內名山，多爲佛化所寄，或爲仙蹟所託，如地藏之於九華，觀音之於普陀，文殊之於五臺，普賢之於武擔，忍師之於馮茂，道信之於破額，以及劉晨阮肇，天台遇仙，黃帝廣成，崆峒講道，大都山以人傳，名由事著，迹象既簡，靈氣未昭，惟廬山自匡俗兄弟開山以來，仙佛聖賢，高人逸士，名流學人，至於帝王棲阮，外教託跡，不拘一格，紛然雜陳，所受既多，光榮特異，畧陳大概，如晉代慧遠結蓮社於東林。

慧遠，幼而好學，博綜六經，尤善考莊，宿儒先進，莫不服其深政，一日聞沙門釋道安講般若經，豁然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批糠耳，遂落髮委命受業，安嘗臨衆數日，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後隨道安南遊漢沔，適安爲襄陽太守朱序所拘，乃分張徒屬，各隨所往，遠乃與其徒適荊州，居上明寺轉之隱陽，見廬山開曠，可以息止，乃築室東林，嘗謂佛教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既而聽塵謹律之士，不期而至者，慧永，慧持，道生，曇順，僧叡，曇恒，道暉，曇議，道敬，佛馱耶舍，（此云覺明）佛馱顯陀羅，（此云覺賢）名儒劉遺民，張野，周續之，張銓，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亦稱蓮社。

道生涅槃於西阜。

竺道生幼隨竺法汰出家，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初入廬山幽棲七年，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乃與僧叡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關中僧徒咸仰神悟，嘗喟然嘆曰，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鮮通圓義，若得筌忘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旋以論涅槃經爲衆所逐，南還至虎邱，聚衆石說法，石爲點頭，元嘉中仍回廬山，一日升座談法，將畢，衆見塵尾紛然墜地，憑几而化，宛若入定，後葬於廬山西阜，初僧肇注維摩詰經，世鮮玩味，生更闡深旨，爲維摩詰經義疏，爲世傳誦。

### 董奉結迹於杏林。

董奉，三國時人，居廬山，有道術，爲人治病，不取值，治愈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後，蔚然成林，杏熟於林中作倉，語人曰，欲買杏，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納倉中，即自取杏一器去，或置穀少，而取杏多者，輒有虎逐之，每年貨杏得穀，以濟貧乏。

### 修靜習道於簡寂。

陸修靜早爲道士，置館廬山，與慧遠淵明爲友，宋明帝時，召至建業，設崇虛館以居之，乃會儒釋之士，講道華嚴寺，後固請還山，不許，泰始三年卒於京師，賜名簡寂，後人即其所居山館，爲觀，名簡寂觀。

### 周顛潛踪於竹影。

明初太祖與陳友諒相持於鄱陽湖，嘗戰劇，舟將覆，周顛拯

之，入他舟，獲免，太祖德之，令優遇，顛一日不告而去，遁跡廬山，太祖求之不得，作周顛仙傳，建碑，於白鹿昇仙臺故址，作亭覆之，後人稱御碑亭，並於其常棲止處，建竹影寺，書「竹影疑踪」四大字，今寺已燬，四字尙存。

### 則仙佛之遺也，若右軍捨宅。

晉王羲之故宅，在山南金輪峰下，適有印僧達摩自西來，羲之捨已宅處之，後人即其地爲寺，名歸宗，今尙有洗墨池。

### 淵明歸隱。

陶淵明潯陽人，大司馬侃曾孫，少有高志，居廬山南之栗里，與周續之，劉遺民並稱潯陽三隱，慧遠結蓮社，邀淵明，以不設酒，嘗攬眉入社，偃蹇徑去，自以先世晉宰輔，恥屈身異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出仕，元嘉四年卒，稱靖節先生。

### 太白香山，息影巖阿，後先繼軌。

李太白讀書堂，在五老峰北，今遺址無存，白樂天以言事件執政，出爲江州司馬，作草堂於香爐峰北，樂天詩所謂香爐峰北而，遺愛寺西偏是也，又卽草堂鄰近，爲池以養魚植荷，有詩云，紅鯉二三寸，白蓮八九枝，繞水欲成徑，護堤方挿籬，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

### 則高士名流幽棲之盛軌也，至於宋代，朱晦翁講學於白鹿洞。

朱熹字元晦，淳熙中知南康軍，至郡引進士子與之講論，奏

建白鹿書院，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爲學規，遠近垂者千人，爲學得濂洛真傳，一以居敬存誠爲主，金谿陸九淵兄弟，亦時來講學，弟子親受其傳者，黃，韓，蔡，沈，最知名。

### 明時王陽明養晦於天池。

王守仁，餘姚人，爲學以致良知爲主，正德時巡撫南贛，以偏師定宸濠之亂，時倭人朱彬懲意武宗親征，擒濠致敵獻俘，守仁斯時憂疑萬狀，羈滯廬山逾月，靜候朝命，嘗夜宿天池寺，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賦詩云，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岩頭雲，却向人間作風雨，其言蓋有諷焉。

皆一代大儒高躅所留也，若李唐玄宗，棲隱於開先，——南唐元宗李璟，晚年遷都豫章，築室廬山以居，而留太子李煜，鎮金陵監國，後人即璟所居，改建開元寺，今名秀峰寺，爲廬山五大名刹之一，——道署外僑，齋集於牯嶺，——詳見第六章中，則尤他山所無，而廬山所獨有者也，若夫名儒學子，騷人遷客，遊踪蒞止，乘興登臨，或流連宿信，賞翫山景，形諸歌詠，其尤著者，若漢司馬遷，——史記載司馬遷南游江淮，登廬山，望禹跡九江，——劉宋謝靈運，——往來廬山最久，投遠師門下，有游山諸什，——梁劉慧斐，陳張正見，隋蘇資，唐李

珉，李渤，會隱居鹿洞，後出判處州，——陸羽，宋周敦頤，——會知南康軍，有善政，——陳舜俞——監南康酒稅，會爲廬山志，——李常——字公擇，少嘗讀書五老峰——蘇軾，——嘗因訪李公擇，在山流連多日，——黃庭堅，——與李公擇唱和，——王十朋，——元鮮于樞，——著廬山志，——明胡居仁，——主白鹿洞，銳意教士，昌明正學，——程敏政，——知南康府，多善政，——李夢陽，——提學江西，遍歷廬山諸勝，清理淵明墓田，——羅洪先，——服膺陽明之學，會居廬山，作廬山志，——桑喬，——作廬山志，——王一耆，——明末國變，遜迹廬山，——黃宗羲，——會游廬山作游記，——清宋犛，王士禛，查慎行，施閏章，——均有遊廬山詩，——洪亮吉，袁枚，徐霞客，——均有遊記，——清末王以愨，易順鼎，——均築室廬山，——謝章铤，——會主白鹿書院，——康有爲，黃侃，——會數遊廬山，——其他更僕難數，大抵廬山在魏晉六朝時，高僧畢集，同時高人羽客，相與往來，唐爲詩人騷客所游觀，宋明爲理學名儒所棲隱，降及近代，爲外僑所萃居，以造成偉大光輝之歷史，誠哉其莫之與京

也。

(四)廬山之勝蹟

廬山勝蹟，隨處皆是，綜其大體，可分爲三部，(一)山西北部，(二)山中部，(三)山東南部，今就三部分別縷述，維舊志載廬山範圍過廣，併九江，星子，德安各城內外名蹟，均劃入廬山範圍，微嫌不當，又記載古蹟，多引神怪之說，亦屬浮夸，新志(吳藹林主編)記載，偏重考據，援引繁蕪，往往絕無此地，而撮叙紛如，不能動觀者之興趣，茲力除以上三弊，敘述自山西北部起，由九江城約二十里至蓮花洞，上山至月弓壑，已登高處，俯視江流如帶，潯城如盂，隔江望黃梅五祖四祖諸山，若屏障，由此再上，勢略平，已近牯嶺，至山之中部矣，(詳見下述)由九江行，距蓮花洞三里許，略轉西，爲蛇岡嶺，山行委婉如長蛇，故名，過嶺行五里許，爲太平宮，宮爲唐明皇所建，舊名九天使者廟，後改今名，廟雖頽燬，然規模尙存，尤可想見昔日之宏大，廟前有大小塔各一，土人名婆媳塔，傳有婆媳均守節，各造一塔，以爲紀念，再西

南行，至東林寺，遠公卓錫處，林木茂密，寺前有雁門街，以遠公爲雁門人，故名，當門有小溪，即虎溪，傳遠公送客，不過此溪，一日陶淵明陸修靜往訪，遠公送之，越過此溪，寺虎呼嘯，三人大笑而別，後人有「虎溪三笑圖」，寺內有遠公塔，以細石砌成，極工緻，廟漸頽廢，舊傳神運殿，今已無存，距西里許，爲西林寺，爲慧永道場，有塔一座，人稱西林塔，東林上爲香爐峰，由東林上麓，行經省立林場，地稍平衍，香山草堂，疑即此處，再上爲繡經臺，傳爲謝靈運繡經處，再上即大林峰北面，至崇雅村，入中部，由東林寺南行十餘里，爲錦繡谷，在佛手岩之下，略轉東，上行至石門澗，山之中部諸水匯於此，再上漸近天池，有王守仁畫廬山高石坊，再上爲御碑亭，明太祖御撰周顛仙傳書於碑，以亭覆之，南行經鹿角至天池塔，塔爲宋韓侂胄所建，民十六年唐生智柝卸改建，南爲天池寺，山嶺有池，四季不涸，池有小龍，長一二寸許，蜥蜴也，附會爲龍耳，寺之前有捨身岩，右有文殊臺，可觀佛燈，王守仁夜觀佛燈詩，老夫高臥文殊



臺，柱杖夜撞青天開，撒落星辰滿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南有擲筆峰，鐵船峰在其前，有靜觀亭，近人許世英所建，鐵船峰舊不知名，民國二十一年許世英撥款修路，直到峰頂，建亭名靜觀，可望石門澗瀑布，遂爲山北勝地，由九江經吳障嶺，經九峰菴，馬尾水，雙劍峰，吳障嶺，西有虎山，有石如虎，有鷹嘴崖，亦取形似，有天花井山，雙劍峰有太乙宮，即董奉植杏處，由此北趨，可達蛇崗嶺官道，山之中部，宜以牯嶺，及其四周五七里之地當之，自北向上行，由月弓壘過好漢坡，達小天池山，小天池有房屋二十餘棟，爲湘人梁煥奎所開闢，可以望遠，可見鄱湖帆影歷歷，孤山如畫，由此南行，有二路，迤東行里許爲蓮谷，耶教青年會會員出資所建，房屋數十家，皆耶教徒，由此南行，踰嶺爲長衢，今名河東路，舊西人避暑地，又迤東沿山邊行，約三里許，爲牯嶺正街，街東口爲河東路，西口爲河南路，稍下爲大林路，西南二里許，至大林寺，爲佛教會所新建，釋太虛常講經於此，迤西爲花徑，白香山咏桃花處，一詩云，人間四月

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嘗恨春歸無覓處，不知竟向此中來，一近人建景白亭，陳散原作記，左近有游泳池，有弔橋窪，壁立千仞，下臨深淵，由河南路南行，上有松樹嶺，南爲醫生凹，鄂人萃居於此，由河東路上行，經女兒城，大校場，大月山，恩德嶺，麥社山，約四十里，至三疊泉，有屏風九疊，與泉相望，奇景也，由河東路稍迤南，上行，北爲七里衝，五老峰之背，三疊泉上源也，南爲九奇峰，爲荆竹坪，中爲含鄱嶺，由河東路迤南行，上經虎吼嶺，至蘆林，游泳池在焉，下經火蓮院，沿山行，至黃龍寺，寺有寶樹二，高十餘丈，黃龍附近有將軍山，雲屏峰，南連荆竹坪，北達蘆林，江西省林場，於此造林，由荆竹坪而上，有仰天坪，舊有雲中寺，後爲同善社改建新式房屋，其地四山環抱，中有平原百畝，水源極旺，可種植，再上，則大漢陽峰巔矣，綜計山之中部，即牯嶺，及其左近，有新式房屋千數百棟，爲全山精華所萃，其發展經過，詳第六章中，山之東南部，由含鄱口直下，石級數百，經太乙峰，有息肩亭，右爲太乙村，粵

人曾晚歸古厓冰開關，現聚居者十餘家，村居太乙峰之陽，風景幽勝，再下至棲賢寺，寺居石人峰下，五老漢陽二峰，分峙左右，有玉淵潭，棲賢橋，潭在寺東數百步，諸水合流奔注，驚波噴空，直瀉而下，棲賢橋即金井，亦名三峽橋，俗名觀音橋，橋作於宋祥符間，距今九百餘年，工極偉大精邃，西人每艷稱之，棲賢偏北爲五老峰，五峰矗立，如五老然，李白謂奇特爲天下第一，峰下二十里，崛起一山，衆山環之，爲白鹿洞，白鹿書院在焉，白鹿洞南唐建國學，朱子奏設書院，歷代踵修，規模宏闊，至清宣統時，始改建學校，書院東北約十餘里，爲海會寺，山南五大名刹之一，明萬歷年間建，咸豐燬於火，光緒時僧至善募化重建，由海會寺迤南有五乳峰，峰如五乳然，有五乳寺，黃梅汪中丞可受，有五乳寺記略，云慈山禪師卓錫處，其上爲七尖山，亦曰七賢峰，其北爲慶雲峰，有萬杉寺，唐爲慶雲院，宋稱慶雲寺，仁宗賜金成之，寺僧手種萬杉，故亦名萬杉寺，寺內有散珠泉，作亭覆之，舊多岩刻，今漶漫矣，由棲賢南下十餘里，爲

開先寺，亦名秀峰寺，南唐中生讀書臺在寺後，世以爲後主煜者，誤也，臺下今有二碑，（一）黃庭堅所書七佛偈，（二）王守仁書平宸濠題識，均可寶玩，寺右數百步，有青玉峽，有二瀑，名東瀑西瀑，均甚峻美，山南部諸峰最高最著者，爲大小漢陽峰，上霄峰，金輪峰，大漢陽峰巔平曠，有喬木，干霄出雲，窈不見底，雖六月亦寒慄，其西有小五老峰，一峰而岐出者五，甚肖五老峰，上霄最高峻，秦皇漢武皆登臨，以其上與雲漢相接，故曰上霄，劉刪詩，「秦皇瞰宇宙，漢帝上旌旄」，即指此，其南爲金鷄峰，一支南行，崛起一山，橫亘曲抱，陸修靜簡寂觀在焉，迤南爲金輪峰，峰下爲歸宗寺，歸宗亦名瞻雲，傳爲王羲之故宅，達摩自西來，羲之捨宅居之，因以爲寺，清康熙時，迦陵國師南來居此，大修殿宇，禪堂宏闊無比，咸豐兵燹，同治光緒時，僧荆壁，修梅，先後重修，然已難復舊觀矣，有藏經，國師塔，迤西南有柴桑山，晉柴桑縣，陶淵明寓居於此，有栗里，醉石，靖節墓，又距歸宗四里許，有溫泉，去德安縣治二十里，泉鑿石爲

池者五，南一池極熱，手不可探，他四池稍溫可浴，再西爲隘口，則爲平疇，近南潯路線矣。

### (五) 廬山之風景

域內堪爲避暑地者多矣，若莫干，若鷄公山，若青島，北戴河，其景物俱遜於廬山，以大體言，莫干鷄公，遜其雄闊，青島北戴，無其幽深，且廬山風景，四時宜人，春夏之交，紅杜鵑滿山，嫣紅無際，夏秋之交，菊花盛開，隨處繁茂，此菊土人謂之野菊，此間人謂之九江菊，中山公園有此種，最易長養，其他奇景，隨處皆是，載之名人歌詠者，大要有三，一觀海綿，(即雲氣)，查初白有五老峰觀海綿歌云。

(上略)初看白練生樓賢，樹梢薄掛兜羅綿，移時騰湧覆八延，四傍六幕一氣連，滔滔滾滾浩浩然，混沌何處分坤乾，近身扁石履一拳，性命危奇不測淵，陽烏漸撲光倏穿，饑蛟倒吸無留涎，以山還山川自川，五老依舊排蒼巖。(下略)

### 二，嚴冬觀雪，如陳散原詩云，

暖候嘯高風，巖槽卷餘霰，隔晨露四垂，黯黯天地閉，裂縫暫奏開，飄雪亂凝眸，徧挺瓊樹枝，亦擁琉璃砌，松葉張婆娑，爛綴鶴鬢秀，寒啼動瑤境，遠影滅鴻逝，聲聞寂諸天，孤曠自爲

帝，煮茗格吸泉，訪梅貪改歲，通寐謝親知，老我鴻荒世。

### 三，觀瀑，商寶意秀峰瀑布歌。

匡廬瀑布天下奇，昔聞此景今見之，鶴鳴峰下古寺基，淋宮重建佛所依，先皇宸翰光陸離，旁有漱玉亭半欹，龍潭水碧潏琉璃，東西兩瀑素練垂，蟠踞劃斷驕驕馳，潑作平地千珠璣。(下略)

### 費靜山黃巖觀瀑歌。

(上略)九十九峰高插天，峰峰妙有飛來泉，泉流所經我亦到，上求石梁下玉淵，青玉峽前水奔注，雷雨翻騰氣逾怒，瀑布源從雲上來，探源更入雲生處，黃岩碧削天當中，山飛水立爭清雄，冰紺萬丈捲迴風，夕陽紫翠難爲容，文殊塔頂摩蒼穹，下界擾擾如沙蟲，咄哉我輩布襪青鞋底，迺有星宿之海垂天虹。

### 張南山青玉峽觀瀑歌。

禹樞不到層岩巔，匡廬尚有洪荒泉，此泉終古瀉不盡，穿岩注壑爲深淵，匡君兄弟厭喧聒，神鞭鞭石當空懸，此石媽皇鍊未成，漏出飛流開雙峽。

皆能寫其形狀，摹其神理，其他寫山景者，爲舒天香「潭水淨如拭，山花紅未稀」，查雲樵「雲欲遮山風逐去，泉因絡石雪飛輕」，彭雪琴「境僻風生壑，山高月近人」，所言俱爲得之，又近人汪精衛大漢陽峯上作詩云。

深升漸上最高峰，喘汗纔收笑語同，河漢倒懸行杖底，江湖齊落酒杯中，泉聲風雨飛騰壯，山納烟雲變化重，回首不嫌歸路永，萬松如鶴正浮空。

中韵，重韵，能寫出壯闊氣象，至近人旅居者，多集牯嶺，程子大有牯嶺篇，圖寫景物，歷歷如繪，錄如左。

我聞徂東窮髮居船商，竭來乃入五老之頂南斗榜，天風吹巖破天荒，坐見丹梯白日躡，堂貝闕森開張，驅使海水不用繩，釐取海城來作岡，其他海雲，海月，海露，海嶼，海橋，海市，一一能包藏，太白廬山之謠不得名，歐公廬山之高不得詳，不知匡君何爲對此銀臺與金闕，捧與天地爲壽觴，女媧築城請於帝，牽牛下山引其鼻，寸裂牛皮與量地，巢林曲曲通靈氣，十里樓台萬蒼翠，丹甃帶壁青紅砌，文聰瑣檻珠璣綴，啓亭白石虹橋媚，洞雪長飄六月寒，人衣更比三更麗，倏而雲兮忽而雨，魏仙居今簇靈閣，蹕駛截肪駝膜脯，樓上琴聲樓下舞，九疊雲屏迴隔愁，三峽風泉驚按譜，蜿蜒雙重岡，層巖千萬戶，戶外葦葦蹴踘場，岡前歷歷明燈柱，十道琪花繞燈行，三秋石鏡分房貯，燦然湧此天東日月之化城，剛風獵獵吹霓旌，倏然浴此天池雨露之華清，水滸濯濯屑晶瑩，手中禱杖駝泥爛，項下巾蘇合膠，游徧洞真南北寺，醉歸歡喜短長亭，亦有邦人輕富貴，與堂危樓拱雲際，短褐爭誇紫鳳裝，雕屏浴出紅鸞翅，家家筆箔數星明，處處凭欄看雲霧，北府譚兵可斷流，南州蓄買新工計，巖籟真移天上來，匏葉

不是人間味，昨起眺鄙口，新涼門炎激，湖雲如墨風如刀，山谷盡作搏空號，飛雨聚鐵壁噉嘈，若如長鯨駕海驅波濤，急如羣龍出谷奔神臬，百鬼雜遘，三神爛焦，頰洞晝夜，掀騰巖發，噫，何東林之起吼兮，而南極之簸搖，壯夫隕於巖輪兮，斯藉藉於堂坳，固知陰陽之滲瀝兮，而神人之未交，於戲，廬之神兮，漢秩大明公，廬之宅兮，唐立使者廟，四代明禪配靈霍，三都古障稱神奧，大乙峰頭失故祠，老鷹巖下荒麻燎，歐西祀天昧山澤，近世盲從認典要，遂令嵩岱華恒衡，日吐氛靈瘡萬發，天胡啟我廬嶽四千年，俾與西來敷景彰，我爲牯嶺客，實作牯嶺僊，瑤駕圭瓊欣流連，張晏合樂同涯嶺，極知富貴神仙宅，長經江湖日月邊，山之靈兮僊相福，坐攬八萬四千輪劫毋擠頭，明年避暑合報賽，請歌牯嶺一曲神絃篇。

右詩雖詠牯嶺建築之宏麗，外僑服用之豪侈，然於山中乍陰乍晴，疾風暴雨之情狀，亦曲曲傳出，刻繪如生，洵名作也。

### (六) 牯嶺發展之經過

牯嶺始無聞於世，清光緒十二年，西國傳教師英人李德立，偕華人戴鶴臣，勘得牯嶺下長衝地方，林木清幽，水源充足，思於其地建屋避暑，由戴勾通德化（今改名九江縣）舉人萬和慶具名，賣出荒地一片，（契約中如此寫法，）朦混印契，李

德立於是自剪刀峽修理上山路，於長衝附近，任意圈佔，分號標賣，一時西人麇集，德化縣民以萬和廢盜賣國土，控之官，革去舉人，下獄，九江同知以蓋印關係，畏罪自盡，是時潯地民氣激昂，集衆

焚燬李德立所造木屋，並於西人上山，攔路邀擊，紛擾數年，至光緒二十一年，英使與北京總理衙門交涉，事下江西巡撫調解，劃長衝一部，爲外人避暑地，改賣爲租，至是西人乃確定所有權，大舉建屋，居留既多，一切食用品，自多需要，有美國教士都約翰，乃擬立飯館，專供外人食品，粵人和昌繼之（舖掌吳某，爲現粵主席吳鐵城之尊人）復昌又繼之，兼營建築，至光緒季年，入山者漸繁，華人亦漸有購地造屋者，其始建者，寥寥可數，計九江人黎經誥一棟，湖北人柯逢時一棟，石美玉一棟，劉子敬一棟，端方一棟，南昌人方姓一棟，林貽書一棟，（後售與吳鼎昌）均在長衝外，宣統初元，以購地者增多，設清丈局，開放大林衝，大林溝，土垠嶺，蘆林，小天池，蓮谷各地，民國成立，本國人造屋者漸多，除長衝西人所居外，大林衝較繁

盛，繼而鄂人集居醫生窪一帶，湘人卜居小天池，粵人集居太乙村，各成部落，國民政府成立，外人讓暑地主權，漸次收回，至今已成山中都市，茲分述各項發展經過於下。

（一）行政機關，牯嶺最初設立警察局，旋設清丈局，附於警察局內，民國十五年，設廬山管理局，隸屬於九江市政府，十九年九江市府奉令裁撤，管理局直屬於江西省府，第一任局長劉一公，第二任局長蔣志清，現局長譚炳訓，大增警額，寬籌經費，規制大備矣。

（二）交通建設，牯嶺交通，以九江至蓮花洞，由蓮花洞上山爲正道，九運汽車路，係光緒季年端方督兩江時，由江甯藩庫撥款興修，上山路初由剪刀峽，繼改由月弓壑，途較坦矣，牯嶺街初偪仄，而上下不平，十三年冬，街市被焚，山紳僉議，乘此機會，展寬馬路，剷去高坡，由山民合力整理，越歲告成，至於山上郵局爲二等局，又有電報電話局，其他通各地道路，亦逐年加以修理，近者自來水已成立，電燈已發光，掛車上山，亦將舉辦

可比之現代文明都市，應有儘有矣。

(三) 工商業與文化，牯嶺無他工業，惟建築業甚為發達，然大都無多資本，均以白手起家，如潯人張謀知，即以木匠包工致富，又藉與外人交識，其兒女輩均出洋留學，其三女小名樂意，嫁宋子文，其子五人，均得美官，儼然封翁矣，其他亦大率類是，商業二十年前，不過數家，近已增百數十家，銀行則暑期中，中交及上海商業，均有分店，文化則商務，中華，世界，均設分館，亦有外人所開書店，專售西文書籍者，古董字畫，亦有專售，然多贗鼎。

(四) 生活與教育，牯嶺居民生活狀況，祇有上下兩級，而鮮中級，上級者，多避暑豪客，或退休遺老，養疴富商，服用均極講究，下級則為奧夫建築工人等，均度其低級生活，若教育則英美均有專校，華人公立有小學一所，暑期學校一處，林業專校一處，其關於體育，有游泳池，運動場多處。

#### 附掛車緣起及概略

民國八年，有德人葛樂爾，為電氣工程師，擬

有蓮花洞至牯嶺行駛掛車之計畫，經張謀知，徐輔仁諸人，組織股份公司，集資創辦，即聘葛樂爾為工程師，從事測量繪圖，購買機器開山，工作將及一年，發現葛樂爾有欺騙行為，正進行查究，葛樂爾畏罪自戕，事遂中止，所耗資本數萬元，歸於烏有，嗣將是項掛車地圖寄送英國，與德國專門工程考較研究，並由我國學習工程之留學生，親赴瑞士，實地考查，關於此項掛車造法，確有把握，於是掛車之議復活，並擬有利用石門澗水，辦理電力廠之計畫，以電力開駛掛車，所餘電力，供給牯嶺電爐電燈，然卒以時局不靖，無暇及此，頃因江西匪平，當局復議及此，聞需費六十萬，擬設立公司，官商各半，已設立籌備處，期於冬初開工，明年暑期完工開行，多年渴望之交通利器，一旦觀成，殊可賀也。

掛車設置，為全國人士所注目，故述其緣起，及設計大概如此，要而論之，時代進化，不可遏止，從前荆棘滿山，今則馬路四達，前此油燈的爍，今則電光如炬，及由山轆而汽車，由汽車而掛車，

並現時落成之大圖書館，暑假宿舍，建築偉大，高聳入雲，試一迴想二十年前之榛莽鄙陋，恍如隔世，其進步之速，殊可驚人，若全國建設事業，俱如牯嶺，其於興國其庶幾乎。

### (七) 餘記

廬山名蹟，最成爲疑問者，爲「三石梁」所在地，聚訟紛如，（李白詩銀河倒掛三石梁）吾意所謂三石梁，並非橋梁之梁，蓋卽三疊泉形勢，號爲三石梁也，蓋三疊泉，每泉有石突出如梁，三疊皆然，泉傾瀉噴薄而下，所謂銀河倒掛也，吾游遍山南北，不得石梁，卽有橫亘如梁者，亦祇有一，不能有三，且於「銀河倒掛」，亦無着落，故不如三疊泉之近似也。

大漢陽峯爲廬山最高處，前南康守王以懿作摩崖書，立碑其上，曰「大漢陽峯」，並鐫聯語云，「峯從何處飛來，歷歷漢陽，正是斷魂迷楚雨」，「我欲乘風歸去，茫茫禹迹，可能留命待桑田」，可謂一往情深。

開闢牯嶺者，爲英人李德立，李於辛亥南北議

和時，爲居間人，唐紹儀卽寓其家，是彼既開闢牯嶺，又參與創立民國，亦外人中之錚錚者，今年逾七十，亦垂垂老矣，聞其山中住宅，以十萬元售與孔祥熙，其宅佔地十畝，林木甚茂，房屋數十棟，十萬元售出，可謂廉價。

今含鄱嶺植物園，爲前衆議院副議長鄂人張亞農（伯烈）三逸鄉故址，亞農鄂隨縣人，居議席有聲，於民國二年，值國會解散，與其友羅朱二君，在含鄱嶺下，結茅以居，旋領地造林，得農商部特准立案，國會再復，亞農仍回議院，不時出費，雇人植樹，造苗圃，未十年成效大著，時被選副議長，祿入稍豐，乃盡出其餘蓄，於含鄱嶺上，爲亭五，備游人止息，就舊日茅舍，建西式房屋一所，自謂十年精力，盡萃於此，乃十五年革命軍興，共產黨目爲逆產，悉予沒收，旋被佔爲江西林業學校實驗場，數年前亞農屢請發還，不之應，並改爲植物園，鵲巢鳩居，忘其所自，亞農亦以是轉徙流離，顛賴以死，至今含鄱嶺上，五亭尙在，已無人知爲張氏所建矣。

今國府主席林子超（森），於民國十年前，嘗居廬山，築室於蘆林，室小而極工緻，好施與，凡近地橋梁道路，多其出貲興築，其宅之左近有橋一，林名之曰交蘆橋，近年仍不時山居，每芒鞋竹杖，與工人田夫絮語，或有口角爭訟，則奔訴於林，林亦不憚煩，爲之解釋判斷。

義寧陳散原先生，於民國二十一，二，三，年，寄居牯嶺之松門嶺，門前有石齋立，散原親書虎守門三字，鐫於石上，蓋此地昔年多虎，書此不忘舊也，時江西勦共正亟，要人嘗集廬山，一日李協和，汪精衛，王揖唐，熊式輝等，六十餘人，齊集萬松林，推散原爲盟主，分韻賦詩，（拈慧遠廬山詩韻）佳作頗多，松樹嶺居長衝大林衝之間，南北橫亘，上植松數萬，爲李德立所植，今已長成，登嶺既可遠眺，而松風淅瀝，恬然悅耳，散原居此三年，其福不淺。

太乙村在太乙峯下，粵人羣集構屋，陳銘樞，黃琪翔會晚歸等人，均有之，願諸人勞於國事，不獲安居，其留守者爲嘉應古直，古號公愚，一號層

冰，善爲文，尤長詩歌，在山數年，閉戶潛修，不干外事，十九年，古湘芹，陳濟棠，鄒魯，在粵反蔣獨立，古與諸人均有關係，不敢山居，間道返粵，後任廣東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系主任，學者宗之。

九江人文汝舟，現年七十五歲，少爲海關書記，自清季即任牯嶺警察局長，兼清丈局長，前後凡十年，民國十七，十八年，復任警察署長，至此凡三任，自書堂額，曰三至堂，爲人伉健，雖逾七十，而步履如少年，其繼配萬氏，年甫四十餘，美姿容，喜修飾，與文伉儷綦篤，每於夕陽西下，流雲吐月時，携手往來市肆中，紅顏白髮，相映成趣，見之感歎其晚福不淺。

李拙翁，夏口人，清以優貢生爲江西縣令，鼎革後，隱廬山不出，凡當代文人騷客，遺老名流，到山者，必先訪之，年來山居者，多不能久，或以官學商業，牽率出山，惟拙翁居近二十年，始終未離，善書法，長於金石考訂，現年已七十七，仍康健如常，爲人頎頎，面如滿月，蒼髯皓首，道味盎



然，洵當世有道君子也。

小天池爲湘人集居地，初有梁和甫者，始斥資數千元，盡圈小天池地，分贈親友造屋，梁名煥奎，能詩，亦湘中名士，以辦華昌鍊錘，致富鉅萬，晚年好佛，築室習靜，故山居時亦多。

嚴重，字立三，湖北麻城人，習陸軍，畢業，加入革命，任黃浦教官數年，學生信仰，自蔣介石以次，並稱何（應欽）嚴，十五年北伐，領兵轉戰，所向有功，擢任師長，與白崇禧，由贛出浙，下杭州，達淞滬，威名甚盛，旋蔣入人讒間，解其師長職，自是投閒年餘，十七年，桂軍定鄂，胡宗鐸等組省府，延爲民政廳長，時財廳長爲張難先，建廳長爲石瑛，教廳長爲劉樹杞，主席張知本，皆鄂士秀出者，一時稱極盛焉，桂系失敗，嚴復解職，自是遁居廬山太乙村，窮居斫柴爲生，每担柴入市，人爭購之，十九年蔣氏入山親訪之，詎不見，越日即遁走，自是值蔣在，彼即離山他去，蔣去，仍還山，執其担柴生活，嚴爲人敏於學，踐履篤誠，服膺陽明良知之說，平生無疾言遽色，而厓岸自異

，誠今之振奇人也，廬山得此人，生色不少，又聞上年蔣曾遣人示意，如不爲所用，即不准山居，嚴以是他適，故一年來，廬山已不見嚴氏蹤跡，生今之世，求買柴而不得，哀哉。

滇人李一平，前東南大學畢業，復入內學院，研究佛典，歐陽竟無大師深器之，時陳銘樞亦受學內院，與李交契，革命軍興，銘樞領軍北伐，約一平任政訓處長，逾年，銘樞解職，一平挈銘樞二子，遁迹廬山，親爲教授，時林主席亦居廬山，嘉其勤苦，以所居蘆林交蘆精舍，畀之設學，一時貴游子弟，多從之游，一平乃訂學約，以艱苦力行爲主，學生均自食其力，講堂功課，每日不逾三小時，餘均任力作，如所着之衣，即學生自織之布，每生各畫一井，種菜，種蕃薯，以爲食，米食亦限定粗糲者，部署極嚴，有不率教者，鞭撻不貸，如是者數年，得學生百人，本校不能容，乃與山南五乳寺僧，商租其寺所有水田陸地，俾學生耕種，旋又開闢仰天坪地，近百畝，種蕃薯，一平每日味爽起，召學生訓話，半小時至一小時，即步行往五乳寺，

督學生耕種，晚歸本校，本校離五乳分校三十餘里，每日徒步往返，六七十里，不憚勞也，定章學生年十五以上者撥五乳寺，每日田作八小時，讀書二小時，十五歲以下者，留本校，或仰天坪，讀三四小時，工作四五小時，其課程，讀書以四書，五經，史記，後漢書，爲主，習字先從篆籀入手，算學亦爲主課，凡國語，（注音字）及白話課本，黨義課本，均嚴厲禁止閱讀，其由校至五乳之道路，及由校至仰天坪之道路，（約十餘里），均學生開闢，又多築茅舍以供棲止，凡運斧斤，及砌牆築籬，皆學生自任之，訓話時，學生皆植立傾聽，無敢搖手動足者，學生入市購物，不論值，對人務和藹，校有所需，必多給值，以故山中人，無不稱道李先生，會有人讒於蔣介石，謂其有異圖，於二十年七

月，遽下令封閉其校舍，解散其生徒，沒收其農產物，計番薯百餘担，穀數萬斤，豆粟稱是，菜若干畦，此皆衆小學生經年力作所得，儲以自食者，而皆一律乾沒之，酷矣，一平自經此劫後，仍留山不去，布衣草履，拾橡爲食，掬泉而飲，夜則寄宿僧廊，或岩洞中，蔣亦旋悔其處置過當，令撥五千元，於五乳寺造屋一棟，將令一平居之，曰，以誌吾過，遣語一平，一平謝曰，此華屋，非吾黨人所宜居也，卒不往。

吾述嚴李二君事，而慨然於世變之亟也，章太炎先生作廬山志序云，「人之情，求仕而不得，無足悲，求隱而不得地以自竄，母乃至可哀歟！」烏虜，使太炎知嚴李二君事，當不知若何悼痛也。



## 北京廟會考

曹正

### (一) 北京廟會的意義

北平的廟會普通說來，大致不外下列四種。

第一，進香敬神的廟會，這一種廟會，是每逢祭日，廟之主持人，開了廟門，讓信仰佛道的人們來燒香敬神的。這是以宗教儀式為中心的，至於商業活動及遊人賞樂，則為附屬的。然而這種廟會，也還可以分為兩種。(A)每月初一，十五開廟的廟會，只有零星的信士去燒香祈禱的，商業活動完全沒有，如呂祖閣，呂祖祠，呂祖觀，南藥王廟，北藥王廟，東藥王廟，九天宮，等是。亦有每月初二和十六開放的，如財神廟是。不過這種又比較少了。(B)香會，或名香市。這是每逢舊曆歲時中，每年有一次或二三次節期，為佛道人鬼祭日，人們多於此日結隊進香敬神，甚或舉行賽會，迎神出遊，或有各種娛樂及玩耍，也有雜貨商業。如舊曆正月之大鐘寺，白雲觀，財神廟，黃寺，黑寺，雍和宮；二月之太陽宮，涿縣碧霞元君廟，文昌祠，精忠廟；三月之東嶽廟，江南城隍廟，潭柘寺，天台山；四月之戒壇寺，西頂，碧雲寺，妙峰山，北頂，東頂，城隍行宮；五月之都城隍

廟，臥佛寺，城隍行宮，北頂，關帝廟，雍和宮；六月之中頂，善果寺，戒壇寺，白雲觀；七月之江南城隍廟，妙峰山，八月之灶君廟，九月之白雲觀，財神廟；十月之江南城隍廟，白塔寺等是。

第二，這一種可以叫作借佛遊春的廟會。因為這是以遊樂為其中心的，其餘宗教事務及商業事務，皆處於附屬的地位，頗有周禮媒氏所謂「仲春之月，令會男女」的遺風。如舊曆正月十九日之白雲觀，稱為安九節（或燕九節）就是這一種。士女各界，這一天到這裏遊議的大有人在。又有三月初三之蟠桃宮廟會，更能轟動九城的觀聽。這一天是「上巳」良辰，男女老幼多在東便門內柳堤之陰，走馬射箭。這實在是踏青，至於遊人到蟠桃宮燒香敬神，倒成了附屬的了，此外則為五月中之「南頂」，亦為北京男女遊樂之時會。士女家中畜養車馬者，在蟠桃宮廟會，也許不參加踏青，但於南頂廟會，則參加車馬競賽者甚多，至於遊人，可以不去南頂燒香，但非看跑馬不可。此種廟會，又可名為「春場」。明人所著帝京景物略，曾記明代迎春時在東直門外五里為春場的故事。實則此種廟會，就是借佛遊春的場所，

北京鄉人俗名之爲高鄉會，亦即南人所謂之「社火」也。

第三，純粹商業性質的廟會，這種廟會的市場，大抵都在廟宇裏面的空地上，並且展到廟旁附近的隙地與市街。在這種商業活動的廟會，娛樂活動，也只是一種商業，而不是爲着娛樂的。至於宗教的活動，或則尙存遺跡，或則一點遺跡都沒有。所以這種廟會，又稱爲廟市。今日所知道的明代廟市，最著者爲都城隍廟廟市。現今則有隆福寺，護國寺，白塔寺，土地廟等。

第四，轉化了的廟會。這種廟會，雖然地址仍在廟宇附近，但在名稱上，因爲有一種更強有力的徵跡，却完全改變了。這一種廟會，只有買賣交易的活動，而無娛樂的與宗教的活動。這完全是一種市集，不過因其原來與廟有些關係，所以考究起來，仍舊還能找一點蛛絲馬跡，若是只憑顧名思義是找不出廟會的形跡的。如今之崇文門外的花市即是。花市集，本來是由那裏的火神廟廟會發展出來的。可是火神廟廟會，現在已少有人知道，而本來爲附庸的花市集，現今則蔚爲大國，把火神廟給壓下去了。

所以北京人一般所說的廟會，就包含着香火，香會，香市，春場，廟市，市集這幾種意義。

### (二) 廟會的起源

我們研究中國文化的人們，常有一種考古癖，每講古代史冊典籍，名物社俗，尋源探始，娓娓動聽，令人忘倦，廟會在北京人的生活，是一件富有意味，且極重要的宗教兼商業與娛樂的活動，所以不能不對牠加一番考察，今請先探究廟會的起源。

關於廟會的起源，各家研究，意見甚多，茲摘要述之於下：

(一) 古代的市場，多建於廟宇的附近。因爲這樣地方，人民最易集合，而且宗教祭祀，有一定的時日，所以也就可以利用這個時日，大家作商業活動，因而成爲定期市場。歐洲亦有祭市，年市，與週市。如希臘之亞林匹克祭禮，在商業史上是很有名的。在這個時日，各國人民，多集合於該地（希臘）。互換其奇物珍品。這種利用祭禮祭市，後來漸漸成爲大範圍的買賣中心。各種商業習慣，及一切信用制度之發源，皆由此種祭市發達起來。（見商業辭典）

(二) 歐洲中古時代的教會，都擁着雄厚的財富，行使很大的精神的勢力與吸引。他們建有宏偉的教堂，教堂裏面又有大墳場，那裏埋着許多名僧或富豪欽仰的人的屍體。因此便在一定時期中，大家都到那裏去巡禮，商人因此也就乘機出售商品。（見食貨第一卷第二期全漢昇的中國廟市的史的考察）。

(三) 廟會形成，諸家的說法如下：(A) 商人保護商品。或許是商人集聚一處，互相照顧，以免商貨被竊。(B) 官廳徵稅便利，也許是官廳因爲徵稅便利，便指定一個特殊地方，使商人都集中那裏作買賣。(C) 由於宗教的結合。因爲當時宗教，均於每年之相當時期集合，在此集合時期，有人就藉機交易。(D) 完全由迷信而興起。在安國縣有一種迷信，說有一種藥，不進安國縣，是無效用的。因此，便使得許多地方的藥材，雖數經周折，也要到安國去買或賣。(E) 地理背景。河南淮陽縣的太靈廟，就佔着一個交通很便利的地方。(莊澤宣等的集的研究)。

(四) 自從佛教流入中土，到處塑像立廟，中國人要把舊有的信

仰和它對抗，也到處塑像立廟。他們把風景好的地方都佔去了。遊覽是人生樂事，春遊更是一種人性的要求。這類的情興與宗教的信仰相結合，就造成了春天的進香，所以南方有一句諺語說：「借佛遊春」。因為有了借佛遊春的人的提倡，所以信佛的人，也就隨着去了，這便成了許多地方的香市。（顧頡剛的妙峰山）

（五）除固定着一處；常年開放的廟會外，尚有所謂定時而集的香市。這二者原不能劃然分開，廟會中亦有定時而集以招徠香客的定期市會。故其來源亦大致相同。（見集的研究）

廟會與香市，在上面已經說過，他們在北京人的心中，是一種東西，所以仍舊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我們研究北京廟會，綜合上面的五種起源的說明，也可以歸納出五種原因來。

（1）宗教的原因。因為宗教的祭日，人民的信仰心使得他們到廟宇去赴會。這是香市和香會發生的原因。我以為還有一點也是非常重要。廟宇近旁的賣香紙及供品的商人是最原始情況。後來有人覺得既可賣香紙供品，為什麼不可以買賣別的東西呢？再者，古代人稀地廣，相見與找主顧交換貨物，都是不易的，所以大家便有意或無意的，約期在宗教祭日去廟的所在，成其商業的或其他的活動。

（2）娛樂的原因。春秋佳日，人民每有集合娛樂的要求。廟宇所在，大半風景佳美，房屋寬大，便於聚集。而且有「借佛遊春」一句俗話，可以說是更好的說明，這是春場發生的重要原因。

（3）和稅的原因。和尚道士，每感所得布施，不足應付生活需要，於是設法供廟之地，利用祭日之時會，以募化香資，其次，則

官廳為徵稅便利起見，便指定大家易於聚會之廟宇，以為交易之場所，因之發展而成廟市。

（4）商業的原因。小手工業及家庭工業的出產，既不便設肆售賣，乃尋找香客，便利主顧。再者，大多數日用物品，零星購買，常費時間，貨品萃於會集，購賣自較便利，此亦廟市及市集發達之原因。

（5）地理的原因。（一）風景佳美，對於春場特別重要。（二）交通要區，商運便利，購主便利。（三）廟宇之地多廣，有空地，故易聚集。

若是仔細把北京的廟會加以考察，就知道上述諸種原因，在北京是不難得到證明的，但是綜合各種原因，又可歸納成爲三種重要原因。即（一）宗教的信仰，（二）商業的活動，（三）娛樂的要求。

### （三）北京廟會的歷史及其現狀

欲言北京廟會的歷史，請先言一般廟會的略史。以我們推測，廟會歷史，比廟的歷史晚了許多，固然說沒有廟，那有廟會；可是既有了廟，廟會就有附帶着成立的可能，中國最古的關於廟的記載，當是尚書舜典的「受終於文祖」，「歸格於藝祖」。這裏的祖，就是宗廟。說文釋廟曰：「尊先祖貌也」。段注云：「古者廟以祀先祖；凡神不爲立廟也。爲立廟者，始三代以後」。周以前的宗廟就時祖，是說祖先遺祀所在也。考工記云：「左祖右社」？即是此意。周代以後，始有鬼神之廟。儀禮士喪禮云：「巫止於廟門之外」。注云：「凡

祠外神者亦曰廟」。

又考工記云：「匠人建國，左祖右社，而朝後市」。這里「祖」是宗廟。「社」也是一種祭祀場所。市是商場。由此可知周代宗廟之近就有廟會。這是一種。再者，廟會在周代，又是一種政治的集會。古代神權時代，政教合一，政治集會，常在宗廟內舉行。周禮太宰云：「大朝覲會同」；論語云：「宗廟之事，如會同」。這可是又一種廟會了。還有一種周代的廟會，是男女集會。周禮媒氏云：「仲春三月，令會男女，於此時也，奔者不禁」。這種集會，猶如今日苗猴之跳月會。古代大房屋，當然稀少，說在廟地舉行，是最合理的。

周秦以後的廟會，一時找不見材料，不知究竟。漢之後，自六朝時代，佛教寺院，道教宮觀，與儒家祠堂漸多建立，尤以「佛」「道」為夥。一有廟宇，香火必盛，則商業的活動，必致蠅集。而寺院宮觀，多在風景幽勝之區，於是遊樂的人們，也奔赴而去了。

北京城內最早的寺院，現在有的，當為遼代所建築的白塔寺。傳聞西便門外白雲觀為唐代天長觀舊址，但未知是否可靠。右安門外草橋，亦傳聞有唐代高福寺舊址。如果這些傳聞是事實，那麼，唐代北京已有廟宇了。六朝時，北魏君主，多信佛教，洛陽伽藍記一書，記有洛中廟宇及廟會，但北京如何？以無所考，不敢確信。但遼建白塔寺，則為一般考古家所承認，又遼史禮俗志云：「三月三日為上巳。國俗刻木為鬼，分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負朋下馬，列跑進酒，勝朋馬上飲之」。這種情形，很與清代北京東便門外「蟠桃會」春場情形相似。北平為遼都所在，這種廟會，是很可能的。金代廟宇，現存

北京廟會考

九〇

者為土地廟與白雲觀。土地廟，元時名老君堂。白雲觀在金代為太極宮，到了元代，改為長春宮，明代以後，始改今名。元代廟宇，迄今仍存，而有廟會者為護國寺，東嶽廟，九天宮，十八獄，及都城隍廟。新元史禮志云：「城隍廟，至元五年，建於上都。七年，大都路建廟，封神曰祐聖王」。

明代成祖，定都北京，北京廟宇，益見繁盛。其著名者，有下列諸廟：花市火神廟，隆福寺，呂祖閣，呂祖觀，呂祖祠，南藥王廟，北藥王廟，東藥土廟，財神廟，臥佛寺，蟠桃宮，灶君廟，善果寺，江南城隍廟，大鐘寺，北頂，東頂，中頂，南頂，西頂，涿州碧霞元君廟，妙峰山碧霞元君廟等。彼時凡金元以來之廟宇，如土地廟，白雲觀，護國寺，東嶽廟等，均有廟會。明史禮志云：

「京師所祭者九廟：真武廟，永樂十三年建……祀北極佑聖真君；正德二年，改為靈明顯佑宮，在海子橋之東，祭日同南京。（即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東嶽泰山廟，在朝陽門外。祭以三月二十八日。都城隍廟，祭以五月十一日。漢壽亭侯關公廟，永樂間建；成化十三年，又奉敕建廟宛平縣之東。祭以五月十三日。皆太常寺官祭。京都太倉神廟，建於太倉，戶部官祭。……榮國公姚廣孝，洪熙從祀太廟，嘉靖九年撤廟，移祀大興隆寺，在皇城西北隅。後寺毀，復移崇國寺」。

這些祭日，就是廟會的日子。不過這里說是官祭的，都是國家祭過神，人民因而集會，才成立的。三月二十八日東嶽廟廟會，五月十一日都城隍廟廟會，其俗自明代至今未改。不過明清兩代，都有國家

官吏祭祀，今則只有人民自由進香而已。「菽園雜記」云：

「京師巨刹，大興隆，大隆福二寺，爲朝廷香火院。」這是皇家日常進香的大廟會。「酌中志略」云：

「立春之前一日，順天府於東直門外迎春，凡政勳內臣，達官武士，赴春場跑馬，以較優劣。

「十九日名燕九。是日也，都城之西，有白雲觀者，云是勝國時丘真人成道處。此日僧道輻輳，凡聖涵雜，動咸內官，凡好黃白之術者，咸遊此訪丹訣焉。

「三月二十八日，東嶽廟進香。」

「四月初旬以至下旬，西山碧雲寺，西直門外高粱橋，涿州娘娘廟，馬駒橋娘娘廟，西頂娘娘廟進香。」

「二十八日，藥王廟進香。」

「七月十五日，京都寺院，咸做盂蘭盆會，追荐道場。亦放河燈於臨河之處。」

京都景物略，亦歷載白雲觀，高粱橋，草橋藥王廟，及碧霞元君廟之廟會盛狀。其所記風俗，自清代以迄民國，猶未少衰焉。

「白雲觀，元太極宮故墟。出西便門上下古隄間一里，麥青青及門檻者，觀也。中塑白哲絨髮無鬚眉者，長春真人像也。觀右有阜，藏真人骨。真人名處機，字通密，金皇統戊辰正月十九日生。今都人正月十九日，致漿祠下，游冶紛沓，走馬蒲博，謂之燕九節。（又曰：妄邱）。相傳是日真人必來，或化冠紳，或化游士冶女，或化乞丐，故羽士十百，結團松下，冀幸一遇之。」

「都人踏青高粱橋，輿者則塞，騎者則馳，蹇馱徒步，既有擊搗。至則棚席青幕，氈地藉草，嬌妓勤優，和劇爭巧。厥有扒竿，舢斗，鬪喇，筒子，馬彈，解數，煙火，水嬉。……是日游人以萬計，簇地三四里。浴佛重午游也，亦如之。」

「右安門外南十里草橋，方十里，皆泉也。……故李唐萬福寺，寺廢而橋存，泉不減而荇荷盛。天啟間，建碧霞元君廟其北。歲四月，遊人集釐且博，旬日乃罷。士以泉故宜花，居人遂以花爲業。賣花之人，每晨千百，散入都門。」

「天壇之北，藥土廟，武清侯李誠銘立也。廟祀伏羲，神農，黃帝，秦漢以來名醫配享。月朔望，焚楮香，祈報彌篤，男女雜沓，晨夙興，午餘罷。」

「按神史，元君者，漢時仁聖帝前，有不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圯，石像仆。至唐，真靈渺，女淪于池。至宋，真宗封泰山還，次聊帳，滌於池內，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滌之，玉女也。命有司建小祠宇，奉號爲聖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後祠日加廣，香火自都，魯，以至晉冀。而祠在北京者，稱泰山頂上天仙聖母。麥莊橋北，曰西頂；草橋曰中頂；東直門外曰東頂；安定門外曰北頂。盛莫則如弘仁橋。歲四月十八日，元君誕辰，都士女進香。先期，香首鳴金號衆，衆率之如師，爲長令，如諸父兄。自一日至十八日，塵風汗氣四十里，一道相屬也。……橋旁列肆搏鰯肉之，曰麻胡。錫和炒米團之，曰歡喜團。縞編冠冠縷額，曰草帽。紙泥面具曰鬼臉鼻。串染鬚鬚，曰鬼鬚。香客歸途，衣有一寸塵，頭有草帽，面有鬼臉，有鼻有

鬚，袖有麻胡，有歡喜團，入郭門欣欣自喜。道擁觀者，嘖嘖稱羨，入門，翁媪妻子女，旋轉繞之。然或醉或喧，爭道則毆，迷則失男女。翌日，煩有司應審焉。」（見帝京景物略）

明代北平城內最繁盛之廟會，為燈廟二市會。「廟市」謂都城隍廟廟會。「燈市」則初為上燈時節所開之市。都城隍廟廟會，在清已衰，今則只餘香會了，燈市清代亦衰，近年已移至海王村公園。

「明朝京師「燈市」「廟市」，即西北中原等處，俗說「趕集」東南閩粵等處「趁墟」是也。「燈市」向設於五鳳樓前，後徙東華門外。「廟市」則起自刑部街之東弼教坊下，延自都城隍廟，綿亘十里。其期，「燈市」則每月初五初十與二十。「廟市」則月之朔望與二十五。燈市先為燈設也。……廟市乃為天下人備器用御繁華而設也。……彼維碧眼胡商，飄洋番客，腰纏百萬，列肆高談。至期，官為給假，使為留車，行行觀看，列列指陳，後必購之扶手，昇之以箱匣，率之以紀綱戚友。新到之物必買，適用之物必買，奇異之物必買，布帛之物必買，可以奉上之物必買，可貽後人為鎮必買，妾媵燕婉之好必買，仙佛供奉之用必買，兒女婚嫁之備必買，公姑壽誕之需必買，冬夏着身之要必買，南北異宜之具必買，職官之所宜有必買，衙門之所宜備必買。宋提稱克，不避人見。置辦山積，無人敢譏。」（見談往）

這一段話，可以說把當時「廟會」的情形，寫的很生動，實在是不可多得的文獻。還有帝京景物略中，也有兩段描寫，都是考究昔日文俗的珍品，茲並錄之，所以考信。

「城隍廟市，月朔望念五日，東弼教坊，東遠廟樞廡，列肆三里

，圖籍之曰古今，彝鼎之曰商周，區鏡之曰秦漢，書畫之曰唐宋，珠寶象牙珍錯綾錦之曰瀛，粵，閩，楚，吳，越，……簪佩鈎環……壇廟服用之器具，……有普魯，有猩猩氈，有哆囉絨，西洋布，有瑣附，有左機等。市之日。簇簇行而觀者六，買選者三，調廟者一。

「張燈之始也，漢祀太乙，自昏至明。僧史謂西域臘月晦日，各大神變，燒燈表佛，漢明因之。然臘月也，……上元十夜燈，則始我朝。太祖初建南都，盛為綵樓，招徠天下富商，放燈十日。今北都燈市，起初八，至十三而盛，迄十七乃罷。燈市者，朝逮夕，市；而夕逮朝，燈也。市在東華門東，亘二里。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蠻國類之珍異，三代六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循三行，市四列。所稱九市開場，貨隨隊分，人不得顧，車不能旋，圍城溢郭，旁流百廛也。……金元時，三日放偷，偷至，笑遺之。雖竊至妻女，不加罪。夷俗哉。」（帝京景物略）

廟宇在清代，除了原有的以外，又有喇嘛寺。其有廟會者，為雍和宮，黑寺，黃寺，以及太陽宮。太陽宮是順治時所建，奉太陽日君，有廟會，且廣布民間。天咫偶聞載稱：「二月初一日，太陽宮進香。人家以米糕祀日，糕以彩麵作鷄形」。帝京歲時紀勝亦云：「左安門內有太陽宮，都人結侶携觴，往遊竟日」。

黃寺，黑寺，都是清順治時建築的；雍和宮則本係雍正為王子時的府第，後來捨為喇嘛寺。這三處廟宇，都有打鬼的節日。每逢節日，遊人衆多，遂成廟會。黃寺分東西兩寺，東黃寺則無打鬼廟會，黑寺分前後。都有打鬼節日。西黃寺，前後黑寺，雍和宮，及弘仁寺。



嵩祝寺，在前清都有打鬼廟會。今則只剩雍和宮一處了。燕京歲時記云：「打鬼本西域佛法，並非怪異。即古者九門觀籙之遺風，亦所以禳除不祥也。每至打鬼，各喇嘛僧等，扮演諸大神將，以驅逐邪魔。都人觀者甚衆，有萬家空巷之風。……打鬼日期，黃寺在十五日，黑寺在二十三日，雍和宮在三十日。（均指正月）」北京指南，則敘述尤詳，故不能不錄。「正月初八日，弘仁寺喇嘛跳舞佈札，俗名打鬼。掌教喇嘛，披黃錦衣，乘車持鉢，從者持儀仗法器擁護之。又以小僧衣綵戴黑白頭盔，（俗名鬼臉）執鞭棒舞蹈，繞寺而走，蓋取迎祥驅祟之意也。此外則安定門北西黃寺，自十三日至十五日打鬼。德勝門外黑寺，至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打鬼。屆期商賈紛集，士女雜沓，亦有走馬驅車以行樂者。他如安定門內雍和宮，地安門內嵩祝寺，亦均定期打鬼。往觀者唯附近居民而已。」

明代的都城隍廟，到了清代，即漸衰歇，由常集而漸變爲年集一次了。帝京歲時紀勝云：「都城隍廟，……前明於朔望二十五日爲市，郎曹入值之暇，下馬巡行，冠履相錯，不禁也。國朝崇禎祀典，歲時春秋，遺員致祭，祈雨召風，亦虔荐享。唯於五月朔至八日設廟。百貨充集，拜香絡繹。」

此外報國寺（即慈仁寺）廟會亦甚繁盛，大概書攤在那裏很有名，所以文人墨客常到那裏去遊逛。藤陰雜記云：「孔錦堂燕台雜詠云：『彈劍歸來抱膝吟，侯門今似海門深，御車掃徑皆多事，只向慈仁寺裏尋』。自注：漁洋龍門高峻，人不易見，每于慈仁廟市購書，乃得一體顏色。故古夫子于亭雜錄云：『昔有士欲謁余，不見。以告崑

山徐司寇，司寇教以每月三五於慈仁書攤候之。已而果然。』但是慈仁寺廟會，到了清末，便衰歇了。「慈仁廟市久廢，前歲復興，未幾仍止。蓋百貨資城中大戶，寺距城遠，鮮有至者。國初諸大第宅，皆在城西，往返甚便。自地震後，六十年來，荒涼已極。近唯崇效法源二寺，春日看花，餘寺無問津者矣。若歸義紫金，不能舉其名矣」（藤陰雜記）。

到了近代，因爲文化的，政治的等等原因，促成經濟的變化，使北京的廟會，走上了另一個段落。而且科學思想日見發達，宗教迷信的勢力，一天一天地衰微下去，所以非商業的廟會，就漸漸不能支持了。這一個時期，還能支撐繁盛的，主要的是隆福寺，護國寺，白塔寺，土地廟，以及花市火神廟。舊京瑣記云：「京師之市肆，有常集者，東大市，西小市是也。有期集者，逢三之土地廟，四五之白塔寺，七八之護國寺，九十之隆福寺，謂之四大廟市」。宸垣識略云：「火神廟在花兒寺。……每逢四日，自廟前至西市口開市」。其他城內諸寺院宮觀，如藥王廟，關帝廟，呂祖祠等，則只見朔望香火，如舊明之制，無甚可述。其可見之冊籍者，則顯錄出公之研究者，則尤勝於拙舌代叙矣。

(1) 灶君廟。灶君廟在崇文門外，每至八月初一日起，開廟三日。蓋即灶君誕日也。（見燕京歲時記）。

(2) 蟠桃宮。蟠桃宮在東便門內，河橋之南，曰太平宮，內奉金母列仙。歲之三月朔至初三日，都人治酌呼從，聯鑼飛鞚，遊覽於此；長堤縱馬，飛花射箭，綠楊坡上，夾席聯觴，醉酒人眠於草壘

○（見帝京歲時紀勝）。

（3）善果寺。善果寺在慈仁寺後，內外左右廊有懸山，大殿頗卑，與藍靛廠，廣仁宮相類，疑此皆金元舊宇。每六月六日，有晒經會，實無所晒，士女雲集，駢闐竟日而已。（見天咫偶聞）

（4）江南城隍廟。江南城隍廟，在正陽門外南橫街之東北，先農壇西北。康熙年建。內有城隍行宮，每歲中元及清明，十月一日，有廟市，都人迎賽祀神。（見燕京歲時記）

（5）曹老公觀。曹老公觀，在西直門內路北。每至正月，自初一起，開廟半月，遊人亦多。惟殿宇坍塌，牆垣不整。（見燕京歲時記）

（6）琉璃廠。琉璃廠在正陽門西。廠制東三門，西一門，街長里許。中有石橋，橋西北有公解，東北樓門上有瞻雲閣，即察廠正門也。廠內官署，作坊，神祠外，地基宏敞，樹林茂密，濃陰萬態，烟水一泓，（今則如何？世事奚測！——作者），度石梁而西，有土阜高數十仞，可以登臨眺遠。門外隙地，博戲聚焉。每於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貨雲集，燈屏琉璃，萬盞棚懸，玉軸牙籤，千門聯絡，闔衢充棟，寶玩填街。更有秦樓楚館編笙歌，寶馬香車游士女。（帝京歲時紀勝）

（7）財神廟。廣安門外財神廟，投賽最盛。正月二日，九月十七日，傾城往祀，商賈及勾欄尤夥。廟貌煥煥，甲於京師。廟祝更神其說，借神前紙錠懷歸，俟得財則十倍酬神。故信從者益多，而廟祝之利甚溥。（天咫偶聞）

（8）潭柘寺。潭柘寺在渾河石景山西，栗園莊北，去京八十餘里。每至三月，自初一起，開廟半月，香火甚繁。（燕京歲時記）

（9）大鐘寺。本名覺生寺，以大鐘得名，蓋歲時求雨處也。每至正月，自初一起，開廟十日。十日以內，遊人雲集，士女如雲，長安少年，多馳騁車馬為樂，超塵逐電，勞瘁不辭。一騎之費，有貴至數百金者，豈猶有金台市駿遺風歟。（燕京歲時記）

（10）天台山。天台山在京西磨石口，車馬不通，即翠微山之後山也。每歲三月十八日開廟，香火甚繁。（燕京歲時記）

（11）妙峰山。妙峰山碧霞元君廟，在京城西北八十餘里。山路四十餘里。共一百三十餘里，地屬昌平。每屆四月，自初一日開廟半月，香火極盛，凡開山以前有雨者，謂之淨山雨。廟在萬山中，孤峰矗立，盤旋而上，勢如繞螺，前可踐後者之頂，後可見前者之足。自始迄終，繼晷以夜，人無停趾，香無斷煙。奇觀哉！……進香之路，日闢日多。曰南道者，三家店也。曰中道者，大覺寺也。曰北道者，北安合也。曰北老道者，石佛殿也。近日最稱繁盛者，莫如北安合。人煙輻輳，車馬喧闐，夜間燈火之繁，燦如列宿。以各路人計之，亦約有數十萬。香火之盛，實可甲於天下也。（燕京歲時記）

（12）北頂及東頂。北頂碧霞元君廟，在德勝門外土城東北三里許。每歲四月有廟市。市皆日用農具，遊者多鄉人。東頂在東直門外，與北頂同。（燕京歲時記）

（13）西頂及萬壽寺。西頂娘娘廟，在萬壽寺西八九里，每至四月，自初一起，開廟半月，繁盛與萬壽寺同。萬壽寺在西直門外五

六里，門臨長河。如皇太后祝嘏之所。每至四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半月，遊人甚多，紅男綠女，聯翩道語。柳風麥浪，滌蕩然懷，殊有「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之致，誠西郊之勝境也。（燕京雜記）。

（14）中頂。中頂在右安門外一里許，大道之旁，亦名娘娘廟。殿宇在三十年前已剝落，今則成一瓦礫場矣。歷年於六月初一開廟一日，遊人甚衆。唯游人目標，既非因神之靈跡而燒香，亦非因景之清幽而玩賞，蓋僅隨會而已。所謂會者，京俗又名曰「高鄉會」，亦南方「社火」之意也。太平無事，生計充裕，一般社會青年，八旗子弟，職務上之相賞已了，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於是互相集聚而爲排會之遊戲。如中幡會，獅子會，五虎棍，開路，少林棍，雙石頭棍子，撻鼓，什不閑，紅箱，均於是日進香。各會常因細故演成兇毆。按此等娛樂，雖無關生計，然若輩視之，直同生命。譬如今日之會，共爲數十檔。某檔在某檔之前，某檔居某檔之後，秩序均須大費斟酌，尤以同樣之會爲最費躊躇，倘或安排不當，即發生衝突。好勇鬥狠，犧牲生命者，往往有之。會期多在暑天，天晴則更暑氣薰蒸，汗流浹背，會中人常常暈倒。一般觀衆，擁擠鵠立於暴日之下，益以飲食冰水，及不潔食物，充雜腹腸，尤易生時症。如遇暴雨，則會中觀衆，又均立於露天廣場之下，無可藏避，淋漓盡如水雞，婦女尤所難堪。故當時所謂「應會」，均無何種好收場也。（舊京風俗志稿本）

（15）南頂。永定門外迤南官道上有廟，俗呼南頂者，每年五月初一日，起至十五日止，開廟半月。雖亦有燒香者，然不甚興旺，遠非西頂之比。惟舊式之跑車跑馬者，非常繁盛。京人素有此癖，凡賽

車賽馬之人，均視此期決賽爲極關重要，若蟠桃宮等廟，尙可以託故不到。唯一屆此期，則不能不到。有不到者，不惟該會將彼除名，且表示此人家已衰落，而無養賽車馬之力矣。故凡養有車馬者流，每值此期，莫不競盛爭強，馳驅而至。即或經濟衰落，亦必勉強拚湊，以爭此勝氣，雖設法典貸，亦所弗恤也。賽馬者既如此踴躍，旁觀者亦自必繁多。此期決賽，較之其他各處興盛情形，奚啻十倍！彷彿此期廟會，完全爲賽馬而來者也。所以遊人，可以不至南頂燒香游玩，斷不能不看跑馬，馬場地點，在永定門外迤南大道上，佈置甚爲簡單，大道兩旁，各搭席棚兩行，臨時售賣茶點。凡參與賽馬之主人眷屬，與參觀者，均列坐茶棚，憑軾而觀。茶棚最大而著名者，曰四合號，至今該處，即以四合號爲地名。茶棚顧客，均富有之人，若窮苦游客，無資品茶者，祇可分立大道兩旁，萬頭攢動，互相擁擠於火熱曬陽之下。當時雖有營汛弁兵，臨時彈壓，不過官樣文章而已。參觀遊人，不時有被車馬撞踏斃命者。若爲普通車馬主人，尙可拘送法廳，如爲當權貴胄子弟，於撞倒遊人後，亦不問其生死，即急馳而去，無人敢出而質問也。亦有互爭先後，而鬥毆以傷斃人命者。此種賽馬，與外洋人賽馬規則不同。外洋人賽馬，以速爲貴，馬之奔走形式，概不計及；而舊式之賽馬，並不專尙遲速，必以馬之姿式爲重，如騰跳踴躍等項。均爲下等馬形，雖速亦無取。無論急馳至何種程度，皆須直走平

行，騎乘者絲毫不動，始爲上乘。至跑車，則與賽馬微異。車式雖與北方舊式轎車相同，而裝飾則非常精美。車圍棚帳，多爲綢緞所製，並鑲以白銅什件，各種花紋。兩旁五窻，後面三窻，共十三窻。故別

稱爲「十三太保」。乘此車者，多數於賽跑之途，平日坐者，盡爲統袴子弟，土匪地痞。若精神先生，官僚商賈，均不肯乘坐也。車馬入場決賽時，謂之下道。每屆下道，並無指揮及標準，亦無監視發令者，均係自由加入，任意急馳，毫無秩序。若下道車馬迅速平穩，騎乘姿式亦佳，則兩旁觀衆，大聲呼好。於是車馬主人，圍人御者，都身心愉快，榮於垂袞，若馳騁不速，落於人後，或姿式不良，則觀衆冷笑而擲揄之，而車馬主人，即兼報無地。在勢力微弱者，即由他處潛逃入城，再不敢入茶棚。如係當權子弟，土豪劣紳，則不能容忍此羞，必遷怒觀衆，報以謾罵。如仍不能制止，則喚令惡奴，以馬鞭爲武器，亂施捶撻，至於頭破血流而不顧，此種熱鬧場所，實爲最危險之是非地。有閱歷能慎重之人，多不往觀。今則南頂跑馬，已取消矣。

（舊京風俗志稿本）

（16）臥佛寺 臥佛寺在廣渠門內迤西路北，歷年由五月初一日開廟，至初六日止，廟不甚大，正殿供釋迦臥像。調廟燒香及遊逛之男女兒童，爲衆甚多。蓋以節令關係，學生工人商店，均值休息放假之期，東南城一帶，又無佳處可以遊逛，只可來此一遊。於是趕廟售貨者，與江湖藝人，亦皆紛紛並集。惟所售之貨，大致均粗略食品，及兒童玩具，與蟠桃宮及東嶽廟情形，大致相似。不過添了蝦子攤，及香麵攤而已。廟後橋外，有跑馬場，舊時各旗富家子弟，紛紛急馳，以爭一時之勝。遊人既多，觀者如堵。曝立於狂飈烈日之下，雖揮汗如雨，垢痕滿面，亦弗顧也。今雖按期開廟，然近二十年來，遊者

日少矣。（舊京風俗志稿本）

上向所錄的材料，已略盡北京廟會之歷史的情況矣，且有活潑之描寫，爲研究中國民俗學之極珍貴材料。我們知道一些北京過去的民衆生活情況，恐舍此而外，也就不容易得到了。

北京廟會過去的情形，既如上所述，但是到了現在，情形可就大不相同了。社會日日進化，人事日日變遷，政治經濟的種種發展，北京民衆生活的情形，也就與當年不同日而語了。現代科學發達，一切與宗教迷信相關聯的事物，必然日漸衰微。北京的廟會，也是不能免的，有的祀禮停止舉行（如文昌廟），有的改辦學堂（如曹老公觀，改建陸軍大學），有的形式雖存，然已人跡稀少，不甚繁盛。（如上述之臥佛寺）其餘尙能保持原狀（如土地廟），甚至較昔更爲發達者（如隆福寺），則皆係商業經濟上的原因，決不是憑藉宗教迷信的力量。又有燈市口之燈市已移往琉璃廠，每年舊曆正月初五至十五日，極爲繁盛，這可算是民國以來新成的唯一廟會了。自民國十八年起，土地廟，花市集，白塔寺，護國寺，隆福寺等京市五大廟會，皆依新曆舉行。自此，香火香會。供神祈禱，幾乎完全被人忘掉，所廢下的只是幾個商場而已。

#### （四）北京廟會之時與地的分布

今將年中華者在大學中與同學教師所作調查之統計表列下，作爲北京廟會之時間上與地域上的分布之說明。

(1) 每月開三次之廟會(現在)

名稱	地址	警區	會期	建廟時代
土地廟	宣外下斜街	外四區	國曆每月逢三日	金
花市集	崇外花市大街	外三區	國曆每月逢四之日	明
白塔寺	阜內大街	內四區	國曆每月逢五六之日	遼
護國寺	西四護國寺街	內四區	國曆每月逢七八之日	元
隆福寺	東四隆福寺街	內三區	國曆每月逢九十一十二之日	明

(2) 每月開二次之廟會

名稱	地址	警區	會期	建廟時代
呂祖觀	東四大拐棒胡同	內四區	舊曆每月初一及十五日	明
呂祖閣	和內西夾道	內二區	全上	明
呂祖廟	宣外廠甸	外二區	全上	明
南藥王廟	崇外東曉市	外五區	全上	明

東藥王廟	東直門內大街	內三區	全上	明
北藥王廟	德內西條胡同	內五區	全上	明
東嶽廟	朝外大街	東郊	全上	元
九天宮	朝外大街	東郊	全上	元
十八獄	朝外大街	東郊	全上	元
關帝廟	右安門外	南郊	全上	明
財神廟	廣安門外	西郊	舊曆每月初二及十六日	明

(3) 每年開三次的廟會

江南城隍廟	和外交南城隍廟街	外五區	舊曆清明節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	明
-------	----------	-----	-----------------	---

(4) 每年開二次的廟會

海王村公園	琉璃廠	外二區	舊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	民國
-------	-----	-----	------------	----

(5) 每年開一次的廟會

雍和宮	安內雍和宮大街	內三區	舊曆正月三十日至二月初一日	清
白雲觀	西便門外	西郊	舊曆正月初一日至十九日 六月二十三、四兩日	金

名稱	地址	警區	會期	建廟時代
太陽宮	左安門內	外三區	舊曆二月初一日	清
蟠桃宮	東便門內	外三區	舊曆三月初一至初五	明
臥佛寺	東便門內	外三區	舊曆五月初一至初五	明
都城隍廟	西單成方街	內二區	舊曆五月十一日	元
善果寺	西便門內	外四區	舊曆六月初六日	明
灶君廟	崇外花市大街	外三區	舊曆八月初一至初三	明
大鐘寺	西直門外	西郊	舊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	明
鐵塔寺	東直門外	東郊	舊曆四月十八日	明
妙峰山	西直門外	西郊	舊曆四月初一至十五日	明

中頂	北頂	西頂	南頂	東頂	黑寺	黃寺
右安門外	德勝門外	西直門外	永定門外	東直門外	德勝門外	安定門外
南郊	北郊	西郊	南郊	東郊	北郊	北郊
舊曆六月初一日	舊曆四月初一至十八日	舊曆四月初一至十五日	舊曆五月初一至十五日	舊曆四月初一至十八日	舊曆正月二十三日	舊曆正月十五日
明	明	明	明	明	清	清

就上列五表，知北京廟會，月開三次者五，月開二次者十一，年開三次者一，年開二次者三，年開一次者十六。共計廟會三十六云。若欲知所建廟數，或反觀那幾個廟建於何代？則請看下面的統計表。

年代	廟數	廟名
遼	一	白塔寺
金	二	土地廟，白雲觀。
元	五	護國寺，東嶽廟，九天宮，十八獄，都城隍廟。
明	二十三	花市大神廟，隆福寺，呂祖閣，呂祖觀，呂祖祠，南藥王廟，東藥王廟，北藥王廟，關帝廟，財神廟，江南城隍廟，蟠桃宮，臥佛寺，善果寺，灶君廟，大鐘寺，鐵塔寺，妙峰山，東頂，南頂，西頂，北頂，中頂。
清	四	雍和宮，太陽宮，黃寺，黑寺。
民國	一	海王村公園



若按北京巡警局之區署來分，則北京廟會之分配如左：

警 區	廟會數	廟 會 名 稱
內一區	無	無
內二區	二	呂祖閣，都城隍廟。
內三區	三	隆福寺，東藥王廟，雍和宮。
內四區	三	白塔寺，護國寺，呂祖觀。
內五區	一	北藥王廟
外一區	無	無
外二區	二	呂祖祠，海王村公園。
外三區	五	花市火神廟，太陽宮，蟠桃宮，臥佛寺，灶君廟。
外四區	二	土地廟，善果寺。
外五區	二	南藥王廟，江南城隍廟。
東 郊	五	東嶽廟，九天宮，十八獄，鐵塔寺，東頂。
西 郊	五	財神廟，白雲觀，大鐘寺，妙峰山，西頂。
南 郊	三	關帝廟，南頂，中頂。
北 郊	三	黃寺，黑寺，北頂。

總合上表，知內城區署廟會有九，外城區署廟會凡十一，——城內共合二十。郊外者凡十六。

若按歲時來劃分，則北京廟會之分配如左表。

時 期	廟會數	廟 會 名 稱
國曆每月	五	土地廟，花市集，白塔寺，護國寺，隆福寺。
舊曆每月	十一	呂祖觀，呂祖閣，呂祖祠，東藥王廟，北藥王廟，東嶽廟，九天宮，十八獄，關帝廟，財神廟，南藥王廟。
國曆正月	一	海王村公園
舊曆正月	六	海王村公園，大鐘寺，白雲觀，黃寺，黑寺，雍和宮。
二月	一	太陽宮
三月	三	蟠桃宮，東嶽廟，江南城隍廟。
四月	五	北頂，西頂，東頂，南藥王廟，北藥王廟，東藥土廟，鐵塔寺。
五月	四	南頂，臥佛寺，都城隍廟，雍和宮。
六月	三	中頂，善果寺，白雲觀。
七月	一	江南城隍廟。
八月	一	灶君廟。
九月	一	財神廟。
十月	一	江南城隍廟。

就上表知北京廟會，用國曆者凡六，適用舊曆者凡二十八。新舊曆兼用者一。重見者凡八。於此亦可見舊曆與廟會，及迷信的關係了。

欲知北京廟會每年次數及其日數，請看下表。

廟會名稱	集會次數	集會日期	備
隆福寺	36	149—150	每月十二日外，再加大月一日。二月減二日，逢九，十，十一，十二等日集會。
護國寺	36	72	每月六日，逢七逢八。
白塔寺	36	72	每月六日，逢五逢六。
花市集	36	36	每月三日，逢四。
土地廟	36	36	每月三日，逢三。
南藥王廟	25—27	27—29	閏月加二次外，四月廿八日爲藥王誕日，加開廟會三日。
東藥王廟	25—27	27—29	全上
北藥王廟	25—27	27—29	全上
財神廟	25—27	27—29	閏月加二次外，九月十五至十七，加開廟會三日。
關帝廟	25—27	27—42	閏月加二次外，正月初一至十五日，加開十五日。
東嶽廟	25—27	42—44	三月加廿八日東嶽誕日，自十五至三十日，加開十五日。
九天宮	24—26	24—26	閏月加開二次。
十八獄	24—26	24—26	全上

考

呂祖觀	24-26	24-26	全上
呂祖閣	24-26	24-26	全上
呂祖祠	24-26	24-26	全上
江南城隍廟	3	3	
海王村公園	2	25	新正十日，舊曆正月十五日。
白雲觀	2	21	舊曆新正十九日，六月二十三兩日。
雍和宮	2	3	正月三十及二月初一日，又五月十三日。
臥佛寺	1	5	
蟠桃宮	1	5	
灶君廟	1	3	
太陽宮	1	1	
善果寺	1	1	
都城隍廟	1	1	
大鐘寺	1	15	

中頂	北頂	西頂	南頂	東頂	黑寺	黃寺	妙峰山	鐵塔寺
1	1	1	1	1	1	1	1	1
1	18	15	15	18	1	1	15	1
全上								

就上表可知，北京廟會集會次數最多者為三十六次，（凡廟會五次），次多者二十四次至二十七次（凡廟會十一），再次者為二次至三次，（凡廟會四），最少者，年開一次，（凡廟會十六）。

### （五）北京廟會的商業

北京廟會，在北京市上的經濟結構中，佔很重要的地位。趕廟會的以平民為多，他們的日常所需要的物品，多半是在廟會上購買，而

小本商人，因此就很仰賴於這種經濟上的活動，以謀利益。尤其是一般資藝的人們，廟會幾乎是他們衣食唯一的依賴所。中國對於統計，十分幼稚，下面所舉的事實，完全是我們在大學裏同學與教師共同調查的，雖未敢言準確，但也近於確實吧。

爲了記述廟會的商業情況，我們師生很費過一分商討，結果對於貨品分類，決定仍用國際勞工局之商業分類標準，將北京廟會所營之商業貨品，列爲十四類。今舉其要，臚列如左。

(1) 木器類。這大半都是農家手工業品。如木材，劈柴，手杖，木箱，水桶，各種木器，竹器，柳條器，籐器等。這些木器（廣義的）在各廟會都有出售，尤以花市集為盛。

(2) 傢具類。亦多係農家手工業品。如高粱帚，布拖帚，雞毛拂塵，毛刷，鏡筐，銅鐵水壺之類，名目繁多，不勝枚舉。這也是五大廟會都有的。燕京雜記有云：「土地廟……凡人家器用等物，靡不畢具。而最多者鷄毛帚子，短者尺餘，高者丈餘，望之如長林茂竹。今則恐以花市為首屈一指矣。」

(3) 煉冶類。如鐵鑄火爐，鍋，火圈，火箸之類。五大廟會，無不具備。此類貨物，平日購買，較不方便，但一至廟會，則多至不可勝言，真可隨心所欲的挑選。

(4) 鐵器類。為刀，剪，鎖，鏈，釘，等。尤有舊鐵器。凡有不能購買新器，儘可選購舊的，回到家去，一經打磨，亦可與新貨相等，然價則賤多矣。此等舊鐵貨物，以土地廟及白塔寺為最多。

(5) 交通類。如大車用具，自行車用具。此等貨品，廟會則較少。

(6) 土石類。磚瓦陶器類，除陶器外，磚瓦等物，多在廟外市街發售，蓋零買者少，運轉亦艱難也。

(7) 化學類。香水，香粉，肥皂，醫藥，照相，搪瓷器，瓷器，玻璃等。瓷器多劣品，排堆而售。香水，香粉等化妝品，亦皆下等品，蓋迎合小家婦女之經濟狀況也。醫藥多為中國成藥，如膏藥，跌打損傷藥。賣藥者多高聲宣傳，口講指畫，以形容之，尤且旁引博

證，或旁敲側擊，以炫引買主，而賣膏藥者，率皆略會拳術，舞弄刀槍，吸引買者，蓋皆為走江湖者也。

(8) 服用類。如帽，鞋，襪帶，手套，成衣之類。護國寺之鞋攤最多。

(9) 紡織類。棉布，麻布，絲綢，人造絲，花邊等。此以隆福寺為最多，護國寺次之。

(10) 皮革類。如皮革，皮夾，皮帶，皮鞋等。唯五大廟會有之。

(11) 食品類。麵食，糖食，水菓，乾菓等品皆備，麵食商攤，臨時開鍋供客，唯不甚潔淨，講衛生者多不敢購食。

(12) 印刷類。紙張，信封，信紙，信箋，圖畫，新舊書籍唱本等類。此則以正月之海王村公園為最多。

(13) 飾物類。飾物，飾花，珠玉，古玩，樂器，儀器，體育器具，兒童玩具，甚至弓箭。彈弓之類皆有。以海王村公園及隆福寺為最多。

(14) 雜類。草，木，花，鳥，獸，虫，魚，鴿，雀，貓，兔，狗，金魚，油葫蘆，蟋蟀之類。隆福寺，護國寺，土地廟，皆多花廠，培養花木。鳥類則以鴿為最多。隆福寺更有狗市。

廟會售品，多係家常日用品。購買者多為舊式家庭之中下等人家，尤以婦女為多。因為趕廟會，(一)來可以燒香，婦女迷信者多，(二)則她平日不得社交機會，又不得遊樂，終日坐斗室中，如坐囚牢，一有機會，甚願快情一遊。(三)則家用物品，以婦女自選為宜。逛市

場，在中下等舊式人家覺得不配，而且市場中上流男女為多，她們一出，自覺寒酸，不免汗顏，反不如走到廟會，結伴遊玩，買物還價，一切隨便，覺得是走進了自己的世界。據熟悉商情者言，廟會上的東西，並不便宜。但一般趕廟會的，却可自由還價，這是合乎中國舊式商業習慣的。且商攤極比，挑選便宜，貨較低，則價自廉，這又適合中下等社會的經濟力。

參加廟會之商攤，大半是祖父子孫相傳的，固守一定攤位。若新自城鄉來之商販，欲在廟會出攤，可與廟中住持人接洽，選擇隙地，接時交租，即可擺設商攤。

廟會商攤地點，在廟宇範圍內者，由廟中住持人支配之，大抵數世相傳固有之商攤，是固定不變的。其地租表面上是豁免的，但實際上，廟宇住持人向商攤徵收香錢，也就是地租的變相。大半所納數額不定，但看商攤大小及商業情況而論。護國寺地租，每攤最高為三角，最低者一分，普通則為一角。隆福寺也差不多是一樣的。土地廟則最高一角。繳納地租時，廟中並不給與收條，即住持自己無賬目可稽。大半都是下午四點多鐘，廟中人挨攤收香錢。收得香錢後，廟中

主持人即與喇嘛分之。據土地廟住持人說，其每集收入約為三元左右。（這是否可靠？不得而知；因為僧道每好哭窮，雖說謊為出家人之戒，亦忘之矣）。而隆福寺的商人說，每一個喇嘛，每天能分一角多錢，估計有二十多個喇嘛。每天能得七八元，每集二十餘元。廟外商攤，舊由警局收捐，近則已豁免。

商人間並無何種組織與聯絡。

宗教活動，在香火，香會，春場等廟會中，固甚重要，但在廟市與市集，則只存遺跡。隆福寺，護國寺，花市集及海王村公園，已經沒有敬神的了。白塔寺喇嘛，雖為人設道場誦經，但與廟會無關，開廟會，亦無人敬神。土地廟有私人去敬神的，但多係老年婦女去拜佛求籤，香燭商人，遂乘機藉佛營業。唯東嶽廟香火最盛。（妙峰山則上已言之）。

現在再說一說廟會上的娛樂。香火廟會，是沒有娛樂的。香會及春場，則係遊人自為娛樂，其本來目的，或在娛神。到了廟市，則娛樂始變為一種商業的活動。茲將所調查之北京七廟會上的娛樂場所，列表於下。

廟會名稱	劇場數目	雜耍場數	其他	合計
花市集	1	1	2	2
土地廟	2	10	5	17

海王村	東嶽廟	隆福寺	護國寺	白塔寺
1	1	9	9	4
10	1	5	10	3
1	3	2	3	7
11	4	16	22	14

劇場之中，約分清唱，京劇，評劇，大評劇，大鼓，日光映放之活動電影等等。雜耍場則為相聲，西洋景，留聲機，幻盤，戲法，武術，摔跤等。其他，則為相面，算卦，傳教士，書信代筆人等。

廟會中最令人不能耐者，則為無秩序與不講衛生。飲食之物，康

土飛揚，自然為細菌之傳播場。夏日則汗酸撲鼻，更令人不堪。但是這些不便，一般趕廟會的，並不以為苦，這就不能不算是一件怪事了。

關於北京廟會，現在所知大致如此，將來如有更多材料，當然再加補充，不過那又是將來了。





## 待起樓撫談

乖父

### 將軍

不愛江山愛美人之將軍，風流艷蹟，彪炳人寰，將軍新接美人至多，昔吾友陳瀛一君，曾爲將軍秘書，參機要者四年，於此時期中，親見將軍結納至數百人，退而爲注起居，名曰旁觀秘紀，友輩得觀者，咸舌橋不下，然將軍固自貴重，所接僅以閨秀爲格，不似長腿將軍下嬖媚優也，迨九一八後，復有故都夢蝶之事，譁傳中外，惟以將軍歡場勳績，擬諸戰陣武功，則夢蝶之事特小焉者，如戰河南因涿州之役而已，至豐功偉烈，足比於關東陝西之驚天動地者，則當推與四小姐事，四小姐之父，亦宦海神龍，爲民初大參案中五路財神之一路，晚年家

居，頗不得意，其長婿爲將軍舊屬，好美術文字，將軍斥五萬金，在津設一文化機關，使主之，每至津，恒赴該機關查視，因與內眷往還，遂識四小姐，漸親漸狎，乃種情根，四小姐貌非甚美，然極善修飾，作態媚人，稱絕技，當其喁喁爾汝，雖旁觀亦爲動心，將軍大爲惑溺，昭陽鳴鳳，乃賦德衰矣，後將軍返遼東，四小姐相思無已，恒假魚雁通情懷，惟文字苦無根柢，只得倩人捉刀，昔之林琴南高足，在五四學潮中，爲蔡元培除名於大學，後竟因捧梅博士成名之聊君，即曾爲四小姐專任秘書，據聊君言，小姐情書箋紙，鋪靡薰蘭，至爲經意，書竟，小姐印唇櫻紅痕於尾，用代鈐章，代筆者襟袖留

香，歷久不散，迨將軍入關，與小姐纏綿經歲，豈意風雲不測，復因內戰敗歸，狼狽返巢，小姐居津租界，東望胡天明月，悠然念遠，枕邊紅淚，積之可成細流，載夢東去，合白水而至遼陽，蓋將軍之歸，已近二年，正養精蓄銳，待機重圖中原，更不念恩婦孤宵，若何難耐，小姐寂寞者久，女子善懷，彌不可制，決意赴遼尋將軍，然小姐之父，曾挽人向將軍關說，求爲某路局長，以爲楊家有女，何愁外氏不官，然將軍用人別有權衡，竟置不理，以是積愆，乃嚴命阻女，小姐無奈，遂效文君，夜奔車站而行，前途旖旎，後顧淒酸，僅圖隨郎宛轉，不復念父恩勤也，迨其父知女既東矣，怒極，即在報紙登一啓事，聲明與女脫離關係，其文至爲雋妙，首述先世懿德，自宋清獻公說起，歷元明而下，代有傳人，然後至其自身，曾爲民國顯官，歷蒙大總統賜匾，大事誇張，盡家世清白富貴極溢之致，然以下一轉，乃謂不意小女某某（其名與四大名且中一人之字相同），誤解自由，星夜私奔，應斷絕骨肉之親，逐出宗族以外等語，文中絕未提及對方一

字，畏將軍勢也，讀者傳爲譁笑，惟嫌該啓事措詞質直無華，且爲散體，不宜韻事，乖父爰爲另擬一篇，俟諸所著說部中，頗爲一時傳誦，輕薄爲文，自知罪過，然當時箭在弦上，殊不能忍其俊，惟以忌諱應避，未敢用其本姓，隨意指一陶字代之，以晉近也，文曰：「維我陶氏，世系名家，稽古帝則堯氏陶唐，考周官則虞爲陶正，先生五柳，千秋共仰陶潛，刺史百變，兩晉獨推陶侃，誰比陶朱公，人間富貴，世傳陶弘景，天上神仙，將軍儒雅，陶恭祖三讓徐州，侍御公忠，陶丘仁十年臺閣，降及後世，尤著聲聞，元陶宗儀作南村輟耕之錄，清陶文毅樹兩江治醜之勳，舞臺佳劇，斬皇袍艷說三春，（陶三春），家庭穢聞，咬媳舌獨尊一老（騷翁陶鎔事），至論傳家翰墨，宜將毛穎配陶泓，而况用世經綸，敢以瓦雞擬陶犬，凡茲稱引，畧表門楣，當無愧喬木故家，嘗自矜詩書世澤者也，不意小女某某，誤解自由，妄行解放，於前日拋離骨肉，携帶金珠，席捲而逃，兔脫以去，某深愧陶冶無方，致小女陶誕突盜，上慚祖德，下玷家聲，茲特將小

女逐出族系，永斷葛藤，除向戚友通知，合并登報告白」。

## 古今兩說書人

余於清人詩，喜漁洋茶村二家，風格神理，兩兩不同，而兼好之，以爲美不相妨，弊足相救者也，然讀變雅堂集在十年以前，假諸友人，匆匆僅數過目，至今什九遺忘，且執業新聞界，即偶爲詩，亦諸笑取寵，脂韋媚世，打油釘錢而已，故謂此事全廢也可，近日讀民鳴月刊，有叵尸君所作茶村詩傳，所錄茶村詩今年貧二十四首中，有關於柳敬亭者二章，一曰「中秋無食戶雙扁，叩戶爲誰柳敬亭，亟送茶錢仍送酒，直教明夜也休醒」，（原註，中秋日一粥，閉門睡矣，忽聞叩門聲，乃柳叟敬亭走力送酒，并青蚨一千，想逾格外，感而有紀，）其二曰：「封題凜凜太周詳，酬後重看笑一場，多少同人稱厚道，來伴未免嘗商鞅」，（原註，中秋明日，几上再見柳敬亭札封，函下有八字云，來人受賞，我就天誅，始悟昨者平頭逃去之故，不覺大笑），讀

之想見敬亭風義，余得慷慨飄酒之神，且見其能爲世重如此，茶村義不仕清，豈肯受憐於市井說書之人，於以知敬亭高行逸致，已足列於士夫，非僅說書能一聲檀板溫而厲，三疊漁陽慨以慷也，梅村之傳楚兩生，或知之尙未盡乎，余因復憶近代一說書人，鬚齡居保陽時，有尤鶴亭者，擅說三國聊齋，其人絕肥重，恒苦咳喘，性好色而有少妻，常於說聊齋時，擊房幃事歷歷道之，自謂雖體肥善喘，而無碍於說書御內，此異稟亦天佑也，尤自民初元卽與基督將軍善，約爲兄弟，時將軍僅官連營長耳，迨長師旅，專疆圻，恒延尤至營，爲將士說三國演義，後竟在河南委爲縣令，民七八年，尤返保陽，衣錦晝行，後隨差弁四五，宛然新貴，及居官得錢，乃營菟裘終老，俗謂人之狡詐善欺者，曰「一肚子三國志」，基督將軍於中國稱倒戈巨擘，詐騙專家，其成就必有由來，乃僅爲一說書人所甄陶而出，豈非異事，惟將軍縱橫捭闔，終無成功，豈尤某教導未盡，抑曹孟德諸葛亮之智，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耶。

## 藥轉詩

古人文成廁上，看似笑談，亦有至理，蓋當積滯盡銷，胸懷隨暢，靈感一發，妙緒斯生，或有不待起立，而欲搖筆拂紙者矣，余於廁上，亦有因緣，然非成文而爲悟詩，憶前年春遊北平，寓友人園中，所攜僅玉溪集一部，暇輒讀以破悶，義山詩本病隱晦，雖古人多所箋註，而存疑之處良多，思索難明，翻成迷惘，一夜如廁，因會服藥，積穢盡下，舒暢之餘，仰望繁星，靜收夜氣，忽對集中藥轉一章，豁然有悟，不禁欣躍如狂，幾罹墜溷之禍，蓋義山藥轉詩曰：「鬱金堂北畫樓東，換骨神方上藥通，露氣暗連青桂苑，風聲徧獵紫蘭叢，長籥未必輸孫皓，香麝何勞問石崇，憶事懷人兼得句，翠衾歸臥繡簾中」，此五十六字，曾百解不得，箋註紛紜，向鮮定論，或謂刺女尼之不貞，或謂譏貴主之放蕩，詠廁之什，與義未合，狡童之比，益形不似，余於此久費沈吟，茲乃悟「轉」之爲言下也，醫言藥轉，即服藥以下沈積之謂，明此則全詩如土委地

，不釋自明，詩人固主諷諭，然未必首首此中有人，句句言中有物，否則作詩尙何天趣之可言，世之好索隱附會者，或病此解淺易，然願以質諸通人。

## 連彈大鼓

大鼓之在北方，頗具勢力，昔年幾與舊劇分庭抗禮，然今則衰歇不振，除劉寶全及一二女角外，久無繼起，人亦不復如前重視，良以大鼓本身，已病過於清雅，不能與下里巴人爭勝，個中人既不翻新，亦不復古，故步自封，至今乃成技以人重之局，將來劉寶全一逝，此技將無立足地矣，大鼓向以一人獨歌，兩絃爲輔，雅固云雅，調却嫌其太單，故連彈頗有復興之必要，所謂復古者是已，連彈者，法以四人並坐，各司琵琶，絃子，四胡，及雙琴等，樂器，最右坐者，左手敲琴，右手則撥左坐者之琵琶，司琵琶者，左手撫琵琶上端以定音階，右手左伸，以彈鄰坐之絃子，抱絃子者，亦左手撫絃，出右手拉左坐者四胡之弓，最左者左手司四胡音階，右手兼敲琴之役，必使人皆上下其手，左右其心，兩用其耳

若目，所謂換手五音聯彈是也，最右另立一人，敲鼓歌梅花調，檀板一催，衆聲齊動，趁板眼以同起落，因抑揚而互高低，初爲恩怨爾汝之音，倏變奔騰澎湃之什，使人心驚絕調，神合繁聲，然清越者琴，淵淵者鼓，四胡之聲幽以鬱，絃子之音天而矯，固羅羅清疏，各極其妙，耳能獨追乎一音，方知各音皆不混於衆竽，凝坐靜聽，眞覺神乎技矣，惟歌不過八句，曲牌不過三套，通俗爲「夜深沉」，「鬼扯腿」，「銀扯絲」，「將軍令」之類，工尺繁雜者罕用焉，予兒時得見張小軒之五音連彈，銜燈大鼓，連彈仍循舊規，於兩琴間燃紅燭四，張口銜紅色木架，下綴木板數重，共置小燭百零八挺，揭簾以出，胸前燦若春星，按拍徐歌，滿園動色，試思朱樓華燈之間，益以紅燭百十盞，金鼓紅牙之外，參加絲竹五六音，如此風光，何等氣象，觀者能不因紙醉金迷，倍覺山溫水軟乎，然而二十年無此盛矣，樓台歌舞，良足以覘世變也。

## 跳 舞

暑近除兮秋欲涼，不夜城中夜未央，掉頭不管

興亡事，放眼來看跳舞場，跳舞場開月宮近，清吹細樂冷然韻，朱箔銀燈欺月華，明璫翠羽穿花陣，艷侶瞻從未舞前，瓊台高處坐羣仙，粉白黛綠紛成列，眉黛腰肢鬥可憐，斜盼輕蹙還巧笑，未必承恩不在貌，生疏乍見尙矜持，倏忽成歡入懷抱，急管繁絃故催，回黃轉綠幻燈開，滿堂多士鞠躬請，結隊仙姝下界來，相逢何必通名姓，相親已足肌膚並，芳息全教韓壽聞，纖腰任與秦宮弄，一雙兩好此時情，嬌喘還疑細語聲，「雀兒思動」（舞名）飄飄舉，「狐步」（舞名）輕移側側行，柔音綺靡琴微響，香風蕩漾人來往，翩翩初如鶯織梭，迴旋又學蛛遊網，嬌弱偏能耐暴狂，狡童也解擁徐娘，初驚木屐隨珠履，又見梨花壓海棠，自古歡娛苦時少，豪興未闌天欲曉，祇因欲買美人心，還應多費洋錢票，含羞低謝愛儂人，來宵花底約相親，吁嗟乎，果然有「肉」皆生「感」，可惜無「香」不是「賓」，上爲余往年作舞場曲，自覺刻劃尙能盡致，津中之有跳舞，約在十數年前，嚴範孫先生，曾合名流欲圖制止，而人慾橫流，甚於洪水，雖神禹不

能爲功，日興月盛，以底今茲，擁護此道者，且謂爲高尚娛樂，人若反對，無異自暴其心地卑污，猶觀裸體畫者，學者必生美感，登徒子反起淫心，然跳舞果高尚乎，吾閱西籍，固知濮上桑間，亦恒因跳舞爲階梯，以西洋人非佛非仙，豈盡能動心忍性，牝牡相逐，雖曰獸慾，然亦人情之隱也，善哉吾友某電影家之言曰，「吾初謂跳舞爲高尚之社交，每值交際，或入舞場，得妹者而摟之，交股貼胸，

幾欲與之融化，久而成癖，視爲當然，遇良家閨秀，靦腆羞縮，尙竊笑其固陋，然有一日戚家茶會，乃共吾妹合舞，時當夏日，人咸薄縠輕紗，肌膚所接，若無遮隔，吾乃大窘，心躍面頰，竟甚於昔所笑者之羞縮，不終舞而逃，自是甘爲羊公鶴矣，觀此，可知好舞者皆好摟他人之妹，不自知其輕薄者也，安得一一使得此閱歷哉。

## 聯話

允樞

合肥王逸塘先生。文武兼資。久爲海內所欽仰。今年重陽後二日。爲先生六秩壽誕。余壽以聯云。

嶽降淮淝 胸羅星宿

天周花甲 人在蓬萊

先生學富識廣。「胸羅星宿」四字。足以當之而無愧。屈指現代人材。先生當然是第一流。先生居蓬萊里一號。又適合「人在蓬萊第一峰」之意義。故未句作歇後語。

聯難不佳。然自信與先生之身分。尙能相稱。



# 詩錄

壽王逸塘先生六十二首

廢韻

壯年負笈學東瀛。君留學日本  
士官學校旋縮疆符領百城。

君前長吉皖  
兩省民政麟閣至今留政績。鷄林到處仰詩名。大鵬

水擊三千里。小范胸藏十萬兵。日與故人同話舊。  
何如一出慰蒼生。

龍驤虎視十年前。投老津沽意適然。苑署古文

方待輯。古文苑書名，不著編輯者姓氏，唐以前散  
佚之文，頗賴是書以傳，凡二十一卷，樓名今是定

能傳。解頤尚有詩堪說。君著有今傳  
是樓詩話喋血終無地可遷

。謂因津變  
移居事劫縛逃生君與我。祝君看到海成田。

翩兒在香港，杳無消息，近聞故里又淪為  
戰場，寄書不達，萬感交集，時中秋夕方  
客沽上，對月有作。

廢韻

嶺南沽上瓦橋東。天各一方心則同。對影相思  
明月下。逃生都在戰雲中。一丁喪亂愁難訴。欲報  
平安計已窮。莽莽神州皆殺氣。萬金何處覓郵筒。

杜詩，家書  
抵萬金。

丁丑七月感事 十四首

壽人

黃禍名詞最不祥。弟兄莫闖自家牆。如何密邇  
同洲者。不共存榮共死亡。

石破天驚第一聲。魯連憔悴坐圍城。衰年不寐尋常事。翻惱秋蟲叫五更。

安禪木榻斷聲聞。邸報街頭日夕紛。一擊晴天來霹靂。望中又見砲車雲。

望門投止雨如麻。家具行囊載滿車。奈唱哥哥行不得。河南河北各天涯。

柱杖呼童自掃門。簾嚴天色近黃昏。播音賴有空中語。時事些微到耳根。

急裝朋好約南還。亂世安知道路艱。聞說東風猶未便。幾人飄泊在成山。南行商輪，退客票，開赴烟台。

江關兵禍及池魚。舍館都無一定居。怪底山妻癡病久。呼兒頻寄大雷書。

連牆許叟老詞人。撲筆推書夜嚮晨。難得苓泉詩伴侶。移居好樂往來頻。佩臣暫寓北辰飯店，味雲亦暫寓好樂里。

好句誰如趙倚樓。傷時歎逝更悲秋。故應吳越春秋事。都向容齋五筆收。幼梅近成移居詩數篇，又歲齋五筆正屬稿。

張侯苦行似頭陀。對字棲遲足嘯歌。追和杜陵秋興句。不因人熱奈君何。苦澗成秋興八首，所居無執爨處。

新農爭羨管公明。先事飄然海上行。洛聲赴北戴河，我與八公彈劍缺。雲中雞犬並擔驚。

十二連橋張玉裁。思君不見盍歸來。連天烽火兼風雨。同谷遙知斫地哀。

溘先朝露有陳小徐。如。追逐昌黎返太虛。張君為。黎人自笑祝宗枉祈禱。燈前重答秣陵書。

警報風雲事事新。舊聞孔墨等灰塵。問誰重輯青燐屑。廿六年前老難民。青燐屑應

葛嶺寓樓即事 一桐

山色湖光競入樓。塵襟滌盡客心幽。雙峯對峙爭朝旭。一雨蕭森似晚秋。嶺上仙翁留姓字。堂中權相欠貽謀。結茅擬傍丹臺隱。適意何妨老不侯。

過江 一桐

擊楫江心自笑顛。怒濤澎湃氣無前。斷流詔衆殊荒誕。爲問符家幾許鞭。

聞警 巢民

世道渾如蜀道難。眼前風景忍相看。蟲沙聚作



田橫島。水墨圖成米老山。自覺神清妨骨醉。誰言  
內熱勝心寒。何當如沸如羹裏。尙有勞人心自閒。

金陵懷古

巢民

龍蟠虎踞太無聊。鐵甕金塘一戰消。豈有江流  
鞭可斷。只餘壘塊酒難澆。吳宮花草殘香在。故國  
江山入夢遙。堪笑英雄真好事。總將閑話付漁樵。

齊天樂

重九登高

栩人

明年人作明年會。今年漫勞相問。顧影墮揚。

悲秋宋玉。一樣苦難安頓。相如又病。便滿插黃花  
。羞顏難認。無限高寒。休誇尺五去天近。人間  
何處避亂。念當年張儉。原是亡命。大地微塵。虛  
空粉碎。真個十方銷寶。淵明悶損。料寄傲南軒。  
也難安穩。惆悵歸來。醉魂猶未醒。

點絳脣

重九

栩人

愁雨愁風。年年人爲黃花瘦。黃花依舊。破帽  
西風透。借問淵明。琴是無絃奏。思量又。酒杯空  
後。味更濃於酒。

## 書話

蟬君

吾國自宋南渡以後。士風流於虛浮誇誕。稍解吟哦嘔唔之文人。在生前或死後。往往刊一專集。他們本人及其子孫。自以爲業已名垂後世。其實祇是自襮其陋。然因此之故。集部之書。遂汗牛充棟矣。清之四庫。擇尤著錄。卷帙浩繁。已有披沙揀金之苦。民國十八九年。各圖書館及收藏家。競購明末清初之集部書籍。禁燬及不見著錄者。價值尤昂貴。余曾戲語若輩云。歸元恭之厨子。夏完淳之書僮。倘有片紙隻字。留於人間。君輩亦珍秘視之耶。若輩赧然。無詞以對。



## 歌舞江山

劉雲若

曲終人散後，今古兩茫茫，回憶中年哀樂，芳草戀斜陽，天際白雲自散，心上溫柔都老，我更住何鄉，當歌青眼白，顧影黑頭蒼，濟無楫，飛無翼，渡無梁，劇憐檢點故物，只剩舊時狂，且撫江山兒女，譜作漁樵閒話，真假漫參詳，腐腸思酒肉，媚世著文章。（調寄水調歌頭）

### 第一回

虎豹當關將軍談仁義  
風雲變色羣雌策縱橫

本書開幕，約在前若干年時候，有位呂啓龍將軍，正在作着北地都督，聲勢驚天動地，那時軍人運盛，官爵大小，全看着兵力厚薄而定，這位呂將軍經過三四年的養精蓄銳，籌備得兵精糧足，當然不能恰守古訓，備而不用，這就和他本人吃了海狗腎鹿茸

汁以後，當然不能再服獨睡丸，因而他的姬妾勢必遭殃一樣，於是乎隣省就無故的遭了他的侵略，不到兩月，把某省的都督趕跑，呂將軍派了心腹大將盧鳴天，前去鎮守，收爲自己地盤，那時的中央政府，本來號令不出都門，各省疆吏，除了平日接受

政府封號，以圖正名定分，戰時向政府請令討伐，以求師出有名以外，沒有別事可以利用，向來很少交涉，呂將軍這次侵伐隣境，事先也會向政府請令，並且通電宣佈隣省都督十大罪狀，及至兵事勝利，如願以償，自然又擺出替天行道，爲國平亂的面孔，向政府報捷獻功，好在政府態度，向來事前是不礙不聾，作不得阿家翁，事後是善打死老虎，不得罪巨室，隨着就發表明令，把鄰省的戰敗都督，加以褫職通緝的處分，却任命了盧鳴天繼任隣省都督，呂將軍以太上皇的身分，晉職爲兩省鎮撫使，本書開始，就在政府下令的次日，呂將軍手下一班文武，因爲政府命令電報，是深夜拍到，當時來不及入府叩賀，所以在次日早晨，全體入賀，衆人雖都知道將軍向不在午前起床，但怕他遇到諾大喜慶，萬一特別高興，通宵不眠，來個破例早朝，接見僚屬，所以大家都抱着寧可自己去早了，見不着大帥，不可去晚了，使大帥看不見自己的心理，在早晨八點鐘，督府內各廳各處，都已擠滿了人，就中單提地位最高的機要廳，本是呂將軍自用的大廳，

建築得十分寬敞華麗，呂將軍禮賢下士，向來把這地方讓作高等僚屬聚會之所，他每日也就到這裏來議事，或者閑談，本來這座廳沒有名字，只因每日有兩位機要秘書，輪值住在廳中，替將軍臨時擬發文電，像昔時學士入相掖庭一樣，所以在差弁口裏，就稱作機要廳了，這時正在隆冬天氣，機要廳中雖然有暖氣爐，溫暖如春，但是這些候見的大官，幾乎人人面有忍寒之色，一來他們向是顛倒晝夜，內中竟有未曾入睡的，二來又有許多黑籍人物，早晨來不及吸煙，就匆匆起來，等候多時，怎不難過，而且呂將軍本身雖然是個大癮，但他最恨旁人抽煙，所以手下文武，一入帥府，身上連個煙泡兒也不敢帶，恐怕萬一被不對頭的人看見，到大帥跟前告密，立刻便要失寵，至於辱罵，還是小事，因爲大家都是萎靡不振，以致這廳內雖有二三十人，更沒有歡欣鼓舞的樣兒，參謀長李棲梧，是個連鬚大鬍子，正斜倚在沙發角上，吸着雪茄，口內蓬蓬出煙，好似鬍子失了火，和他身旁坐的湖北省都督代表吳南芋，談論他昔年在岳州嫖暗娼，一箭三雕，

聚婆媳母女於一床的風流艷事，一位瘦小枯乾的苗參議，彷彿特別怕冷，撥把椅子斜倚在暖氣管旁邊，正對着第八師師長楊汝璉，咬文嚼字的歌頌大帥功德，那楊汝璉不知是覺得所言逆耳，還是忍不住他的酸氣，竟掉轉頭去，向軍法處長黃倬生說話，提起第三混成旅有個姓范的連長，因為酗酒滋事，砸了一家戲園，打死園主，現被押在軍法處，尙未定罪，故而替他求求，這位師長說的很輕俏，向黃倬生道，這范連長是我那三小妾的乾娘的乾兒子，昨天他家還特意托人求我，這點小事又算什麼，黃處長你看可以放就放了吧，打死個老百姓，給幾個錢得了，那黃倬生唯唯答應，說回去就辦，一言未了，忽聽有人拍桌子大罵混蛋，衆人聞聲一驚，只見在正中議事大長桌的左端，坐着個第二師長，兼本地駐守司令的岳慕飛，正挺着瘦長的身軀，鐵青着青筋暴露的面孔，瞪着兇光灼灼的眼，拳頭還按在桌上，惡狠狠的望向對面坐的秘書長郭審夫，這郭審夫算是近一兩年來呂將軍最親信的人，呂將軍的秉性，對於用人，向來能堅而不能久，信任一

個謀士，很能言聽計從，但常因一事的參差，或一時的喜怒，就棄而不用，是常有的事，但這郭審夫自從入幕，便能深結主心，直至如今，帥府要政終歸他一人把持，不過他雖然直上扶搖，權傾內外，可是外面終是十分謙和，待人接物，常是虛懷自下，那滿臉的笑容，永不消失，尤其見人必鞠九十度的大躬，日久習以爲常，竟變成了駝背，據人說：一次他抱喪明之痛，死了獨生子，也只哭了三五分鐘，眼淚一乾，笑容隨現，可見涵養到什麼程度，這時他正和呂將軍一位老表兄，曾在前清中過秀才，而現爲秘書廳幫辦的何其鐸談論文章，提起他昔日在北京作小京官的時候，曾和樊樊山，易實甫，羅揆東等人，共立詩鐘社，記得有一次龍眼五唱，我的是名士一堂龍虎狗，佳人三絕眼眉腰，大家都稱贊，何其鐸聽了，也犯了酸，就答說：當日我也玩過這玩藝，最露臉的是進學那一次，在朋友席上，我有兩句，是醉月飛觴真樂事，眠花宿柳可人心，年數多了，忘了什麼題目，哦，哦，記得了，是醉眠兩個字放在頭上，郭審夫聽了一笑，方要再說，那知對

面的岳慕飛，已拍案大怒，郭審夫住口抬頭，愕然相望，還不知他和誰動氣，方才現出滿臉笑容，待要詢問，那知岳慕飛又把桌子一拍，罵道，媽的真討厭，酸文假醋，刺刺什麼？郭審夫明已聽出他語侵自己，但還不拾岔兒，陪笑問道，岳司令，你這是爲什麼啊？岳慕飛頓足喊道，就是爲你，郭審夫猛吃一驚，立起鞠躬道，我：我怎麼了，岳慕飛也一躍而起，叫着郭審夫的綽號罵道，郭小鬼，你這蜜錢砒霜，趁早收拾起這付鬼臉，你岳老子今天拚着得罪你，明兒去挑唆大帥把我槍斃，姓岳的認了，好小子，誰不知道我跟了大帥二三十年，上陣給大帥賣命，平日替大帥背黑鍋，都是我頭一個姓岳的，沒落在別人後頭，盧鳴天才來了幾天，這回打仗的俏事，竟搶到我前頭，當了都督，和大帥成了一字并肩王了，我姓岳的就是不服這口氣，誰不知道你和盧鳴天是把兄弟，若不是你在大帥面前保舉，他會挨得上個兒？媽的，你們就結黨搶權吧，大帥的基業，早晚毀在你們這羣小人手裏，我姓岳的拚着不幹，也得接你這雜種小舅子，說着，探身就要打郭

審夫的嘴巴，郭審夫嚇得倒退，廳中衆人，也有郭審夫的私黨，連忙上前救護，也有和郭審夫不和，聽他當場挨罵，心中趁願，但在大面上不好不趕過拉勸，大家攔住岳慕飛，七口八舌，紛紛勸解，岳慕飛還罵個不住，將手伸入袋內，要掏手槍，幸而李棲梧在旁看見，急忙奪過，郭審夫真是養到功深，隔在衆人背後，還陪着笑臉，藹然和氣的叫道，岳司令，你這可冤枉死我，你也不想，大帥可是隨便聽人話的，莫說這樣大事，就是用個營長，向來也出在大帥自己心裏，難道老兄你不知道，就說這次動兵，大帥本打算派老兄你去，已經教我擬命令了，後來大帥又猶疑起來，對我說，教慕飛去自然最穩當，可是我實在離不開他，若是沒有他在本地鎮着，我夜裏真睡不安枕，所以斟酌半天，只可派老盧去，這是實情，我說句謊，教我斷子絕孫，大帥只爲重看你，才留在身邊，那知道給我種了毒，這真冤枉死了，那岳慕飛本來腦筋簡單，經郭審夫在辯訴中轉着彎兒給他灌了米湯，戴上高帽，他得在大庭廣衆中得了面子，不由把氣消了一半，但仍恨

恨的道，誰信你小鬼的話，你本來已經斷子絕孫，應過誓了，郭饔夫只作沒聽見，仍陪笑欲語，正在這時，忽聽東面旁門一響，從裏面走進一人，衆人全都吃了一驚，紛紛後退，原來這大廳各面，都有門可通外面，呂將軍每天進來，常是經由東面的門，所以此際衆人只當他來了，嚇得忙著恢復秩序，那知進來的並不是將軍，却是呂將軍最親信的跑上房小聽差，而兼軍需處長的梁保粹，這人已是年近四十，面容憔悴，身體枯瘦，但是有一雙又伶俐，俊媚的眼兒，和靈活的舉止，清脆的聲音，一見便知年青是個俊俏人物，據說在二十年前，呂將軍作哨官的時節，使用他作小護兵，似乎還代理什麼特別職務，直到將軍陞官，混得娶了太太，才把他的兼職解除，他昔日的名子，原是寶翠，直到作了官，才改了這同音的兩字，始終貼身伺候將軍，頃刻不離，在帥府中是第一等紅人，將軍下屬，誰敢不巴結他，只岳慕飛一人，倚仗是從龍宿將，不把他看在眼里，見面只叫小梁兒，梁保粹對岳慕飛，也有些畏懼，忍氣不敢計較，其餘的人，若得梁處長一笑，

就自引爲佳運臨頭，勢位較低的，簡直巴結不上，內中郭饔夫，盧鳴天，和他是換譜兄弟，多得照拂，所以權位最固，這時梁保粹走入，衆人看見，也和見了呂將軍一樣畏懼，大家爭着招呼，那梁保粹只淡淡點着頭兒，就向郭饔夫面前走去，這時楊汝璉在旁叫道，梁四哥，大帥起來了沒有？梁保粹漫應道，大帥壓根兒還沒睡呢，正抽着煙，也就快出來了，說着拉郭饔夫到屋隅大沙發上坐下，低聲說道，留神！大帥今天犯脾氣，你可經些兒心，郭饔夫一怔道，怎麼？今天大喜大慶，怎……梁保粹向四外瞧瞧，更把聲音放低道，大帥夜裏接濟北京電報，正喜喜歡歡，往四姨太太房裏睡去，不知道看破四太太什麼私弊？發了脾氣，一烟槍把四太太的頭打破了，又抄起個小金鐘擲去，幸虧沒擲中，只打碎了大穿衣鏡，當時還要教馬弁拉到後院槍斃，萬幸把大太太驚動出來，勸着大帥，到底把四太太貶到小花園裏去，教人看守，過一天再發落，郭饔夫深知這位四太太是大帥最寵愛的人，大帥近兩月來，都是宿在她的房裏，今日突生此變，深覺詭異，但

他聽了梁保粹的話，先不詢問四太太失寵詳情，只忙不迭的問道，那麼大帥夜裏在那位太太房裏睡的呢？梁保粹點頭笑道，我就爲這個來告訴你，他在七太太房裏睡的，郭譽夫哦了一聲道，這樣七太太要得寵了，我們可得……說到這裏，又改口道，大帥快出來了吧，梁保粹點頭，郭譽夫忙不迭的和梁保粹由西面側門走出去，這時其餘衆人，有的已偷聽得梁保粹的話，大家互相告語，立刻紛紛走出，應中只剩了岳慕飛仰首冷笑，不大功夫，衆人又陸續進來，竟個個改了妝束，原來這應中的人，除了岳慕飛身著軍服以外，餘人全是耀目生光，萬分華麗的綢緞面貴重皮衣，打扮得蕩子統緒一樣，便是年老些的，也學作風流少年，乍一看，好像開什麼男裝賽美會，或是皮貨莊大展覽似的，但經梁保粹這一報告，衆人出去換過裝束，個個又全成了糾糾武夫，軍服長褲，另是一番氣象，便是秘書一類文官，如郭譽夫，何其鐸等，也照樣假文修武起來，大家相對一笑，好似各自會意，至於這班人因何如此倉卒改裝？而且又何以換得這樣便當？裏面却是大有

文章，原來呂將軍向來誥誡僚屬，深以修身禁慾爲戒，但他後堂姬妾，竟比金釵之數，還要多半打，他對人解釋，並非由於好色，而是當時風氣所被，凡是位高爵尊的人，若不廣置下陳，就像不夠勢派，好比一座絕大園亭，沒有花卉點綴，主人便要被譏欠雅，所以他才未能免俗的娶了許多姬妾，以爲陳設，而且他常提倡知足論，說廣廈千間，夜眠不過七尺，食前方丈，果腹僅於一器，姬妾雖多，侍寢只用一人，並非長枕大被，開什麼無遮大會，所以他並不算是荒淫，而且他在姬妾中所寵愛的不過數人，其餘幾乎全是永巷長門，度着凄清歲月，所寵的人，一是三姨太太，這位姨太實際排次十三，因爲原有的三姨太，在呂將軍任旅長時，便和一位司務長開了小差，虛額未補，以後這十三太太得寵，有恃而驕，既嫌名次太低，又有些洋迷信，以爲十三數目不吉，便向呂將軍要求提陞，呂將軍效法昔時某朝帝王，宴駕遺詔，傳位十四子，被大臣改了一個字，成爲傳位于四子的故智，於是把十三姨太取消十字，改爲第三，這位三姨太，娘家姓



楊，名叫浣秋，出身還是宦家小姐，她父親久作州縣，呂將軍前些年駐軍安徽，正值她父親作青陽縣，因見呂將軍勢位貴盛，便將女兒獻上作妾，換了個稅局差使，以後歷次辦稅，成爲呂將軍最得力的聚斂之臣，此公本身，也發大財，但不幸在前年患病亡故了，三姨太因是小姐出身，所以舉止言動，都別有大方家教，絕非來自煙花的女人可比，而且她極工心計，固寵取媚的手段，高出尋常，她對呂將軍向取以退爲進的態度，旁人得寵，便要盡奢縱慾，失寵便灰心喪氣，她却一貫的假貼溫存，冷中見熱，所以別的姨太太，有時被寵到無以復加，但失寵時也被凌辱不堪，三姨太却向未受呂將軍一句斥責，而且別的姨太太，即使工於狐媚，把將軍哄得沉迷不醒，因而把三姨太太冷淡起來，但三姨太絕無怨言，將軍早晚總會把別人的肥膩油腥吃够了，重想起三姨太清朕淡遠的滋味，再回到她的房中，因此這楊浣秋一直是將軍房中第一紅人，不過近年身體多病，又學了佛，性情似有些恬淡了，第二個寵妾，便是梁保粹所說，昨夜才打入冷宮的四姨太

，此人原是梨園中唱花旦大名鼎鼎的白鳳寶，生來艷美風流，飛揚蕩逸，至於對男子的媚功，更是與生俱來的特別秉賦，初娶入府時，會專房一年之久，將軍身上的各種虛弱病症，多是她的造成，但將軍終是離不開她，雖在竭力顧養之期，一月也得在她房裏住上十天，不過幾年來，這白鳳寶蕩閑踰檢的行爲，層出不窮，曾被吊打三次，逐出兩次，把手槍抵在她頭上幾乎開火的事，也有六七次，但至今她依然是將軍最寵的人，可見魔力是多麼大了，第三個是七姨太馮素娟，是個女學生，在大學上過二年，還留過東洋，爲人聰明，頗有學問，據說：她平日抱着寧爲英雄妾，不作俗人妻的主義，以後遇着呂將軍，認定他是英雄，所以不辭作妾，將軍感激美人巨眼，自然不肯把她和粥粥群雌一例相待，這馮素娟雖然敬重呂將軍，但對府中一切腐敗情形，頗爲不滿，常想幫助將軍有所興革，將軍本是老粗出身，自從飛黃騰達，福至心靈，又得幾位有學問的幕賓，漸加薰陶，也頗長些見解，得些知識，但是全不甚高，如今得了不櫛進士的床頭人，再加指導

，他居然學問大長，對僚屬談話，動不動的就研究什麼問題，提倡什麼主義，滿口新名詞，宛然像個風流儒將了，將軍得了這樣成績，自然感激素娟，特別信寵，於是素娟漸漸的在內參預軍政大事，所一班謀臣武將，都特別怕這位七姨太太，第四位是十六姨太，名叫洪小翠，原是九姨太太房中的婢女，九姨太來自花界，這小翠本是她買的養女，預備將來作搖錢樹的，九姨太既嫁了呂將軍，這小翠就以媵婢身分跟了過來，那知九姨太只擅寵月餘，便遭棄置，永也不得翻身，小翠倒被將軍看中，就不客氣的收用了，這小翠目語眉聽，先意承志，呂將軍十分中意，於是小翠以佐貳資格，只試署了幾日，便正式陞任爲十六姨太，她的寵眷，雖不及以上三位，但每月也總博幾夜雨露恩光，比那累歲經年，難見羊車臨幸的黑人們，尙有天壤之別，這四位得寵姨太中，除小翠以溫馴見長，慣能隨人宛轉以外，其餘三人，全有不同的特能，不同的個性，呂將軍就在三種境地中，調劑生活，譬如一陣子精神肉體，全都感到興奮，自然到四姨太太白鳳寶房

中去發洩，盡情荒淫，不捨晝夜，所以他所用的海狗腎，人參，鹿茸，銀耳，向以在白鳳寶房中銷耗最多，過幾日覺得身體瘦軟，精神頹敝了，便又轉想到清靜境地中，和素心人作伴，以圖休養，並且尋另一種而享受，於是就轉到了三姨太房中，楊浣秋對他，完全是輕颯淺笑，嗔寒送暖，重情而不重慾，言語舉動，處處流露風韻，教他咀嚼回味，覺得異樣銷魂，將軍享受一個時期，慢慢精力復原，靜極思動，也許感覺自己太頹靡了，應該振作，便又轉到七姨太馮素娟房中，馮素娟又是一種手法，這位年過半百的粗豪將軍，竟當作摩登少年的情人看待，打鈴地的粗豪稱呼，靈魂性命的肉麻叫喚，接吻偎肩的電影動作，已把將軍鬧得迷迷糊糊，覺得別有風味，再加她滿口外國歷史，中國政治，提出許多英雄豪傑，和呂將軍相比，又常運籌轉輾，代爲參酌重要事情，頗能頭頭是道，因此將軍不但佩服她的才學，自慶得了內助，而且還被勾起偉大志趣，發生欲圖霸業之心，就如這次的吞併鄰省，若沒有她促成將軍的決心，恐怕永遠難成事實呢，尤其馮素娟

的生活，完全西式，也能別有天地，使將軍樂而忘返，但經過一個時候，將軍也許因着什麼一時的衝動，發生了非得四姨太方能解決的需要，於是又周而復始的回去了，總之，將軍好像好吃的人一樣，連吃幾天先得月大三元，便須到六味齋蔬香館去換口味，吃慣了中菜，還得常改西餐，至於那十六姨太小翠，却如糖菓茶食，只供偶用，不算常供的，但是呂將軍的性情，有些特別，雖然表面粗暴，好像意志很堅，其實大謬不然，他爲人既沒有準確的主見，更沒有堅強的個性，每遇大事，不知經過若干次猶疑，方能決定，而結果常是吃了猶疑的虧，日常性情，和誰相處長久，就受誰的潛移默化，可是若換過一個人，他的性情也隨而改變，因爲這三位姨太和他接近，所以受她們影響最深，譬如他在三姨太房中睡上幾天，就會把態度變成沉靜，出來會議，手裏常常拿掛念珠，對僚屬談話，常教以清心寡慾，勸以皈依佛法，因果報應，常掛在嘴頭，但若在四姨太房中的時候，將軍常穿着漂亮顏色的衣服，走路都分外輕佻，勉作少年舉止，和狎近的

人亂談風月，有時湊入圈麻雀，手下們輸得愁眉苦臉，把營私舞弊的錢，給將軍進了貢，全在這個時候，甚至將軍一高興，弄些娼妓歌姬，開心取樂，手下就全成了清客，可是當將軍一到馮素娟房裏，所表現的，可就完全不同，總是一味勵精圖治，滿身的尙武精神，對於例行公事，特別認真，對於辦公規例，也多更動，常在整頓軍容和整頓官風的呼聲中，有幾個走背運的，因爲軍裝不整，或偶然遲到，就打碎了飯碗，衆僚屬深知將軍時受內庭影響，發生各種變化，於是大家留心打聽，買通內線，每天要知道將軍宿在何人房中，以作臨時預備，若知將軍宿在三姨太房中，就人人穿上較樸素的衣服，作出較儒雅的態度，手內也拿上一付念珠，腦中強記下幾句內典，好預備和將軍對答，若是知道四姨太太正在應時當令，人們就力事浮華，恣意游戲，連老頭兒也修飾邊幅，學作少年，至於暗地裏更有希寵之徒，搜羅些西藥房賣的淫器春藥，古名家畫的秘戲圖冊，貢獻上去，至於將軍到了馮素娟房中，這是大家認爲最苦的時候，第一先要整飾觀瞻

，作出桓桓武容，因為馮素娟最重外表，除了西服之外，只有軍裝尙能入目，長袍馬褂，在她認爲是最難看的，而且她在學校讀書時，只和運動員交接，文縐縐的人，即使學富五車，也難得她的青眼，將軍受了她的傳染，便常誥誡僚屬整飭觀瞻，振刷精神，人們自然先意承志，所以看見機要廳上一律戎裝，便可知將軍夜裏，正受着馮素娟的訓練，但如郭睿夫等文人，硬要挺起駝背，改作武裝，真要苦得够受，然而還有更苦的，便是將軍夜中由馮素娟接受許多意見，許多問題，不免要向人們研究諮詢，倉卒對答，很難仰合聖意，而且馮素娟枕邊之言，又無法托人探聽，先作預備，所以一到這種關口，僚屬就好像素不用功的學生，去應考試一樣，心裏忐忑的很呢，至於這班僚屬，對於將軍，却會煞費苦心，因為有時將軍在內庭臨時移方，事先未得消息，等到他們入府稟見，才知將軍昨夜改宿某姨太房中，僚屬們便要倉卒易裝，鬧得手忙腳亂，故大家想了變通辦法，常把各種行頭，寄存在熟識的差弁房中，臨時更換，就方便多了，所以方才梁保粹一傳消

息，衆人在五分鐘內就變了裝束，再說他們對於逢迎姨太太，更有無窮的妙法，當三姨太得寵，楊汝璉就建議舉行追悼陣亡將士大會，請全城僧道作集團式的超度，政務處長朱玉堂，就條陳設立孤兒院，擴充育嬰堂，和創辦貧民工讀學校，郭睿夫也提倡設什麼慈善會，賑濟貧民，請三姨太爲名譽會長，大家爭先恐後的捐款，冬天成立很多粥廠，雖然辦事人無不中飽，但也作了些好事，若當四姨太得寵，那何其鐸就要出頭，常藉着喜壽事，邀北京名伶唱堂會，給她開心，李棲梧就組織全省軍政界聯歡俱樂部，請四姨太作首領，主持一切，但把這俱樂部辦成個變相的大規模二筵票房，招致許多油頭粉面的年青票友，陪三姨太唱戲玩耍，當七姨太得寵時，一個號稱有頭腦的新派軍官江漢生旅長，獻議組織一營少年軍，由七姨太訓練帶領，作將軍親信衛隊，其實馮素娟那有軍事學問，只由江漢生挑選精卒，訓練成功，馮素娟掛個營長虛銜，每當閱兵時，她就軍服輝煌，和將軍并馬徐行，出出風頭罷了，那軍法處長黃倬生，也起而建議軍中每年開

兩次競技會，每次都請七姨太以主席資格發獎，除此以外，每逢有什麼大典，招待外賓，也因七姨太善說英語，嫻習禮節，向由她以夫人身分，陪將軍出席招待，所以比較起來，像是她最紅呢，以上是將軍府中的大致輪廓，交代已畢，再入正文，當時機要廳中衆人，易裝以後，又一陣咳嗽，好像打磨喉嚨，以備見帥座時發音洪亮，有的猥瑣慣了，此際乍挺腰板，不大好受，就不住俯仰屈伸，想在幾秒鐘內改善姿式，最妙的是何其鐸，竟在大衆中間，作起柔軟體操，梁保粹和郭審夫同坐在近門的大沙發上，看得哈哈大笑，梁保粹猛悶唇噓了一聲，低叫道，將軍來了，何其鐸嚇得立刻收住酒數，兩手筆直下垂，來了個立正的姿式，衆人又一陣笑，梁保粹擺手教大家止笑，目光四射的說道，你們衆位，夜裏別是全沒睡好吧？方才還好些，這一換上軍裝，更顯着氣色難看了，將軍今兒又是從七姨太房裏出來，不定又鬧什麼花樣？你們這好像有二兩煙癮的氣色，難保不招他說，衆人聽了，都覺不安，尤其內中多半真有煙癮的，竟爲失措，徬徨四顧，

似乎想尋面鏡子照自己的臉，梁保粹說完，別轉頭向郭審夫道，大哥，你今兒氣色也不大好，別是裏面穿得太少，脫下皮袍覺得冷吧，郭審夫還未答言，梁保粹已立起推門，向外叫了一聲，便見由外面走進一個少年俊僕，一手提着兩個酒瓶，一手擎着木盤，盤上放着三四個酒杯，梁保粹指着那木盤，向郭審夫道，我替你預備下了，喝杯酒趕趕寒氣，轉轉顏色，這是兩樣兒，喝白蘭地，還是高粱酒？郭審夫道，我來杯高粱酒吧，那俊僕聞言，就斟了白乾遞給他，這時衆人眼看着郭審夫獨飲，既知道酒力可以轉變顏色，免却吸烟嫌疑，又瞧着那俊僕手中有兩大瓶酒，可供取飲，無奈酒是梁保粹的，他並沒有相讓，不好上前自取，但想到被將軍看破烟容的危險，又覺不能忍耐，於是全搭訕着過去，涎着臉說客氣話，這班人平日把瓊漿玉液，也不當作稀罕，但此際却要爲不值幾文錢的杯酒，向人低聲下氣，梁保粹只淡淡點頭，任其自飲，須臾兩瓶皆空，衆人都分得半杯入腹，漸漸面上生春，郭審夫向梁保粹笑道，今天你真是功德無量，說着從

身上取出百元鈔票一張，賞那俊僕，衆人既都飲了酒，見郭審夫賞錢，自覺不能規避，只可都掏出錢來，有的一百，有的五十，最少也二三十元，那俊僕共收得千元以上，道謝一聲，帶着空具出去，梁保粹只顧和審夫密談，好像沒看見別人放賞。其實這正是他定的活局，因為傳消息給衆人，怎肯不收代價，故而藉酒爲題，敲他們個小竹槓，作爲報酬，但是梁保粹管理軍需，每逢發餉，便有巨款下腰，近年已成百萬富翁，又何在乎這區區小款，不過他是天性愛小，永不肯被他人佔去便宜，所以時常弄些玄虛，圖謀小利，藉以自娛罷了，那俊僕出去之後，湖北代表吳南芋走過，伏在沙發背上，湊在梁保粹耳邊，低聲說了幾句，梁保粹沉着臉兒說道，老兄，你不必替老馬說情，我跟他嘔上氣了，就是不發款，只等他上將軍跟前告我去，吳南芋又陪笑道，您何必跟他老粗兒一般見識？馬旅長也不過一時糊塗，說了錯話，現在很後悔了，就憑他那種德行，再湊上趙子龍的胆子，也不敢見大帥去，您就高抬貴手吧，郭審夫在旁聽着，便問什麼事？梁保

粹道，提起來教人可氣，那新編的第一混成旅，要從房山縣開到老盧那省去，旅長馬禿子，來請領軍餉和開拔費，我告訴他照例八扣，馬禿子不懂人事，定要全數，說岔了，我把他罵出去，他還喊要到大帥面前說話，好，我就等着吧，那知今兒他又煩南芋來疏通了，我不是駁朋友面子，一定要鬥鬥他，吳南芋勸了幾句，又道，老馬實在後悔，梁處長總求多看一步，郭審夫也跟着說好話，梁保粹才點頭道，既是你二位說着，好吧，這款明天就可以發，教他寫領子來，可是七扣，並非我愛小，這算教訓他，以後好明白世故人情，吳南芋想不到替馬禿子說了半天人情，倒又減了一扣，但知道不能再說，只落得乾瞪白眼，正在這時，忽聽外面履聲索索，大家聽得出脚步，知道是呂將軍出來，忙都屏息起立，猛見房門一開，呂將軍高大的身軀，已在兩個侍立的馬弁中間走將進來，這將軍居然也換了武裝，不似往日那樣輕裘緩帶，蒼黑的面龐，剛硬的短鬚，天然够個軍人氣派，只有倦怠的目光，和虛腫的肌肉，看出他體質太虛，腎裏不足，不過一派威

嚴，還表現出掌權人物的模型，他的軍服十分華麗，軍刀拖在地下，嘩嘩作聲，用着閱操時的步伐，昂然走入，衆人既著軍裝，自行軍禮，但秘書廳政務廳一部分的人行禮，却非常難看，將軍舉手還禮之後，又把手作勢，向下按着，似乎教衆人各自歸座，但衆人今日却不敢如往日那樣脫略，仍筆直的立着，等將軍坐到正中所坐的大椅上，才徐徐歸坐，這時有馬弁過來，給將軍點着雪茄，呂將軍吸了兩口，用手指抹着一邊的鬍子，仰望屋頂，衆人知道這是他每日必有的動作，於是互相舉目示意，同時嘩啦聲立將起來，由郭審夫領首發言，向將軍致賀，大家鞠躬，將軍立起受禮畢，重又坐下，微現笑容道，這也沒有什麼可賀？不過多得塊地盤，咱們活動活動，政務廳長朱玉堂說道，大帥這次興兵，真是應天順人，弔民伐罪，所以如此順利，勢如破竹，馬到成功，這只是大帥勳業的發軔，將來逐步升騰，怕不成爲全國領袖嗎？呂將軍聽了，搖搖頭道，全國領袖有什麼稀罕，像現在的老統，獨坐在北京，連城外二里地都管不了，真正沒趣，不過

你這一說，我倒想起來，這回北京老統，很教我不痛快，盧鳴天從上月二十五日就來電報，報告已經打進隣省省城，當時我聽了審夫的話，立刻給北京通電報捷，並且保舉鳴天作都督，料着三兩天內照準的命令就可以下來，那知到昨夜才來了電報，今天已經初九，前後隔了半月，老統所以如此遲延，大約是不信任我的兵力，還指望我的敵人能轉敗爲勝，所以耗着觀看風色，以後看我們把敵人完全消滅，這才下了命令，你們想是不是？說着哼了一聲道，我從此再不捧老統的場，隨把多半支雪茄，用力擲入痰盂，那意思像老統也像雪茄似的，已被他由寶位上丟下來，才出了這口氣，郭審夫却接口說道，大帥猜的極是，老統必是這種意思，當初若不是大帥捧場，他如何會有今天，論理他接到大帥的捷報，應該即時下令，這樣就悞，足見他觀望的心理，真太對不起人，不過這一來，對於大帥倒成了大祥大瑞，呂將軍一怔，側首問道，怎麼？郭審夫正色說道，我也是無意中發現的，昨夜聽說命令到了，喜歡得通宵沒睡，就看古史消遣，那知竟在書上發現大

帥這次功業，竟跟古時聖主暗合，呂將軍濃眉一揚，欠欠身問道，怎麼？郭審夫說道，這有古書可以對証，大帥誓師的日子，正和周武王會諸侯於孟津的日子一樣，是十一月七日，盧鳴天打進隣省省城，那天又和成湯放桀於南巢同一天，是十一月二十六日，這還不算，偏偏接到北京命令的昨天，……郭審夫說到這裏，好似講評話的賣關子一樣，啊啊了兩聲，才道，真是奇怪，昨天恰巧是帝堯登基的日子啊，衆人聽到這裏，全都嘆的一聲，表示驚奇，接着就幫着郭審夫的腔，七嘴八舌的將今比古，歌功頌德，昔人有一首打油詩道：「三十三天天外天，玉皇頭頂平天冠，平天冠上豎旗杆，中堂還在旗杆巔」，呂將軍此際，差不多已被捧到旗杆巔上了，但內中稍有學問的，全知郭審夫是造謠杜撰，周武，商湯，舉事的日期，或者還能查出，但怎能恰巧與現在兩事完全相合，更怎能符合現用陽歷的日期？尤其帝堯登基的日子，任何書上也查不着，郭審夫又根據什麼古本呢？但也只心中暗笑，表面上還得替他圓說，呂將軍却聽得十分舒服，捻髭微笑道，我怎

敢和古時帝王相比，不過上天既付給我很大責任，又有這種祥瑞，我應該知道勉勵，多多盡心爲國爲民，審夫上次說得不錯，我呂啓龍和別個都督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橫行霸道，所以不能成功，我只是行仁義，這次派盧鳴天出兵，完全是王者之師，所以馬到成功了，現在老百姓太不知足，還抱怨租稅太重，他們也不想，我立了貧民院，孤兒院，還有多少粥廠，爲他們沒少花錢，就說這兒的馬路，不是姓呂的，以前誰肯花冤錢來修，三四個花園子，用去一百多萬，就爲着與民同樂四個字兒呀，可是我還覺得沒盡完責任，從今有了兩省地盤，咱們可更得勵精圖治，大家都要努力從公，若再像以前那樣因循，我可不循情面，衆人見將軍說到這裏，面上罩了一層嚴霜，大有令出法隨之概，忙都立起應了個是字，將軍緊閉了嘴，向衆人瞧了一遍，忽地又把的聲張開道，近來我看報上，全鼓吹什麼軍民分治，我想這也是個好辦法，咱們應該順應潮流，趁現在改革一下，郭審夫聽着，心想這必是七姨太獻給他的意見，大帥在三年前，趕跑政府派的省



長，又懂得什麼是軍民分治？七姨太也許一時心血來潮，勸大帥趕時髦，把省政交專人負責，自己節勞，還可以得好名譽，這樣倒是自己的好機會，一行分治，兩省便有兩個省長的缺，自己總有撈着一個的希望，想着就首先表示贊成，並且說出了一片道理，將軍點頭道，好吧，從明天就實行，隨向何其鐸道，你來籌備，把這間大廳掛牌改作軍務廳，把西院的大樓，叫作政務廳，兩下各自分開，從此關於軍事的，在軍務廳會議，關於省政的，在省政廳會議，一切公文，也要分清界限，不要像以前軍政混雜，我每天先到軍務廳，後到省政廳，你們記住了，何其鐸唯唯答應，郭簪夫却滿懷熱望，化作冰涼，想不到呂將軍把軍民分治，解釋作分廳辦事，並不是另派省長，自己忘掉高攀，倒和自己開了玩笑，但又怎敢辯駁，還得屈着心頌揚一陣，呂將軍說完，立起躡了幾步，看見黃倬生，忽地說道，你趕緊去把憲兵團長喬振抓來，立即槍斃，不必再等命令，鳴天有電報來，說在那邊尋着他久已通敵的証據，還有別人……說到這裏，忽又住口，擺

手道，你就辦去吧，黃倬生行禮而退，呂將軍又向朱玉堂道，憲兵團長，教江漢生暫兼吧，朱玉堂應着，心想江漢生真好運氣，若不是大帥昨夜睡在七姨太房裏，這差使便未必落到她的頭上，但又想起一事，便又稟道，昨天軍官子弟學校校長呈報，第一期學生畢業……呂將軍不待他說下去，已接口道，你不提我幾乎忘了，我素日最注重同人子弟的教育，已告訴王校長，在行畢業禮時親去訓話，就是今天的日子吧，朱玉堂道，正是今天上午，大帥若沒工夫，就通知王校長改期也成，將軍道，我正要養成學生的道德，怎能從我這兒先失信，你打電話給王校長，我十一點鐘準到，而且七太太還同去發畢業證書，朱玉堂忙鞠躬道，大帥和帥夫人親臨，真是他們全校師生終身榮幸，我就趕快通知，教他們預備，說完，匆匆走出去了，呂將軍又躡了兩步，好似忽然想起什麼，將手伸入袋裏，厲聲叫李參謀長，李棲梧忙立起趕前幾步，行了軍禮，呂將軍望着他冷冷的道，你那聯歡俱樂部，辦得成績如何？李棲梧見將軍在嚴厲的態度下，問這回事，當時摸

不着頭腦，勉強答道，那不過是同人遊戲的地方，談不到成績……呂將軍忽大聲道，成績很好，而且還太好了，說着把手由褲袋中向外一伸，取出一張照片，遞到李棲梧手裏，李棲梧聽將軍聲息不好，心中撞了小鹿，再看那照片，竟是半張，上面是個戲裝的小生，扮着虹霓關劇中王伯黨的裝束，面貌俊俏，行頭鮮明，看樣必正演着陣前調情的動作，雖然旁邊的東方夫人已撕去了，但因摹擬在台上打完一個回合，收住着數，互相佞倚的姿式，所以這邊還留着東方夫人的槍頭，和王伯黨的槍搭成不規則的十字架形，最妙的是王伯黨的臉上，還有東方夫人一隻玉手，擰着嘴巴，王伯黨的眼兒，向那手的來處斜視，表情非常淫艷，李棲梧怔怔的端詳着，初不知將軍何以把這半張照片給自己看，繼而看出了照片上扮王伯黨的，正是常在聯歡俱樂部走動，唱旦票友沈風蘋，這人原是個浮蕩少年，只爲有一次俱樂部開成立慶祝會，邀了許多票友和伶人唱戲，呂將軍的四姨太，本是俱樂部的主人，她看中了這沈風蘋和另一個演武生票友勞止安，曾吩咐特聘二人作基本職員，並且給他們在財政司派了掛名差使，四姨太有時到俱樂部，還常和沈風蘋談戲，由此一想，立刻明白這照片的來歷，連那半邊被撕去的東方夫人的扮演者，也隨而了然，立時嚇得變了顏色，只聽將軍又大怒說道，你辦得真好成績，王八兔子賊，都弄進去，你認識這照片上的人是誰？李棲梧知道不好推脫乾淨，只得答道，這人叫沈風蘋，常在俱樂部唱戲，呂將軍哼了一聲道，他是作什麼的？李棲梧怎敢實說他是票友出身，由自己延聘而來，只可倒果爲因的，推到別人身上道，是在財政司作科員的，呂將軍頓足道，財政司有這樣敗類，好好，又向李棲梧道，你可以出去了，李棲梧愁眉苦臉，說了些求大帥原諒的話，將軍不理他，料着沒了希望，只得行了軍禮，垂頭喪氣的走出，將軍回顧何其鐸道，你打電話給巡警廳老房，立刻派人到財政司抓沈風蘋，跑了惟他是問，又向郭審夫道，你替我擬個手諭，李棲梧調到盧鳴天那邊作顧問，遺缺派賈士忠陞任，財政司長撤職，保粹你派人接他的任吧，郭審夫，梁保粹起立諾諾，衆

人見大帥大發雷霆，一連撤却兩個要職，不覺悚然生畏，心中却明白財政司長冤枉，但因職位懸殊，尚不關心，至於李棲梧，大帥調他到盧鳴天手下作顧問，當然明知他不肯去，無異於變相的革職，大家很多和李棲梧相好，但沒一個敢代為求情，全盤算着，等大帥幾時周而復始，重回到四姨太房中，那時再說，可以十拿九穩，這時開口是白碰釘子，不過觀察此事發生，好像由於四姨太和這沈風蘋有了什麼私弊，梁保粹才傳出昨夜四姨太失寵，今天大帥又對李棲梧有這樣舉動，再加上沈風蘋的照片，情節很相符合，若果如此，四姨太或者不易恢復專房之寵，李棲梧就要黑將下去，再沒到大帥跟前的指望了，衆人這樣暗自猜議，倒是猜得不錯，呂將軍確實因發現照片，認爲四姨太在外辦識了票友，才大發雷霆，把愛妾打入冷宮，連帶毀了幾個親信大員，其實四姨太很有些冤枉，她固然品行不端，常常在外偷摸，而且和那票友沈風蘋，也頗有交涉，但若像合照戲裝照片，流播風流罪狀的蠢事，還不致狂妄至此，內中實是受了別人的陷害，呂將軍這三

位最紅的姨太，素常也都撒嬌妬寵，爭妍乞憐，但數年間雖然各不相下，却也各不相擾，但至最近兩月，有位南籍的知縣，獻給將軍一種房中妙藥，將軍試用之下，居然享盡快樂，而不耗損精神，就把那知縣調到頭等肥缺，以爲酬報，將軍守在四姨太房中，經月不出，三姨太和七姨太，深恨雨露不均，各懷抑鬱，平日蛾眉不肯讓人，此際窮途，竟互憐同病，因而漸漸親熱起來，談到心事，就決意聯合勢力，攻擊那獨占春光的四姨太，信誓旦旦，約定永不相負，於是秘密商議辦法，三姨太出了許多主意，都是壓魔厭勝一類迷信事兒，七姨太嗤之以鼻，就自己想了方法，她本是摩登小姐，嘗看書報雜誌，見一種遊戲雜誌上，常有把電影明星照片的頭兒，剪下貼到別的人身上，或物的，於是一個曲線豐盈的女體上，生個長鬚老人的頭兒，或者妙目朱唇的女首，下面却是個骨瘦如柴的乞丐身體，看了教人大笑，有時在每年萬愚節的當兒，更施展巧妙的手法，譬如把有名女伶的頭兒，貼到西洋舞台照片上正在歌唱的歌女臉上，硬說是某女伶到了巴黎

表演，因為剪裁得法，竟看不出偽造，七姨太師法這個故智，又素知四姨太的行爲，就先尋得了一張照片，正是沈風蘋和一個妓女化裝虹霓關的遊戲照像，留以待用，因為三姨太太素日態度柔和，不像馮素娟被四姨太疑忌，所以教她常到四姨太房中閒坐，偷取照片，四姨太素有照像嗜好，房中照片很多，三姨太偷了幾張，交給馮素娟，居然有一張面龐大小和表情意致，完全相合，馮素娟細心工作，把她的面部剪下，貼到那戲裝片扮東方夫人的妓女頭上，幾次審察，覺得毫無破綻，才秘密的教照像館翻照了一張，仍由三姨太把這翻照的一張，送回四姨太房裏，安置在一個茶几的抽屜裏，希望將軍在取牙梳梳鬚子的時候發現，那知首先發現這張照片的，竟不是將軍，反而是四姨太，將軍到她房內就寢，照例先洗過臉，四姨太開抽屜代拿牙梳，看見照片，無意拿起一看，驚愕得呀的叫了出來，心中猛想到這照片於己不利，將欲掩藏，不想將軍已看見了，問她是什麼東西？四姨太倒弄得張口結舌，說不出話，將軍抄過照片，一看得明白，立刻瞪圓了

眼，四姨太賊人胆虛，更顯得無私有弊，將軍再一盤詰，四姨太當然叫屈不認，將軍因為當前擺着證據，她還狡展，氣極了用烟槍打破她的頭顱，幸而大太太出來，四姨太才沒被當時處死，暫時打入冷宮，鬧過後，將軍自贖入馮素娟房中，長談終夜，三姨太空費了千方百計，仍落個枕冷衾寒，心中很不受用，但以爲第二日馮素娟必然德意將軍到自己房中，照約平分春色，那知早晨將軍出去接見僚屬之後，馮素娟就督促婢女，大批的籌備將軍所用的食品藥物，看樣兒大有長久把持之意，三姨太雖然心中有佛，也制不住妬念和忿氣了，接着將軍從前廳回來，又直入馮素娟房內，少時就聽合府傳說，將軍就要到軍官子弟學校訓話，七姨太也同去頒發証書，隨見許多差弁，都伺候在七姨太門外，婢女奔走出入，像在服侍馮素娟理裝，須臾便見差弁向外跑去，傳呼大帥和七太太下來了，接着將軍戎裝而出，胸前掛滿勳章，馮素娟穿着極華貴的西裝，通身寶氣珠光，不可逼視，她擺出端重大方的態度，和將軍并肩雅步，嫵娜徐行，宛然是敵體的氣概

，衆副官差弁，前呼後擁而出，三姨太偷瞧之下，可有些承受不住，心想自己枉費心機，害了白鳳寶，倒作成老七的美事，這不是損人不利己麼？白鳳寶雖是我的對頭，但她除了會哄大帥，奪取寵幸以外，還沒別的可怕，馮素娟却是心毒手辣，詭計多端，有白鳳寶在時，是鼎足三分的形勢，大家互相牽制，可以平安無事，如今把白鳳寶打倒了，馮素娟不但捷足先登，承繼了她的寵愛，而且如今可以和老七爭寵的，只剩了我一個人，她不會把辣手再施到我身上麼？三姨太思前想後，深悔作錯了事，覺得沒有白鳳寶在中間作擋箭牌，自己難免和馮素娟肉薄短接，地位倒更危險，因此改變主張，決意設法替白鳳寶轉圜，恢復舊日情形，再聯合起來抵制馮素娟，這三姨太心中盤算着，過了好大工夫，猛聽外面一陣大亂，有人高喊大帥被刺，三姨太大驚，嚇得腿軟心慌，強唸着阿彌陀佛，走出門外，只見是個姓張的副官，喊着大帥在路上遇見刺客，幸而沒有受傷，已經回來了，三姨太這才一塊石頭落地，這時院中已聚滿了人，大小黑紅的姨太，全體出動

，向那副官詢問，但副官還未開口，忽見呂將軍和馮素娟雙雙走入，後面有更多的人護衛，將軍的大帽子也已歪了，顏色灰敗，但還強挺着英雄氣概，七太太更是兩眼鰲雞，嘴唇亂顫，進門就撲到一個婢女肩上，步履蹣跚的向房裏跑去，所遺下的足印，竟是濕的，好似從雨地踏過一樣，原來她竟嚇得利了小水了，將軍進門，揮手教護衛的人退出，見衆姨太驚喜之狀，似乎頗爲感動，伸手摘下帽子，丟到地下，搖頭叫道，這回真險，我從學校訓話回來，走到大街轉角，忽然有個刺客，從小巷奔出來，鑽過護兵的防衛線，舉槍向我就打，我養的人全是飯桶，都証着沒一個上前，幸虧得那帶回來的學生，從馬上撲下來，把刺客撞倒地下，馬弁才上手捉住了，好傢伙，真險，刺客第一槍放高了，若不是那學生，第二槍準躲不開，說着三姨太在旁叫道，謝天謝地，大帥平安，是我們的福氣，明天我出兩萬銀子修妙峯山的廟，可是救大帥的是誰？該重重的賞人家呀，大帥此際在人叢中也不怕絮聒，就微笑道，這是好心遇見好報，我到軍官子弟學校訓話

，有個畢業考第一的學生，代表向我致謝詞，那小孩人品很好，又會說話，站在我面前，居然沒有畏縮的樣子，我頗愛惜他，等行完禮，我們出來，學生又排隊在門外歡送，七太太臨上車，也對我誇那學生，我一高興，就教那學生跟我回來，打算到家仔細問問他的家世，派個小差使，跟我歷練歷練，當下馬弁拉過匹空馬，給他騎着，跟在我車後，那知小子真有種，居然敢和刺客拚命，三姨太道，這學生在那兒呢？大帥總得重重賞他，派個師長也值得，呂將軍想了想，就對一個副官說道，到前面傳我的話，刺客先押軍法處，午後我親自審問，現在把那學生叫進來，副官出去，須臾就帶着一個身穿軍式學服，年約十八九歲，英姿颯爽，面貌美秀的學生進來，副官行禮報命，退到遠處，那學生看見羣雌粥粥，好似有些羞澀，向將軍行了禮，就低下頭，將軍走近一步，撫着學生的肩頭，藹然說道，

你今天奮勇擒賊，功勞大了，真不愧是我創立的學校教育出來的學生，我永世忘不了你捨命救我，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那學生恭敬答道，我姓喬，名叫志雲，呂將軍笑道，好名子，志在青雲，你必是我手下軍官的子弟了，那喬志雲又行了個軍禮，答出，我父親是憲兵團長喬振，呂將軍聽了這句，好似當頭響了霹靂，突然雙目立瞪，顏色大變，望着喬志雲，口中自語道，喬振，喬振，……忽一頓足，轉身奔入屋中，搶起電話耳機，高叫接軍法處，叫黃倬生說話，接通之後，將軍忙問道，我教你抓的喬振，暫且不要執行，我還有命令，說完，只聽那邊黃倬生驚詫的聲音答道，大帥，來不及了，喬振已在十分鐘前執行，有報告上去了，呂將軍聽了，望着窗外的喬志雲，不由手腕一軟，耳機落下，正是，世情如轉燭，禍福誰憑，人欲久橫流，江河日下，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本刊文字版權所有非經允許不得翻印

投稿簡章

一、凡依本刊編輯綱要，惠寄稿件，一經選錄，每千字普通酬以三元，以上至三十元之酬金。二、惠稿須寫清楚，請勿用橫行，勿寫背面，投寄或插圖，須用墨筆，每幅暫定酬一元至十元。三、投寄稿件，須先聲明，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有，如中途發現一稿兩投情事，即取消其酬金，作者倘欲保留各利，須先聲明。四、凡寄稿之稿，須將原稿一併示知。五、凡寄稿之稿，須將原稿一併示知。六、凡寄稿之稿，須將原稿一併示知。七、凡寄稿之稿，須將原稿一併示知。八、凡寄稿之稿，須將原稿一併示知。九、凡寄稿之稿，須將原稿一併示知。十、凡寄稿之稿，須將原稿一併示知。

編輯綱要

一、漫畫，風景，人物，新聞等照片。二、專論。三、甲、解釋或批評現行法令。乙、評論政治外交得失。丙、國內經濟社會等問題的研討。丁、國內外學術思想介紹，包括社會科學，以至自然科學之論著。四、選譯各國名報，以能表現輿論界多數的傾向為主，選譯東西各國名報，以能表現輿論界多數的傾向為主，選譯時事要聞，以能表現輿論界多數的傾向為主，選譯時事要聞，以能表現輿論界多數的傾向為主。五、選譯時事要聞，以能表現輿論界多數的傾向為主。六、選譯時事要聞，以能表現輿論界多數的傾向為主。七、選譯時事要聞，以能表現輿論界多數的傾向為主。八、選譯時事要聞，以能表現輿論界多數的傾向為主。九、選譯時事要聞，以能表現輿論界多數的傾向為主。十、選譯時事要聞，以能表現輿論界多數的傾向為主。

讀者注意

閱戶如有查問事項或改寄地址者須注意下列數項：(一)定單號碼 (二)定戶名稱 (三)定閱地點 (四)原寄處所 (五)改寄處所 依照上列各項分別書明寄至天津日租界石山街協昌里十九號民鳴月刊社發行股

民鳴月刊

第一卷 第十二期

編輯者：民鳴月刊社  
發行者：民鳴月刊社  
地址：天津日租界石山街協昌里十九號  
電話：二局 三六九一號

印刷者：東亞印刷所  
電話：二局 三六九一號

分發行處：各地書局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一日出版

本刊價目

每册定價一角五分  
半年六册八角  
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  
外埠郵費每册三分

廣告價目

全面 國幣三十元  
半面 國幣十六元  
四分 國幣八元  
廣告用白紙黑字改用色紙或加長期刊登酌量從優折減請向本社廣告部接洽

# 本刊特別啓事

本社同人，向來反對黨治，主張民治，茲經議決，自第十期起更名「民治月刊」，特此預告。

## 圖書展覽

——第二卷第四期——

- 學術雜評（四則）…………… 訓慈、濠楚、希之、植松
- 國際間兩大陣線的對立…………… 郁望堯
- 德國殖民地要求與西班牙問題…………… 布谷譯
- 西安地理形勢…………… 張其昀
- 地名之由來…………… 宋壽祺
- 蘇東坡先生誕生九百年紀念…………… 心絲
- 樂聖貝多芬…………… 徐通一
- 雙星、雙星、星團和星雲…………… 幼子
- 青年與文藝雜誌…………… 劉鈍
- 百科全書與年鑑利用法…………… 王文萊
- 一九三六年的中國與世界…………… 許振東
- 讀了「動亂時代」後…………… 黎非
- 談豐子愷小品文…………… 何鵬

——每册零售一角——